苏雅的战斗

薛长爽

苏雅被手机铃声惊醒的时候，正在做梦，是那种留守女人惯常做的梦。梦突然被打断，睁开眼睛是现实中冷清清的房间，难免让她生出一些烦恼和惆怅。丈夫在加拿大，凌晨三点这个时候不会打电话的。女儿菁菁还在隔壁房间睡觉，会是谁呢？苏雅从床头柜拿过手机一看，号码挺陌生，决定不接。没想到这个打电话的人很顽强，有不接听就誓不罢休的意思，一遍一遍把电话打进来。苏雅只好按了接听键，里面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您好，您是南城一中的苏雅校长吗？我是南城街派出所的，这么晚打扰您真不好意思。”“有什么事吗？”苏雅很纳闷。“林枫是您学校的老师吧？他涉嫌嫖娼，现在在我们派出所。”

苏雅急忙开车赶到南城街派出所。警察把她带进一间审讯室。屋子中央是一张长条桌，林枫坐在桌子一边，另一边坐着三名警察，中间那名警察苏雅看着很眼熟。这时中间那名警察站起身朝苏雅走过来说：“您是苏校长吧，我是朱承杰，十二年前我是您的学生。”

怪不得这么眼熟呢，原来是自己的学生，在这种地方碰到熟人让苏雅暗暗松了一口气，跟着朱承杰进了对面的办公室。

“苏校长，不好意思这么晚还打扰您。今晚我们派出所到辖区的一个歌厅突击扫黄，这个叫林枫的也在那个歌厅里，我们赶到的时候他正和歌厅里的一个女服务员聊天。我们把嫌疑人都带回来审问。有人说他嫖娼了，有人说他没有，他自己也否认，说本来是想到这唱歌的，结果约的朋友临时出了点事，就索性跟里面的服务员聊聊天打发时间。他说他的身份是南城一中的教师，他让我们给您打电话。找您来的目的—是为了确认他的身份，二是想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听警察说林枫没什么事，苏雅紧张的心情松弛了下来。

“林主任负责我校艺体工作。他负责的这块工作是我校的一大特色，学校的合唱队每年都在全市中学生合唱比赛中获得好成绩。他组织训练的校篮球队去年拿了全市的冠军，为我校争得了荣誉。因为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学校连续三年被评为市级‘艺术教育特色学校’。林主任的业余爱好是唱歌，每年教育局工会组织活动他都积极参加。他的孩子上六年级，妻子在银行工作，夫妻感情挺好，没听见有过什么绯闻。”

“好的，苏校长，谢谢您的配合，那林主任就可以走了。回去跟他好好说说，尽量少去那种地方，逮不着黄鼬惹身骚，传出去好说不好听。”苏雅连连点头称是。

林枫这个时候给自己打电话，说明他对自己很信任，这让苏雅心里有点感动。林枫的生活不够严谨，她是听说过的。可她就是不明白，难道就凭林枫外形好，思想活跃外加幽默就能让学校音美组那几个小丫头五迷三道的？他可是有了老婆孩子的人哪！不行，得就此机会好好问问，只是问问，不可过分，虚应几句吧，毕竟这是人家的隐私。

苏雅把车子停在路边，把气息调匀了，刚要发问，副驾驶座的林枫说话了：“苏校，您是不是要问我怎么去那种地方嫖娼，想教育我几句呀？”

他的口气太朝气蓬勃了，苏雅扭过头，看到林枫那张好看的脸，一副美好如常的样子，一点都看不出遭受巨大打击、羞愧的消极神态。苏雅还注意到，林枫坐在座位上，两腿交叉，双手放在头的后面，那么漫不经心，那么轻松自在，确认了林枫的表情不像是装出来的。

面对林枫的发问，苏雅没想到他会这么直截了当，把“嫖娼”说的这样轻描淡写，一时语塞。

林枫又说：“本来我就是想找个女的呆会儿，聊了半天，没有一个我看上的。”

作为一校之长，苏雅的语气、行动、发式、衣着给别人的感觉是政策纪律、严谨干练、不拖泥带水，整个学校都知道苏雅的风格，很多老师都领教过苏校的严厉。苏雅极不喜欢林

枫的态度，她沉下脸：“你不怕上人家当吗？”

林枫笑了：“我出钱对方愿意，这种事谁会上谁的当？”

苏雅本来想问：作为教师你不怕影响不好吗，谁知张嘴变成了“你为什么要去去做这种事”，而且还重复了两遍。

林枫笑着摇头：“苏校，您到底想问什么？”

苏雅觉得自己的方寸乱极了，说话不像一贯的有条不紊、铿锵有力：“你，你作为教师，这样做会有多么坏的影响！你应该把精力放在学习、工作、家庭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去嫖娼，对吗？”林枫抢过话，脸上依然笑着。

苏雅真的没话可说了。

林枫双手抱胸，眼睛望着车窗外，一本正经地问：“苏校，您这样活着累不累？”

苏雅一下子怔住了。

苏雅确实累。作为拥有二百多名教职员工、两千多名学生的中学校长，不仅有肌体的真实累，还有摸不着看不见的心累。每天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生活被日复一日的事物塞满了：上级开会传达精神，学校中层干部请示汇报工作，搞好学校外围关系，学校内部人事调配，教育教学改革，请专家培训教师，提高教学成绩，关注学校排名，君子谏言，小人告状，食堂管理，教学设备更新，师生安全，老教师犯更年期，年轻教师生孩子，张三想入党，李四谋发展等等诸多事务，林林总总。就在前几天，学校一名快退休的女教师，因为得知了老公的一次外遇，加上本身患有更年期综合症，抑郁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坐在五楼化学实验室的窗台上想跳楼自杀。苏雅正在外面开会，她火速赶到学校的时候，校园里围满了老师和学生，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了。苏雅带着工会的张主席站在化学实验室门口，死说活说才把那位女教师劝下来。这件事不知被哪个好事者摄录下来，把视频挂到了网上。局长找苏雅谈话，说应该多照顾老教师的身体，快退休的教师患了疾病，就是不上班了也未尝不可。苏雅只能点头称是，检讨自己工作做得不细，其实心里那个委屈呀！苏雅不是没找过那名女教师，可人家不愿意提前内退，说在家一个人更憋闷，还不如上班来大家一起热热闹闹的好。那么大大一个学校，隔三差五发生点意外已成了家常便饭。

再想想自己的家庭。跟丈夫结婚十几年，一直相敬如宾平淡如水。四年前丈夫去了加拿大。这四年中，彼此的联系从每周两个电话到现在一个月一次电话，丈夫在苏雅心中已经变成了一个象征性的符号。有时候想到他，竟然记不起来他的头发是朝哪边梳的，怎么也想不起来，干脆就自作主张地让他朝左边分，因为好多男人都是这么分缝儿的。后来，丈夫通过邮箱给菁菁寄来几张照片，苏雅才发现丈夫的头发是朝右分。有传言说丈夫在加拿大又有了家庭，苏雅没有证据虽不相信，心里却没了底气。但又一想自己目前的状态还是跟单身不一样，有一个婚姻在那儿具体地存在着，尽管他不在眼前，总有一些牵挂的，况且还有女儿菁菁。寂寞是一种人生的状态，不是谁都能坚守的，天各一方的，真有个谁对不起谁，也不算不正常。可道理是这样，但谁会先对不起谁呢？

四年当中，苏雅有太多的诱惑。别人说诱惑之所以能成为诱惑，是因为人的意志不坚强。苏雅是坚强的。有一次，她大学时候的初恋情人丁兆伟找她帮忙孩子择校的事。丁兆伟事业上是个小有成就的人，开宝马住别墅。办完事丁兆伟说家里有一部新的苹果 iPhone4，想送给菁菁。到了他家门前，丁兆伟说你进来参观参观吧。本来很自然的事，苏雅看到他家到处都是他们夫妇共同生活的痕迹，就连那种家家户户都有的凌乱都让她觉得人家比自己活得不知好了多少倍。那一刻，苏雅站在丁兆伟家卧室门外，靠着门框，忽然就哭了。一开始丁兆伟有点慌，后来他就抱住了苏雅，苏雅本能地推开了他。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尽管丁兆伟为自己的行为道了歉，但到现在苏雅都没有联系过他。

这样过一辈子究竟值不值？如果年轻十五岁，自己刚刚二十出头，还会选择这样活吗？在第二天下午的一个讲座上，苏雅走神了。

区领导从北京请来专家解读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全区各校校长及其他部门的科级以上干部都要参加。坐在中间靠后位置上的苏雅还在想着昨天夜里的事。放在往常，苏雅会选择中间靠前的位置听会，因为她视力不太好，生怕看不清大屏幕上显示的内容，漏掉会议精神。今天，苏雅知道自己听不进讲座，“好学生”当腻了也想“坏”一把。

苏雅把手伸进衣兜，摸到了一枚硬币。她把硬币攥在手心里，心想如果掷出去是字，就继续这样活，如果是花就重新活。她把硬币在口袋里摇了摇，轻轻掷在笔记本上，是字。三局两胜吧，她又掷一次，还是字。苏雅不甘心，五局三胜，还是字就认命了。第三次，是花，第四次也是花。就在苏雅准备掷第五次时，包里的手机“嗡嗡”地振动，她拿出手机一看，是女儿菁菁的班主任打来的电话，她赶紧按了接听键，里面传出李老师心急火燎的声音：“苏校长，菁菁下午逃课了。不仅她自己逃课，还带走了七八个同学。”

接到电话，苏雅什么心情都没有了。这个菁菁呀！

苏雅的记忆中，菁菁是突然间变得让她头疼的。尽管她对升入八年级的孩子的青春期变化有思想准备，但菁菁的表现还是让她措手不及。

菁菁七年级的时候，学习成绩在班里始终保持前五名，还担任班级宣传委员和语文课代表。那时的菁菁梳着整齐的短发，脸上总是挂着浅浅的笑，看每个人的目光都是清澈的。自从升入八年级，她的班主任李老师不止一次向她反映，说菁菁上课不认真听讲，还乱扔纸条扰乱课堂秩序。一次生物课，正学到蚕的生长过程。教生物的是个年轻老师，长得又白又胖，菁菁就在纸条上写：你看生物老师像不像一个大蚕茧？她把这张纸条扔给隔一行的王小米时被老师截获。老师质问是谁写的，菁菁脸不红心不跳地站起来承认，还说老师您不觉得您真的像一个大蚕茧吗？老师气得脸涨红，扔了课本冲出教室就去找班主任李老师告状。最后是李老师让菁菁给生物老师道歉才算了事。不过生物老师“大蚕茧”这个外号却被叫响了。

苏雅中途退场开车去菁菁所在的学校。李老师告诉她，有同学说菁菁他们可能去了位于时尚广场的极速网吧。他们找到那家网吧，看到这几个小家伙穿着校服泡在烟雾缭绕的网吧里狂吞零食大玩网络游戏，那情绪高昂的样子让苏雅哭笑不得。

逃学的原因是这样的：上午第三节物理课上，老师让同学们做几道练习题。这几道题型比较新，有点难度，班里只有五分之一的学生做出来了。老师一生气，骂那些没做出来的学生“大脑积水小脑萎缩”。菁菁也没做出来，挨了骂当然不服气，就号召同学们以逃课的方式表示抗议，结果还真有人响应。

老师骂学生固然不对，但菁菁的逃课行为也太过分了。苏雅暗暗检讨自己平时忙于工作，竟疏忽了对菁菁的管教。她把菁菁送回学校后，独自开车去了城外。她把车子停在路边，趴在方向盘上，头一次觉得累极了。

星期天，菁菁去上英语辅导班了。苏雅去商场买了几件平时看都不会看一眼的时髦衣服。她正在家里的穿衣镜前试穿自己新买的几件衣服时，林枫打电话来了。

“苏校，我又要给您添麻烦了。”苏雅听他的语气却没有一丝添麻烦的内疚感。

“说吧”。苏雅边接听电话，边把自己一贯的盘头散下来。那种长过肩膀的梨花头发型，是在自己的闺蜜的解押下烫的当下最时髦的发型，不过这个发型从来没在人前展示过，朵朵梨花被苏雅紧紧盘在脑后，挣脱不出。现在散开来，配上新买的萝莉风格连衣裙，镜子里的苏雅很妩媚。

“我昨晚跟我的一个朋友约会后，她一时疏忽忘记把短信删除，回家被她老公发现了。她老公马上打电话质问我，我告诉他发错人了，他不信。他今天下午来找我处理这事，我突然想起我情人的手机号码跟您的手机号码只有尾数不同，我还知道，您的电话号码不是您的名字，有一次我跟李主任出去，他帮您交电话费时我看到机主好像叫什么董新丽，所以，我想请您帮一个忙。”

董新丽跟苏雅上大学时同一个宿舍，南京人，在这个城市混过两年，没少给苏雅添麻烦。

后来回南京去了，临走时电话号码给了苏雅，据说董新丽现在傍个大款，充当“小三”的角色。

“你想让那个男的以为我是你的女朋友，你想给我发短信，误发到他老婆那是吗？”苏雅脑筋反应挺快。

“苏校真聪明，帮帮我好吗？”

苏雅挺生气，这个林枫太过分了，自己是什么身份，作为下属的他居然跟领导提出这样的要求，忒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如果这事传出去，将是怎样恶劣的影响，人家会戳着她的脊梁骨说，一个堂堂中学校长，老公不在家耐不住寂寞出去找情人。女儿知道了会怎么想？她越想越气，但她没有发作，只是淡淡地对林枫说：“我帮不了你，你好自为之吧。”说完就挂了。

林枫想到了这个结果，他本来也觉得这样做挺过分，没抱什么希望。他知道苏雅还在为前段时期的“嫖娼事件”对自己有看法。其实那次事情的真相并不像林枫说的那样。真实情况是这样的：林枫平时在家没事时喜欢上网，最近他加入了一个名叫“音乐发烧友”的QQ群，结识了很多喜欢音乐的朋友。其中有个名叫“最爱Jupiter”的女Q友，对乐器和音乐的见解很独特，林枫跟她聊得挺投机。后来他们不在群里聊了，互相加了好友改为私聊。林枫慢慢了解了“最爱Jupiter”的一些情况，她今年24岁，是河北省人，音乐学校毕业，目前在“凯旋门歌舞厅”唱歌。他们的聊天内容慢慢由音乐转移到各自的生活。让林枫不解的是，“最爱Jupiter”有时会流露出轻生的念头，有时又兴奋地想拥抱生活拥抱阳光，情绪飘忽不定。突然有一天晚上，林枫看到“最爱Jupiter”在QQ里给自己的留言，说她决定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林枫吓了一跳，他决定去找“最爱Jupiter”问明原因。就在那天晚上，林枫到“凯旋门歌舞厅”正跟里面的服务小姐打听“最爱Jupiter”的时候，警察来了。这件事林枫不想跟苏雅解释，他怕这个女校长误解他去找“最爱Jupiter”的动机。

但是林枫还是存了一些侥幸心理，开始苏校长可能接受不了，但是如果她做出离经叛道的事情林枫并不奇怪。隐隐的，他总觉得苏雅强韧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颗脆弱的心，举手投足之间透出很多掩饰的意味，掩盖了她本来的天性。她应该是个性情中人，她的生活不该是现在这样。林枫喜欢挑战，他想打破这强韧，让苏雅换一种活法。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自己也不知道。

三年前林枫刚调到这个学校那会儿，苏雅还是负责人事工作的副校长。报到那天，林枫先去的校长办公室，寒暄几句之后，校长让他去三楼找苏雅副校长办理手续。

苏雅的副校长办公室对着楼梯，门开着，林枫看见苏雅站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头发梳成麻花辫然后在脑袋后面挽成一个发髻，式样简洁的灰色裙子，一手举着电话，一手拿着书，中指插在正在读的页码中间，整个人嵌在打开着的门框里，像一幅超现实的四维画面。这种恬淡，就是苏雅给林枫留下的第一印象。以后的几年，苏雅当了正校长，工作中风风火火，雷厉风行，但初见时的那种恬淡始终在林枫心头抹不去。

苏雅挂了林枫的电话，一下子没有了试衣服的心情。她坐在沙发上，突然觉得很无聊。“嘟嘟，嘟嘟”，手机有信息进来，是一则保健品的广告：女人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要吃好喝好睡好玩好，一旦累死了，就有别的女人花咱的钱，住咱的房，睡咱的老公，泡咱的男朋友，还打咱的娃，太吃亏了。胶原蛋白，您健康和青春的选择。

女人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苏雅回想着这句话。天天的琐碎，天天的烦杂，自己在忙碌中不知不觉地忘记很多东西，也遗失很多东西。曾经的年少无知变成了现在的成熟世故，曾经的风华正茂也沾染了岁月的痕迹。这一切都在悄悄的、默默地进行着，从不理会自己的情感，也不依从自己的意愿。人左右不了时间，能左右的也许就只有自己。从小到大，苏雅一直被“好”字包围。好孩子，好学生，好老师，好校长。一个“好”字，就像无数个光环绕在她的头上，让她低不下头去选择自己的路。

苏雅哭了，眼前的事物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原本锋利的变得柔和了，原本柔和的变得缤纷了。苏雅又想到没有掷完的硬币，她拿出硬币，使劲把硬币高高抛起，硬币落地时弹了几下，又滚了几圈，终于落定，是花。

她又想起林枫。结婚十多年，生活已趋于平淡，以他的性格暗地里结交已有家室的女友，虽不道德，却也正常，看看眼下的报纸杂志，听听周围人的闲言碎语，哪些新闻不是围绕男人女人的下半身说的？似林枫这样的普通教师惹了祸，表面不在乎心里也怕的。因这种事的不光彩，自己至亲的父母兄弟不能说，怕他们担心，狐朋狗友们更不能说，万一哪个家伙喝醉了酒一不小心吐露出来，老婆知道了天不得塌下来？恰好自己的手机号码与他女友的号码近似，他打求助电话前肯定是犹豫过的，无奈自己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不管吧，他怎么圆这个场？被人家老公捅到教育局，作为林枫的领导自己的脸上也不好看。现在要怪只能怪这小子运气好。

她拨通了林枫的电话，说：“我帮你，你把以前发给你情人的短信再发给我，重新编辑也行，我有用。”

不一会儿，苏雅的手机就连续地“嘟嘟”了一阵，她打开手机一看，林枫共发过来三条，信息的语句很缠绵，用词也准确，还不时透出一些含蓄与幽默，颇有些文采。

枫丹白露西餐咖啡酒吧坐落于市中心的风情街，面积不大，却是一个非常有情调的咖啡会所。据说这里以前属法国的租界，浪漫的氛围吸引了很多时尚男女。

林枫已经在门口等苏雅了。林枫注意到苏校长的心情不错，长卷发如朵朵梨花点缀在肩头，很俏丽，一点没有了往日的威严。

林枫小声对苏雅说：“苏校，您今天真漂亮。”

苏雅微微一笑，问：“人呢？”

苏雅跟着林枫走到二楼，见一年轻男子阴沉着脸站在楼梯口，苏雅心想，这人便是了。

那男子说话了：“你是董小姐？”

苏雅应道：“你叫我大姐吧。”

三人找个雅间坐下，服务生走过来问需要什么，那男的说：“我什么都不要。”

林枫说：“你不要也是白不要，这房间最低消费一百八，往这儿一坐一百八已经花出去了。”见男子皱了一下眉，林枫又说：“我替你点杯咖啡吧，还用什麼尽管说，这点小意思也难以表达我对大哥您的歉意。”

苏雅也点了一杯咖啡，对林枫说：“你先到外边的沙发上坐会儿，我跟这位先生单独说说话。”

在等候服务生送咖啡的时候，苏雅打量了一下面前的男子。此人看上去三十出头岁，个子不太高，长得挺白净，稍微有点发福，整体感觉肉团团的，有种女人相。衣着倒是很整洁，柒牌西装的小标志像个小旗子随着男人的呼吸起伏一飘一飘的，从外表看像机关里的小科员。

服务生将咖啡放在桌上，退了出去。苏雅端起咖啡，微笑着说：“这位先生，我以咖啡代酒替小林向您和您的太太表示歉意，这纯属误会。”

那男的没端咖啡，横着眼问：“你怎么断定这是误会呢？”

苏雅说：“您大概知道我的电话号码了吧？我猜想您已经去缴话费的地方查过我的姓名了，据说跟您的夫人的号码很接近，一键之误，很正常。”

那男的说：“有一点我不明白，既然这样，为什么我昨天通过电话问他，他只说短信发错了，就是不告诉我本意要发给谁、什么号码呢？”

苏雅觉得面前这个男人很聪明，也觉得这件事情很新鲜刺激，她的潜能好像一下子被眼前的男人挖掘出来了。她把头往前凑凑，低声说：“我是个国家干部，我和小林有约在先，我和他的关系不能影响双方家庭，永远不能见天，惹出任何麻烦对大家都不好。您要是不信，

我手机里还有他以前给我发的短信，您要不要看看？”说着，苏雅打开手机，调出那几条短信，把手机举到那男的眼前。

那男的往后躲着身子说：“我可没那么无聊。”

苏雅说：“这次我同意让他把我在你面前曝光，也实属无奈。我希望您能够为我们保密。”

那男的站起身来，冷笑着说：“但愿你说的是真话，我也没有管别人事的爱好。”

那男的走了，苏雅长出一口气。类似这样的事自己还是头一次经历，冒险，刺激，但轻松。脱掉校长的外衣原来可以这么随心所欲！

国家“十一五”课题《开发体育学科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研究》的开题会七月初在沈阳召开。苏雅作为承担子课题学校的校长参加了本次会议，因为林枫是学校课题组的组长，所以他也去了。

开题会上，苏雅介绍了所承担的子课题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实施步骤，得到了与会领导和同仁的一致认可。

开题会最后一天设了晚宴。晚宴之后，一同承担这个课题的当地学校的领导非常热情，非要尽地主之谊，请客人们出去玩。苏雅本来不想去，但最终拗不过面子，她和林枫只好随了大流。

于是十多个半醉的人去了一家霓虹灯闪烁的豪华歌厅。一进门，强劲的重金属音乐和各种各样好听的难听的歌声就从四面八方冲出来，击打着人们的耳膜。苏雅极少来这种地方，很不习惯这种嘈杂。待坐定到一间大包间，东道主就开始吆喝大家快点歌。接着就有人把话筒塞到苏雅手里。苏雅连连说自己不会唱，听大家唱就行了。林枫知道这是苏雅的推辞，他站起身说：“各位各位，玩的事，想唱就唱，不想唱就听歌聊天吧，大家自由点更好。”他这么一说，有人就把目标对准他：“你还真护着你们领导呀，刚才吃饭你就替领导挡了好多酒！”又有人说：“你不让苏校唱，那你先唱！”

林枫没有推脱，点了一首任贤齐的《我就在你身边》：如果你走的太累，需不需要我陪你一会儿，陪你擦干你脸上的泪，和你莫名的伤悲。如果你的黑夜，需要一点依偎，我就在你身边……苏雅从侧面看着林枫唱歌，幽暗的光线里，她看不清他脸上细微的表情，但从歌声中能够体会到林枫在很认真地唱。苏雅的心动了一下。

一曲歌罢，大家就齐声叫好。有人按了“鼓掌”的按钮，有人起身给林枫敬酒。苏雅心里暗笑，她听说林枫上大学时组织了一个“三木二吉”的乐队组合，林枫是主唱，应该是那个“三木”，他的歌技对付眼前这些人应该绰绰有余。

歌声又起，屏幕上出现杨坤痛苦万状地演唱《无所谓》，但音响里传出的却是跑了调的假声。苏雅小声对林枫说：“小林，刚才谢谢你解围啊！”林枫往苏雅跟前坐了坐说：“苏校，你唱歌挺好的啊，为什么不唱呢？”苏雅笑着摇摇头说：“太乱。”“那我们偷偷地溜出去找个地方喝酒怎么样？”林枫边说边指了指门口。苏雅惊喜地点了一下头。

他们两个一先一后以去卫生间的名义偷偷溜了出来，走进了马路对面的一家酒馆。

服务生问：“二位喝点什么？”

林枫说：“啤酒吧。”

苏雅摆摆手：“不，喝红酒。”

林枫说：“那就来一瓶王朝”。

苏雅又摆手说：“不喝红酒了，来一瓶你们这的东北老烧。”

两个本来就半醉的人坐在包间里等酒。苏雅脑子里全是林枫刚才唱歌的样子。她看着林枫的脸，有点疑惑：挺好的人怎么去“嫖娼”呢？

苏雅借着酒劲问林枫：“小林，今天我不是校长你也不是主任，我们聊点私人话题。上次去派出所那件事情我说不理解，你能说说吗？”

林枫笑笑说：“谁家都有姐妹，况且我还是一名人民教师，您觉得我能做嫖娼这种龌龊

的事吗？”

苏雅摇摇头说：“我觉得你不能。”

服务员拿着酒进来了。林枫接过酒瓶，一脸轻松地说：“那就对啦，来，咱们喝酒吧！”

倒上酒之后两个人都不说话了，只是喝酒，一瓶东北老烧快见底了。随着体内酒精浓度的不断升高，苏雅心情变得越来越差，她借着酒努力想找一些伤心的事，因为这个氛围适合伤心，适合倾诉。可是苏雅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想倾诉都没有个话头。越是找不着话苏雅就越烦躁，也许是酒还没喝到火候吧。苏雅失神地盯着自己的酒杯，把剩下的半杯酒一饮而尽。她想豁出去一把，至于豁出去什么还没想好。她笑着说：“林枫，这酒真没劲，像水似的。”林枫知道苏雅喝的快不行了，但他没有阻止，也跟着附和：“对对，苏校，咱们喝的就是水。”苏雅说：“叫我苏雅。”又说：“这个会开得真好，我很高兴。”林枫说：“苏雅，我也是。”苏雅拿出林枫的香烟，取出一支，林枫点燃打火机，苏雅够不着那火苗，站起身想靠近一点，一个没站稳，整个人跌在了林枫怀里，嘴里还喃喃地说：“点上，点上。”林枫赶紧点着火。苏雅吸了一口，被呛得咳了半天。她突然把烟狠狠地扔在地上，推开林枫，眼光凛冽地对林枫说：“我知道你怕我。”

苏雅身体醉了但脑子清醒。借着酒劲她竭力控制不让林枫的语言林枫的微笑林枫的气息冲进自己的身体。但她太缺少男人的关爱了，何况又出门在外，两人刚被一瓶老烧热过身，她有些身不由己。回到宾馆，经过激烈思想斗争的苏雅把林枫让进自己的房间。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根本谈不上风月。以苏雅的想法，他们应该先坐在沙发上，边聊几句无关的话边喝点茶，苏雅会把林枫当做一个男人而不是一个下属来看，跟他倾诉一下自己的心事。经过一段时间的情绪酝酿之后，再上演床上情节才恰到好处。可她没想到，刚一进宾馆房间的门，林枫就紧紧地把她抱住了，嘴里说着“苏雅我不怕你”就把苏雅推倒在床上想直奔主题。看着面目狰狞、酒气冲天的林枫，苏雅的酒醒了一大半，她使劲抽出被林枫钳住的胳膊，照着他的脸就是一巴掌，趁着林枫发愣的功夫，一脚把他踹倒在地。

林枫登时就傻了，他捂着脸问：“苏雅，你怎么了？你不想吗？”

苏雅站起身说：“你走吧。”

林枫说：“你为什么要折磨自己呢？”

苏雅突然指着门口歇斯底里地说：“你走！”

苏雅走进卫生间开始冲澡。她闻到自己身上的酒气，感到很恶心。水汽很快弥漫了卫生间，酒气也把苏雅笼罩起来，这种束缚让她窒息。她想挣脱，可是挣脱什么呢？她把水龙头开到最大用力地冲洗自己，莲蓬头的水柱砸在皮肤上，笔直而又凶猛，却让苏雅有一种纷乱如麻的糟糕感觉。她关上水龙头，侧过身子想看看镜中的自己，镜子被水汽覆盖了，只能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自己，举手投足都是那么不确定。她跨出浴盆，扑向镜面，动作很夸张地抹了几把，镜中的自己清晰了，但斑驳的擦痕却让镜中的身体断断续续，好像错了位。

他们是第二天下午六点多的飞机，午后却下了一场暴雨。这场暴雨来得很突然，几乎没有过渡，一上来就进入高潮。他们打车去机场的路上天还是蓝的，晴朗得一望无际，干净得让苏雅好几次都涌上哭泣的愿望。天空再广袤，也是遥不可及的，人怎么跳，也跳不上去，而且越挣扎降落得越快，落到地上才发现自己还是原先那个自己。

就在苏雅这样想的时候，乌云就翻滚了，狂风就飞沙了，大雨就滂沱了。雨打在前面的玻璃窗上，腾起阵阵烟雾。人置身在车里，就像置身于一个三维立体环绕音响的小剧场，四周都是雨的嗡嗡声。雨刷毫无意义地忙碌着，刮过的地方只是短暂的清晰一下，后又被雨水淹没。一路上两个人什么都没说，隐约听着收音机里女播音员轻缓地朗诵：

一个人的战场上也危机四伏
一切由自己控制不受别人摆布
孤独化作空气中飞舞的尘土

情感和理智把心紧紧束缚
矛盾的境域里我没有退路
停战了，人走了，在错误中落幕……

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下了不到半个小时。空气一下子凉下来，呼吸起来很舒服。

苏雅咳嗽了一声，转过脸对身旁的林枫说：“林主任，回去后，课题组的老师先开个会，你把开题会的资料整理整理，向老师们传达一下。”

林枫这才发觉，苏雅把头发高高地盘在脑后，一身米色的套装跟她的发型很搭配，脸上是一种干脆干练、不拖泥带水的表情。

林枫点头说：“好的，苏校，还有别的东西要准备吗？”

苏雅目视前方，凛然地说：“没有了。”

（责编：秦万丽）

老少一家亲

杨振关

—

爷爷说我是颗不起眼的小行星，眨呀眨呀的讨人喜欢，他把自己比做太阳，那月亮呢？爷爷说，是你爸。甭看月亮又圆又亮的，其实，它本身一点亮儿也没有，那银白色的光，其实都来自太阳。我知道，爷爷瞧不起爸爸，在爷爷嘴里，爸爸没一句好，他张口闭口说爸爸不是东西。

我从小没见过奶奶，爷爷说，还没有我的时候，奶奶就没了，奶奶是因为生下爸爸后患上了月子病，那种病，要是放现在就死不了人，可在当时就成了不治之症。我问爷爷，那您干吗不找个后奶奶呢？爸爸不就给我找了个后妈吗？爷爷说，你爸还是个东西？爷爷一提爸爸气就不打一处来，下巴上的小山羊胡一翘一翘的，嘴里的小烟袋也抽得更狠，烟锅里小火苗一明一灭。我知道，爷爷舍不得妈妈，妈妈善良贤惠，又肯吃苦，炕上地下，家里家外，没有活她不干的，对爷爷好，对我也好，冷了热了的，想的可周到了。可爸爸领来的女人比妈妈年轻好多，脸儿也白净，身儿也苗条，往妈妈面前一站，两只水汪汪的大眼，把妈妈的一双小眯缝眼比没了。妈妈气不过，一狠心离开了我们。爷爷不怪妈妈，怪爸爸，说爸爸整天外面跑，有了俩臭钱，把心跑坏了。可爸爸对爷爷倒不怎么计较，吃啊喝的都想着，还让我跟爷爷作伴，一个屋里睡觉。对我的好，自然就又加个更字了，花钱没限制过，要多少给多少。

在学校里，老师每天都给我们留作业，好多好多，回到家，晚饭后还要在桌上写到星星眨眼睛，月亮挂树梢。饶这样，爷爷还寸步不离左右，坐一旁一袋接一袋地抽烟，用眼睛盯住你，不写完作业不给开电视，写完了，他还要检查一遍，那个细心劲，比学校的黄老师不相上下，好像我曾经哄弄过他似的。这点就不如爸爸了，真的，爸爸从来不问我学习，也不管我看电视，他领来的小女人也不管不问，作业想写多少写多少，电视想看多久看多久。

“六一”儿童节过去后很快又迎来了教师节，教师节给老师放假，我们自然也就跟着放，难得又有了玩的机会。我和同桌的二胖商量好，那天，俩人到村前的小河里去捉虾。捉虾可好玩了，找个空罐头瓶，里面放上饵，在瓶口伸出两根对等长绳，一根长竹杆挑着沉入水底，看吧，撒泡尿的功夫，将罐头瓶挑起，就会有小虾在里面乱窜，不到半天，能捉到一大捧回

来。这自然是爷爷教给我们的，爷爷的办法可多了。

然而二胖又反悔不想捉虾了，他说教师节了，要给老师买件小礼物，可妈妈不给钱。不给钱，他也赌气不捉虾给妈妈吃。我和二胖都在村里的小学校念二年级。我说，黄老师不是反复在班里强调过，教师节，不许给老师送礼物，送了也不收。二胖说，你就傻吧，那是给咱们提醒呢。现在哪有不收礼的？电视里那个口口声声今年大妈不收礼，还想收些脑白金呢。我问了咱班里几个同学，他们都想给老师送点什么，祝贺教师节呢。人家都送，偏咱俩不送，没面子不说，你知道黄老师会怎么想？

送点什么好呢？叠小纸船，小折扇？要不就给画个大苹果，二胖的大苹果画得可像了，黄老师长的也跟大苹果似的让人喜欢。

二胖小脑袋摇晃起来拨浪鼓一样，说，假的不行，现在谁还要假的，你没看，电视里天天都喊打假，你没听三石头说吗？上次黄老师车筐里那兜红苹果，就是他从自家树上给摘的，要不干吗让他当小队长。我问二胖给老师送什么，二胖想想说，送个本吧，黄老师要想写点什么的，有用。二胖爸爸在县里大小是个头头，管办公室，家里什么本都有，一摞一摞的。

他送本，我也送。我知道家里没有，没有，买，学校旁边的小卖部里，什么样的都有。正好，爷爷要去小卖部买东西，我便拉着他手，相跟着一同往那里走。爷爷买了两袋奶粉，说送给邻家赵奶奶，赵奶奶最近把腿摔断了，爷爷看望了好几次，每次看望，都没空手过。我指着货架上那个镶了金边的精美塑料皮笔记本，让爷爷买。爷爷说，买那么好的干吗，得好几块钱呢，能写字用就行了。爷爷让售货员拿了个纸皮的，我们上课时常用的那种。我告诉爷爷不是自己用，是送班里的黄老师。

爷爷像不认识我似的拿眼睛盯了有半分钟，才说，小毛孩子没烟袋杆高呢怎也学会了这些，你爸爸教的吧。

我说，过两天就教师节了，全班同学都表示要给老师庆贺，我也不能特殊呀？再说，咱家又不缺那点钱花。爷爷说给老师庆贺不一定就非得给买东西，回家，炒锅瓜子，老师同学聚一块，热热闹闹的庆贺，不好？我学二胖把小脑袋一摇晃，不好。炒瓜子，土不拉几的，谁稀罕，二胖都决定了，送笔记本，上次，三石头给送兜大苹果，就当班里的小队长。

爷爷拿烟袋杆点我额头，冲开小卖部的张婶咧嘴唇子，说，你看看，现在的孩子，现在的老师，现在的学校，唉！

我说，甭唉唉了，快买吧，不就几块钱嘛。

爷爷也怪，给摔腿的赵奶奶买奶粉，他不疼钱，哪次都十块八块地花，给老师买个笔记本，他心疼了，还哄我说这不是钱不钱的事，是不能助这个风。外面的树叶都没动，哪里来的风啊。

爷爷不买，再抽烟时，让我往长长的烟袋锅上点火，我就在一边装聋作哑，不管。

我去找爸爸，爸爸眼睛指着他屋里新领来的小女人，说，跟你妈要吧。爸爸每次都让我管她叫妈，我一次也没叫过。我有妈了，干吗叫她呀？漂亮女人多了，难道领家来都是妈妈不成？爷爷也不让叫。

那女人出手倒大方，拉开抽屉，从一沓钱里抽出两张，看也没看塞我衣袋里，我拿出一瞧，好家伙，百元大票。对爸爸说，买个笔记本，用不了这多。爸爸说，二胖给送了笔记本，咱就不能再送，重了不说，也显得老套没档次，要送，就送个既实用又时髦的。我问，那送什么呢？爸爸想也没想说，送条烟吧，买条小熊猫，二百块钱够了。地上的漂亮小女人冲爸爸笑，说让一个小毛孩子给老师送烟，你也不嫌俗气呀。我说，我们黄老师是女的，去年才从学校分下来，不会抽烟，学校的几个女老师全不抽烟，瞅见谁抽，总是远远地躲着，怕呛。爸爸寻思了一下，说，要不，就买支钢笔，好一点的。对了，什么牌子的好？爸爸没问我，他问的是那个塞钱给我的小女人。小女人说，大英雄，得是那种带大字的英雄金笔，不见得好用，但是名贵，有档次。

小卖部里没有这种笔，小卖部卖的笔，都是我们常用的那种中性笔，使完了把笔芯一扔，换个新的装上去，连老师们用的也是这种笔。爸爸说他一半天进城，顺便买回来。

爸爸说话算话，教师节的前一天，果然就把一支精美的大英雄金笔买来，还不要说笔，光是那个漂亮的包装盒，就能把全班同学给震了。二胖都挑起大拇指，说这次给老师过教师节，最抢眼的，就是我送的那支英雄金笔。二胖又羡慕又嫉妒，说有个会挣大钱的爸爸真好，下次，班里的小队长准是你的。

我还真的当了班干部，不过不是小队长，是中队长，肩上的白牌牌，比三石头还多了道红杠，上学放学，走在街上，挺美气的。只是爷爷不大待见，说小小孩子娃，学好知识是根本，别的，全闲白。爸爸说，甬听你爷的，你爷年纪大了，脑筋旧了，即便是太阳，也已经日薄西山了。人往上走，水往下流，赶明儿，咱再多给老师送点东西，争取三道杠，当大队长。

爸爸有钱，也舍得花，他不光给老师买东西，还给学校做贡献，上次，乡里举办中小學生田径运动会，全乡十几个学校，两千多名学生都参加了，我和二胖参加的是仪仗队，我举红旗，二胖打腰鼓。闭幕式那天，各校的校长全列队站在主席台前，看着书记乡长颁发奖状、奖品。突然，二胖用胳膊捅我一下，眼睛指着主席台，我知道，他在吃惊紧随乡长身后的那个人。

二胖说，那不是你爸吗？

我早就发现是爸爸了，红光满面的，胸脯挺得比往常都高，虽然个头不大，可上上下下一身名牌，往主席台前一站，仿佛换了个人似的。爸爸和乡里的书记、乡长一块，给获奖的同学、学校颁发奖状、奖品，像个大领导似的，还煞有介事地把对方手迎住，轻轻地握上一握。

二胖望着主席台上的情景，小眼睛眨巴来眨巴去，不屑地说，你爸既不是乡里的书记乡长，又不是学校里的校长主任，怎么也跑这儿凑热闹来了？

这我可就不得而知了，我只知道，爸爸是一大早被乡里的小汽车接走的。听说那还是乡书记坐的奥迪车呢，爸爸没上车，司机先把车门打开了，把街坊邻居们看得直眼红。二胖赞叹地说，你爸真棒。

这次运动会，我们班也获得了集体奖，奖品是两个篮球和一对乒乓球拍。班主任黄老师说，这次运动会的所有奖状奖品，都是爸爸出资赞助的。黄老师不但要我长大后，要向爸爸学习，而且她还号召全班同学，学习爸爸的这种热爱教育，捐资助学的精神。

偏爷爷脾气怪，一提爸爸就有气，爷爷说，你爸顶不是东西了，我还不知道他？他助学，那是捡了个西瓜，还回去两粒芝麻，而且还得在放大镜底下，在人人看得见地方，让一地的人感动、惊讶。

仪仗队鸟枪换炮了，腰鼓是新的，钹是新的，就连我们的一身穿戴，也全是簇新簇新的。把二胖美的“嚓”地打下钹，一举右手，一踢左腿，来了个金鸡独立，问我：看，像不像大闹天宫里的孙悟空？我说：就你那个胖脸蛋子，把猪八戒都能比下去，还孙悟空呢。他让黄老师给照张相，说回家爸妈看到，一定能给美笑了。在班里，二胖比我们都臭美，他爸被选上村里的治保主任，美得他一进教室就开始炫耀：知道吗，我爸当主任了，昨儿刚给选上的。我说，不就是一个管治保的吗，那也算个官？二胖不服，两只小眼珠张成球状，问我：你爸呢，你爸管什么？我说：问我爸干什么，我爸什么也不管。二胖说，那不就得了。瞧那一脸的得意，好像他爸比我爸强多少似的，强就强呗，显摆个啥。

这次全乡的中小學生田径比赛，我们学校拿了好几个大奖，我们仪仗队也给学校争了光，拿了个表演奖，黄老师说，人是衣裳马是鞍，所以能拿下这个奖，除了同学们的努力外，我们仪仗队的里外一新，也是个重要原因。黄老师是代表我们上台领奖的，她今儿也换上一身节日才穿的服装，漂亮得让我家那个漂亮小姨见了都会自愧不如。负责发奖的都是乡里的头

面人物，有书记，有乡长，有乡教育办的主任。蓦地，二胖把手往台上一指，大张着小眼珠问我，栓柱，那个头发油亮油亮的，是不是你爸？

当然是我爸了，爸爸一出现，我就瞅见他了，他坐在书记和乡长的中间，在主席台上的位置也是中间。手里摆弄着什么，说说笑笑的，一会把头扭向书记，一会又把头扭向乡长，随便得如同茶余饭后一家人在闲聊。

二胖说，你爸这次村里选举，小黑板上连个名字都没有，怎么跑这儿来了，还跟书记乡长紧挨着，凭的什么？

二胖问我，我问谁去？我就知道今天早起，爷爷送我去学校，一出家门口，一辆头上顶着四个圈圈的黑色小汽车迎面开来，司机身子探出窗外，向我们打听陈新家在哪住。我一听是找爸爸的，刚要张口，爷爷说话了，问找他干吗。司机说是张乡长让找的，接他去乡里。

你爸能跟乡里穿一条裤子，真棒！说这话的时候，二胖的两只小眼睛，忽闪的全是羡慕，眼瞅着爸爸像模像样地捧起一块镶着玻璃框的奖状，递给伸出双手来接的黄老师，还像中央大领导似的握了握黄老师柔柔的小手。黄老师手捧奖状，深表感谢地向爸爸深深地鞠了一躬。这时，台下响起一片爆豆似的掌声。

爸爸的风光也是我的风光，台下那些掌声，是给爸爸的，是给黄老师的，在我听来，似乎也有我的一份。我用胳膊一捅二胖：怎样，我爸和你爸比较？

二胖傻呼呼咧开嘴巴笑笑，事实面前，他不得不承认，他那个刚刚任职村治保主任的爸爸，与我爸没在一个水平线上。

爸爸就是在发奖时认识的黄老师，这之前，他根本不知道我们的老师是男是女，他也不问，就连我的作业本，都一眼不看，除非需要家长签字了，才抓过我的本，在本子上找个空白处，蛛蛛爬似的签上他的大名。然而自打乡里的运动会后，爸爸几次提到黄老师，还要请黄老师来家里吃饭。每次提到，小姨就给他摔脸子，说了，只要黄老师进了这个门，她就走。怪了，小姨与我们的黄老师没有任何牵扯，干吗一提起，就动那样大的气呢？小姨说，你不了解你爹，我还不了解他？见了漂亮女人，就像蝇子见了屎。

黄老师也时常提起爸爸，夸奖爸爸境界高，在村里不但带头致富，而且还不忘支持教育。黄老师说这次乡里运动会的所有奖品，包括我们仗仗队用品的更新，全都是爸爸出资赞助的。黄老师让我长大了，多跟爸爸学习，做个好样的。

我们学校在校村，有五六里路，要沿着河堤走，再往前就是乡里了。这点远，走着跑着就到了，只是爷爷不放心，每次都是他蹬着三轮车接送，不但接送我，村里谁家上学的孩子，家人一时腾不开手脚，言语一声，他也顺便捎来捎去。学校在运动会上得奖，对爸爸一片赞声，对我们全家，理应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只是爷爷高兴不起来，也不知打哪儿来的气，只要一提起爸爸，他就用鼻子哼。我说，连我们学校的黄老师，都夸爸爸好，还让我以后跟他好好学呢。

爷爷说：你们黄老师了解他吗？她了解的，不就是你爹给运动会上的那个赞助吗？她知道那钱是怎么来的吗？你爹是我看着长大的，他那点肠肠水水，瞒了谁也瞒不了我。

爷爷今年七十多了，在村里什么苦都受过，身子骨也累垮了，沾点累便喘个没完，蹬三轮车把我从学校接回，还要坐在院里的小马扎上抽袋烟才能缓过劲来，才顾得上警告我不要跟爸爸学。爷爷说：跟他学，能学出什么好。

那，跟谁学呢？

爷爷说：你就学爷爷，你看爷爷在村里，大人也好，孩子娃也罢，谁不挑大拇指。人活在世上，图个啥，说到底就是个名声，能有个好名声，几十年就没白活。千千万万别学你爹。

爸爸怎了？

爷爷瞅瞅我，从缺了牙的嘴巴里拔出旱烟袋，在鞋底上磕嗒掉烟灰，起身抄起扫帚打扫院落。我固执地追过去，问他：说呀，爸爸怎了？

爷爷说：你爸不是个东西！

爷爷跟爸爸，就像铁路上的两根铁轨，虽然都在往前奔，就是永远也拧不到一块去。连我们最喜爱的黄老师，都张口闭口赞爸爸好，到爷爷嘴里就不是东西了，你说怪事不。

二

在村里，我们家属外来户，逃荒过来的，爷爷一根扁担两只筐，就把全部家当装在了里面。赶上翻身解放的好时光，爷爷的苦难身世，在那时就成了宝。贫下中农，响遍全国的硬牌子，说话喘气都是硬气的，上学不但没什么挑费，在成绩上还有优待，多好的事啊，可你爹不学，轰着哄着好不容易送到学校，没三天半呢老师找上门来，说他把同桌的女生给骗了，用坏了人家一支钢笔，答应给买支新的，女生等了两天，没想到等来的是句空话。女生追问他，他说给买了，给她放笔盒里了，我不是给你说过吗，还当着老师面。他是说过，女生信以为真了，跑回教室，打开笔盒，哪里有钢笔的影子，再问，他摇起脑袋，说反正我给买了，也放你笔盒里了，现在有没有那就与我无关了，兴许是别的同学拿去用了，你挨个儿问问吧。问谁去呀，只能问爷爷。过后爸爸还怪爷爷多事，说如果爷爷不从中插一杠子，这事就是个无头案，全班人都是怀疑对象，他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爷爷一掏钱买笔赔人家，完了，不打自招了，傻不傻呀。

别人家的孩子，在小学里六年能拿到毕业证书，爸爸也念了六年，读的却是四年级的课本，气得爷爷骂他，你还有脸读呀？爸爸说，您要早有这句话，我不就早解脱了。您以为我乐意读呀。从此，爸爸把书包一扔，和村里几个半大小子们，满处撒野去了。

爷爷说，爸爸的坏，是打骨子里与生俱来的，谁也管不了。有生产队那会儿，大牲畜由集体统一管理，社员们打草喂养，论斤记工分。爷爷是生产队的保管员，负责看秤，记下各自的斤数交给记工员折合成工分。有几次爷爷发现个别社员不规矩，草捆里夹带着砖头瓦块，爷爷首先把爸爸锁定在怀疑对象里。再过秤时，他让爸爸把草捆打开，他要检查。爸爸说，凭什么单查我一个，难道就因为我是您儿子，好让您给大伙落下个大义灭亲不成？爷爷说少费话，把草捆打开。爸爸说要打开都打开，不能单查我一个。爷爷说都打开就都打开。爷爷较起真来，眼里不揉沙子。

爸爸磨磨蹭蹭不愿动手，爷爷烦了，说你快点好不好？爸爸给他个嬉皮笑脸，说您感情往凳子上一坐手握笔杆不腰疼，我在地里累了大半天，力气都用尽了，能快得了吗？爷爷说我看你是心里有鬼。爸爸说有鬼就打呗，毛主席说了，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老人家话，句句是真理。

爷爷被爸爸的冷嘲热讽激得火起，他真动手打鬼了，跑过去，左起一脚，右起一脚，把爸爸结结实实两捆踢得满天飞花。可气的是，并没发现他要寻觅的砖头瓦块。爸爸不气，他一屁股坐在爷爷坐过的凳子上，瞅着爷爷寻开心，一边自嘲地说，咱也享受享受拿笔杆当保管的滋味。

爸爸那天有了提防，没往草里使假，可是斤数却比以往还多，爷爷是从记工员嘴里听说的，爷爷说不对呀，我记得清清楚楚，是53斤，怎么变成68斤了呢？记工员给爷爷出示了笔录，果然是68斤。然而爷爷一眼就发现有人在数字上做了手脚，自打有生产队那天，他就在队里当保管员，每天不断地写写算算，自己的一撇一捺全烂熟于心，谁给多出一点全逃不出他的眼睛，更不要说更改数字了。爷爷给气成个关公脸，出气声都变粗了，顶着一脑门子官司跑回家找爸爸算账。

爸爸自然不会轻易就范，而且遍地都是理由，爸爸说，秤是您看的，数是您写的，对与错都是您老人家的事，怎么把责任推我头上来了？爷爷说，我记得清清楚楚，53斤，你也不眼瞎，瞧瞧，是那个数吗？

爸爸煞有介事地往爷爷手里的小本本上瞥瞥眼睛，又定定地打量起爷爷来，像突然发现

了什么，一惊一乍道，您是不是脑子里进水了，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呀，68斤，怎么又冒出个53斤。

爷爷骂道，放你娘的屁，是你把良心喂了狗！你就照这样长吧，往后有把好枣嚼，不信咱就看着。

出乎爷爷预料的是，他并没看到爸爸如他想象那样去嚼那把枣，成为乡亲们所不齿的另类，反而一步一步发了迹，如同一堆火苗，燃起来，越发地旺势了。

这话要说到改革开放以后，生产队解散了，土地承包给个人，人们的心气一下子全上来了，比着攀着置农具置车辆置骡马，甩开膀子大干奔小康。乡亲们对土地的热情，那种热火朝天的劲头，像鼓风机一样把爷爷的情绪吹得饱胀，他没黑带白地长和田里，汗珠子砸在地上摔八瓣，把承包田侍弄得如同一道绿油油的风景。只是这些丝毫打动不了爸爸，他对土地的淡漠简直让爷爷不能忍受。爷爷说，你也睁眼看看，村里人，谁不在田里下功夫，有几个像你，整天摆弄个话匣子，拆了装，装了拆，中了哪家子魔。

爸爸还真是中魔了，他把爷爷省吃俭用积攒下的几个钱，买了话匣子不说，还买来一大堆电匣子上的零件，几天几天地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把自己关在屋里摆弄，田里事一声不闻，任凭爷爷累死累活。怎能不让爷爷有气。不下田也罢，你倒忍着点啊，他可倒好，耗子咬茶壶，满嘴是词（磁），反而有脸做爷爷的开导工作。爸爸说，你老人家没黑带白的，在地里摸爬滚打，把自己累个贼死，到底为了什么？

爷爷刚从田里回来，一身一脸的汗还没下去，又被爸爸勾起了心火，愤然道，你不吃，不喝，整天洋活着？

爸爸说，人活着，也不见得非得跟土坷垃玩蹓，你看乡里那些指手画脚的，哪个活得不比你滋润，你问问去，有几个懂得春种秋收？

爷爷说，你跟人家比，人家是吃皇粮的，有国家养着，你呢，除了你爹谁养你？人活世上，得掂量掂量自己吃几碗饭，不能把眼珠子老往天上盯，得看着自己脚，实实在在走自己路，庄稼人，把田种好是根本。

爸爸说走自己路是对的，但不见得非得种田。爷爷说，不种田，你还会干吗？爸爸说路多了，走河堤能上公路，穿胡同也能上公路，从田里直插过去，也能走到公路上，还近了好些呢。

爸爸没有追寻爷爷去土里刨食，他骑自行车走街串巷修理收音机，爸爸不但手能，心眼子还多，走街串巷的同行们，不止爸爸一人，口头上，爸爸也答应同行修理费一个价，免得起矛盾。具体到每一个主顾，他总要咬着人家耳朵，而且还要人家守口如瓶，不要把他修理费用的低廉公之于众，而实际上的效果却恰如其反，这其实也正是爸爸所要达到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那些爸爸认得或不认得的同行们，由于主顾的日渐稀落，一来二去，便没有了落脚之地。不要以为爸爸修理费用低廉，会影响到他的收入，不会的，明里损失暗里补，他的小算盘比谁都会拨拉。他从不当场修理，而是找个借口，或者说没带这样的零件，或者说没拿来这样的工具，把收音机驮回家，把自己关在屋里修理，明明只换个保险丝，一眨巴眼的功夫，三五分钱的成本，他跟人家说换了什么什么大件，忙活得半宿没睡上觉。张口索要十元钱还说只是个材料费，手工费就免了，乡里乡亲的，他尽义务也是应该的。爸爸还有更绝的。他修理收音机时，总要换下几个零件，逐一地写在收据上，自然单价必不可少，送货时收据一并送出，主家不用问价，收据上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爸爸在收音机上换来换去，拆东墙补西墙，很少见他外出进货买零件。烧热的电烙铁往上面按两下，一个零件便下来了，零件不大，黄豆粒似的，爸爸说，甭看小，够爷爷流两捧汗水。爷爷不服气，说你蒙傻子呢，一个废零件，你买个新的换上，不花钱？爸爸把拆卸下来的零件换到另外一台收音机上，一拧按钮，出声了，正是爷爷喜爱的天气预报。爸爸诡秘地冲爷爷眨眨眼睛，废吗？干咱这个行当，赚的就是换来换去钱。

爸爸真正赚了大钱，还不是串巷修理收音机，爸爸说那只不过是赚大钱开始时的一个热身，一个起步，一个初试锋芒，从收音机上，他找到了赚钱的门路，然后放开了脚步，从一个人自己跑单帮发展到租门面带徒弟当老板。而且吃一看二眼观三，只要有利可图，什么都干。秋后，随着庄稼的收割完毕，地里的棉花也一茬一茬地进家了，爸爸比街里那些开着狗骑兔子收棉小贩每斤高一分钱的价钱，让乡亲们给他往院里送。只是爸爸质量要求严格，棉花必须要干净，要晒干。爸爸说，不干不净的，他也交不上去，县里轧花厂那个负责收棉的黄脸婆，质量上卡得比她娘的裤裆都严紧。在乡亲们送来之前，爸爸亲自跑去检查，看看棉花干净不干净，又抓起一把手里攥攥，验验潮湿，然后说，再晾半天吧，不着急的，晚上注意用塑料布苫好，夜里大露水一下来，再有两个半天水气也晒不下去。当我家院里棉花堆成小山样高时，爸爸会从外面找来几辆车，或是狗骑兔子，或是四轮小卡，一大早装个满满，运往县城的轧花厂。让我不解的是，每次棉花运走前的头天晚上，爸爸总会在爷爷睡下后，把早早准备下的一堆土，用铁木锨扬撒在院子里，然后把堆得山状的棉花全部摊开。正跑出屋门去撒尿的我，见爸爸光着个膀子，在大月亮地下，浑身四马汗流地干着，雪白的棉花，将爸爸的身影映在上面，爸爸动，影子也动，看上去，好像两个爸爸在干活。

爸爸歇口气的功夫发现了我，说，进屋跟你爷爷睡觉去，出来干什么？我说撒尿。爸爸说撒尿，谁又没拦着你。我说一地的棉花，让我往哪撒？爸爸说就往棉花上撒，小孩尿不脏，还去火治病呢。

有了爸爸的允许和鼓励，我就什么也不在乎了，叉开腿正要尽情，不料爷爷从屋里跑了出来，冲我吼道，我看你往哪尿！我吓一跳，咬牙憋住才没让尿出来。爷爷指着墙角，说，那不是尿桶？小孩子家，走两步就累坏了？还有你，自己坏也罢了，还教孩子学坏！爸爸说，您甭没事给自己找气生，我怎了？爷爷说你干的好事全在院里摆着呢，往院里撒土，那棉花还要得？再说了，把棉花摊开接露水，哄弄小日本鬼子呢？

爸爸说，放羊的管起杀猪的，您操得着那份心吗，累不累呀？

爷爷说，累也是应该的，你是我儿子，我就要管。你不要良心，我还要呢，人一辈子几十年，不管干什么，都要拍胸口问下良心。

爸爸说，您呀，甭老做那个移山的愚公了，您拿眼睛看看，现在还有几个讲良心的？化肥使假，农药使假，您老也没少赶集上店，也没少把假货买回家，前天小车拉回来两袋饲料粮，里面有一小半是河沙，气得可街筒子骂娘。这才过去两天，就忘了？

爷爷说，没忘，怎么，看着别人使假你也使，看着别人掺沙你也掺？别人还有跳河的呢，你怎不跟着去跳？你也老大不小了，得往人上长。

爸爸不再答理爷爷，继续他的我行我素，可院子雪白棉花上的两个人影，一个干着，一个站着。一忽儿，站着的也干起来。就见爷爷几步跑过去，一把夺过爸爸手里的木杈，蹭楞一声丢到墙角，由于用力过猛，木杈撞在墙上，又弹了回来，在棉花上打了两个跟头才停下。

与时俱进，看别人倒腾钢铁赚了大钱他也摇身一变成了提包公司老总，跑几趟俄罗斯竟然把人家二战时的坦克车当堆废铁给买了回来。坦克车进村那天，把庄上人全吓坏了，以为又要开始打仗了。好在没几天，爸爸打了几个电话，又把坦克车倒腾走了。他打开个提包给我看，好家伙，满满的，全是大票子。有一次，爸爸酒气冲天地向我吹嘘，说他挣钱可容易了，有时一个电话就能打出一所楼来。什么叫本事？这就叫本事。爷爷不让我总往爸爸屋跑，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爸爸干的都是些见不得人的事，甭看手里有几个臭钱，离看守所不远了。

三

我们村不但偏僻，土质也不好，粘性大，连接着公路的一段村街，晴天还罢了，若逢阴雨天，简直就跟猪圈一样，要想出门办点事情，那才叫难呢，得试探着往前迈脚，自行车不

骑在肩膀上，要想穿过去，真比登天还难。上次，乡里的赵书记来村里办事，刚要走，下雨了。那场雨下得好大，仿佛天上的大江大河，突然决堤开了口子。赵书记的小汽车没容开出村子，便被泥巴拽住了车轮，任凭司机急出满脑瓜门子汗，使出浑身解数，也没能让车轮继续往前滚动。车里坐着的赵书记，像铁笼子里的大熊猫一样被围上来的群众看哈哈，急又急不得，真如芒刺在背一样。最后不得不下车，让司机扶着，挪动两条发笨的腿脚，一步一步无比艰难地丈量到乡里。在一次会议上，赵书记提到我们村的路，对主任没给一点好脸，说就你们那条破路，早该修了，要想富先修路，怎么连这点道理都不懂？主任说道理好懂，关键是钱，谁有粉不会往脸上擦呀，钱从哪来？大风又刮不来。赵书记说羊毛出在羊身上，大伙受益的事大伙就应出点力，集体账上没钱，你们不会搞点集资呀，按人口，谁该摊多少摊一摊嘛，大张屯不就是这样把路修起来的吗？

村里人一听说要从口袋里掏钱修公路，像一窝黄蜂被捅了一棍子，立刻就炸了窝，这个说，路爱修不修，反正我没钱，那个说，要拿钱，乡里的赵书记也应该有一份，他每次来村里，不也得在路上跑吗，也是受益者。有人又从赵书记联想到乡里那些不是书记的干部们，说也得让他们摊，他们也三天两头的往下跑啊，也是受益者。这就难坏了主任，对乡里，一个个都是婆婆，是顶头上司，哪里敢开这个口？那就只有跟乡亲们要了，领着村会计求爷爷告奶奶似的挨门拜，笑脸没少陪，嘴皮子没少费，结果是两手空空进去，两手空空出来。

爸爸广州深圳出了趟差，来去坐飞机。这二年，爸爸车都懒得坐，出门就上天，胳膊底下夹个小包包，挺人五人六的。回来，听爷爷提到修路事。爷爷说，咱不管别人，这个钱，咱得出。修路是好事，谁还不走个道呀。你现在能得上天了，可也总有个落地的时候吧，飞机能直接飞屋里来吗？

平常，爸爸没事总躲着爷爷，说见了烦心，爸爸说，您也不看您都什么年纪了，这些闲谷子烂芝麻的事还往心里装，把身体保养好一点，让我们少操心，比什么不好。爸爸没等爷爷唠叨完就出去了，他请来了主任村会计，还有几个有头脸的，又用电话从饭店订了一桌菜。请到的人刚进屋落坐，一杯茶没喝完，订下的菜也汽车送了来。爸爸热情地给客人让酒布菜，一盅酒下肚，爸爸开口了，他说，我回来才听说，咱村要修路，这可是件积德行善的大好事，人看衣裳马看鞍，村里若没条好路，不但出行不方便，对外形象都受影响，这是咱大伙的脸面。主任就怕提路，这些天让路给伤透了脑筋，一提起就头疼，就愁眉不展，他说喝酒吧，不提了，事是好事，钱从哪来？从乡亲们口袋里掏？一个个捂得比裤裆还紧。

于是又大口吃菜，大口喝酒，饭厅里又弥漫着各种各样的咀嚼声，听起来好似一片蝗虫在啃食庄稼。爸爸再次劝干了杯中酒，给各位满上后，说，也不能怪乡亲们，大伙口袋里那几个钱确实来之不易，从土里刨食，力气不算了，种子化肥农药的，又是什么水费、电费、车马费，再加上那些胡乱摊派的这费那费，都刨出去，还能剩下几个枣。再说了，谁家没个老老小小，没个天灾病业，大事小情，哪个事不得用钱来埋单。

主任一口干掉杯中酒，往嘴里夹了箸菜，接过话茬道，所以到最后就剩下一个字——难：不修吧，乡里那头难交待；修吧，乡亲们的口袋又不让你往里伸手指。

爸爸说，甭打乡亲们牌了，大伙也都挺难的，我看这样好不好，你们几位回去合计合计，看看工啊料的，一共得用多少钱，给我个总数从我账上划出去算了，也算乡亲们给我个回报的机会。

爸爸一句话，一屋人都给震住了，主任甚至怀疑起自己耳朵，正要往碟里夹菜的筷子像孙悟空的定海神针一样定住在半空，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在爸爸脸上，追问道，你说什么？修路钱从你账户上划拨？

爸爸若无其事地笑笑，给各位让了支烟，这才说，我是觉得大伙都挺难的，就甭在这事上再为难了，不就几个钱吗，我还拿得出。

不但主任村会计，所有在座的几个村里头面人物全都激动得立起身，端起满满一杯酒，

对爸爸深表感激地一饮而尽。

村街的柏油小马路修了一个多月，期间，报纸、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们来了一拨又一拨，又拍又照的，县里的电视台放了爸爸的专题片。那些天，把二胖给羡慕坏了，大拇指在我眼前不住地晃，说你爸爸这次可露鼻子露脸，成个人物了。

小马路完工那天，乡里还搞了个仪式，叫什么剪彩，挺隆重的，老师给我们放假了，敲锣打鼓地参加剪彩，每人手里举着一把小旗，衣服也全换了一身新，红红绿绿像过节似的，乡里的张书记、乡长，还有那些不是书记乡长的头脑们也来了不少，那个热闹劲，不亚于学校举办的运动会。爸爸红光满面的，被张书记请到一张长条桌后面，磕磕绊绊地念了乡里为他写的发言稿，里面全是那些修路造福人民，致富不忘乡亲的话。张书记也在长条桌后面讲了话，把爸爸夸得一朵花似的，还把一块写着“为民修路，积德千古”的大奖牌让两个女学生一人托着一角，高高举起，给大伙展示，然后又庄重地送到爸爸面前。爸爸也一脸庄重地用两手接过，转身递给我，叫我抱回家去。

爷爷正要出屋，一开院门见了我怀里的大镜框，怔了一怔，问道，你抱的是什么？我骄傲地举起给他看，说，是爸爸得的奖状，还是乡里的张书记亲手奖的呢，您看，为民修路，积德千古，爸爸积德千古。千古不千古的，反正我觉得脸上挺光彩。

爷爷一听就来了气，自顾自地说，就你爸还有德？你爸那点德早喂狗了！拿来！不由分说，从我手中夺过去，登登登几步跑到猪圈旁，两手高高举起，像掷掉满身的愤气似的，狠狠地往里掷去，啪的一声碎了。把两个小猪崽，吓得紧往里躲，大张着眼睛，惶恐地望着爷爷，不知他一时哪来那大的火气。

爷爷一如既往，照常每天早早起身，骑着三轮车，送我们去学校上课，晚上再骑车接回，无论刮风下雨，雷打不动。他说，看着我们一个个花朵样活蹦乱跳的，就欢喜，骑在车上也有精神，再说了，活动活动腿脚，对身体也是个锻炼。只是爸爸不放心，苦劝几回，说一个七十几岁的老人，骑个三轮车给村里接送孩子，真要出个闪失还不是给家人找病。爷爷说病了也不用你管，你就干你那些积德千古的事去吧。爸爸从此就没再劝，然而没过几天，一辆二手中巴车在村里出现了，负责孩子们上学放学的接送。早晨，我见爷爷又推出他那辆接送我们的三轮车，拦下说，不用了，我们有汽车了。爷爷这才像忽然想起了似的，把车子放回院里，眼瞅着中巴车载着我们离去。学校的黄老师说，中巴车是爸爸出钱买的，你爸不但给你家，也给咱们大伙做出了学习的榜样，只是这事我没敢告诉爷爷，怕惹他生气。

（责编：李蔚兰）

米加快跑

周淑艳

米加正在给新落成的剧院安装音响，爸爸打来电话说这回真要和妈妈离婚，理由是看电视总看不到一块儿。何止是看电视，他们做什么事好像都不曾一致过，而且越是米加忙的时候越给她找事，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地烦人。这些年米加说了好多回过不到一块儿就离婚算了。二人当时双手赞成后就没了下文，他们觉得七老八十还离婚是件丢人的事。

米加让工人把新电视搬进屋时，又一轮争吵开始，俩人都要求把新电视放在自己的房间。爸说：“你看得少，放你屋里是浪费。”妈说：“我不看节目，就看机器我乐意。老电视让你

霸占那么多年了，有了新的你还惦记，没门儿。”爸说：“谁没让你看，球赛棋赛你懂吗，你懂什么？”妈说：“我什么都不懂也不会把草叶子当普洱茶买回来的。”爸说：“你花那么多钱买的理疗仪不就是个废物，中央电视台都曝光了，是骗人的。”米加说：“你们再没完没了，我搬走，谁也别看。”俩人这才住嘴。最后，米加让工人把电视放在妈屋里，妈得意地笑了，说：“加呀，我给你包饺子去。”爸说：“我钓了大鱼，还是吃鱼吧。”爸妈都争着向她示好，米加说：“荣融那边有事，我得赶紧回去。”这个家，米加一直没有太多停留的理由，争吵已经成了习惯。那俩人越是有观众越来劲，好在少了许多让米加想拼命逃离的火药味儿。况且荣融真的有事，荣融的事米加是躲不开，也不能躲的。

二

米加十岁那年，爸爸在单位分到了一套房子，她和妈妈搬进了城里。荣融是米加进城后认识的第一个朋友，那些城里孩子的好奇心和优越感让米加有些受伤，而荣融看这个新同学的眼光是欢喜真诚的，让米加感到放心。从小学到高中，俩人一直在一个学校读书。荣融活泼热情，米加内向稳重。俩孩子的家长都在对方孩子的身上发现了自己孩子所没有的优点，都让自己孩子跟人家学，所以不管谁到谁家都受欢迎。那些年荣融的父亲从政府部门一个小职员渐渐提升到在这城市里有头有脸，为人却一向亲和，没有一点儿官架子，荣爸荣妈对米加像闺女似的，总之是比米加那暴躁好斗的父母好得多。

生活里的米加话不多，且有大一半的话是跟荣融说的，荣融一天说的话米加半个月也说不完，一点儿不夸张。荣融滔滔不绝说话的时候，米加手里旋转着一只魔方，魔方是米加最好的玩具。当荣融无法理解米加怎么能在一分钟内就能使魔方复原时，米加苦恼的是高中毕业前还不能做到盲转。

高考的时候，荣融听从父母的话报考了离家只有两个多小时车程的一所大学，虽然不是名校，但在天子脚下，在父母眼前才是最佳选择。而米加坚决去了长江边上那所有名的工科大学。荣融难过地说：“那么远，我有话跟谁说呀。”米加说：“我就为了躲你的话才去那么远的，你快贫死我了。”说这话的时候，米加心里也是十分的不舍。

米加甚至米加的父母都知道，米加执意到外地读书就是为了躲避常年战事不断的家。爸妈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架可吵，米加烦透了这个家。父母争吵的时候，米加就会跑出去，只有快跑才会抛开那令她窒息的声音。爸爸固执倔强，妈妈得理不饶人，即使动上手吃了亏也不示弱。只有妈妈声嘶力竭地喊“凭什么做你们米家的女人就得受欺负，受压迫”时，爸爸才不吭声。米加不知道以前米家的女人们受过什么样的欺负和压迫，但她更小的时候，确实无数次目睹奶奶被爷爷打骂。那个有洁癖的矮小老太太总是逆来顺受。有一次，因为上菜时奶奶脚下不稳把菜汤洒在爷爷衣服上，奶奶转身想找个东西擦时，爷爷一巴掌打在奶奶的后背上，奶奶一个趔趄，鲜血从鼻子孔里窜出来。米加惊恐极了，她像一只受惊的小马跑出家门，那是米加第一次奔跑。她一边嗷嗷地哭，一边拼命地跑，一种求生的欲望裹挟着米加小小的身体逃啊逃。爷爷狰狞的面目，奶奶苍白带血的脸恐怖地留在米加幼小的心里，成了以后挥之不去的梦魇。从此，米加学会了奔跑，在奔跑中抛却着，释放着。如果有电影愿意，我们能看到银幕上米加从幼小时起一路飞跑而来，随着奔跑越长越大，直到成年的米加从你身边飞奔而过。从小学到大学，整个学生时代的米加都是运动场上的明星。至今她的小学、中学时 100 米、200 米、400 米的记录无人打破。体育老师诧异于这个不懂技战术的孩子怎么跑得那么快。

那不是跑，那是逃。

三

大学生活让米加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这个没有争吵和压力，到处是新鲜和自由的地方

让米加由衷的愉快。

一个学期后，荣融的电话少了许多，荣融恋爱了。有时候米加还要给她打过去，说：“荣融你不能这么重色轻友。”荣融在电话那端篡改歌词深情地唱：“我的心里只有他没有你。”那时米加诧异于爱情的魔力。当米加在暑假里第一次见到刘刚的时候，没太多好感，却说不上人家哪儿不好，就是有说不上来的一股劲儿。荣融热烈地问她看法，米加说：“你自己喜欢就行。”荣融说：“这可是我要跟一辈子的人啊，你说说意见呗。”米加说：“关我屁事。”

米加的大学是舒畅的，她喜欢读书，喜欢听音乐，喜欢研究机械电器。工科生身上虽然少一些浪漫情怀，但恋爱总是必要的。没有恋爱的大学算什么大学？可米加对男人有一种距离，没有哪个男生让她有恋爱的念头。米加有一双好看的眼睛却总是用淡淡的目光看着追求者们的真情告白，直把人看得心灰意冷。没有人明白米加为什么如此决绝，这样的决绝辜负了她飘逸的长发，耐看的五官和修长的身材，这样的女孩不恋爱太可惜。年轻的米加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带着疏远甚至敌意的眼光对待那些男生。

大学里没有恋人，却不缺乏志同道合者，来自不同院系，致力于发明创造的学生组建的“创造社”在米加入学前就已有赫赫功名，是这所大学最牛气的社团。大二下学期，米加申请加入创造社，和她同样年轻的团长问她：“你有过什么发明吗？”米加说：“没有，不过我能在40秒内盲转魔方。”那天米加用了三十三秒。团长笑了，大气地点头收下了她。如鱼得水的米加在此后的两年里和伙伴们业余时间研究出好几项专利产品，早早就有了自己的收入。大四的时候，团长说：“米加，毕业前做我的女朋友吧，只做一年好不好？”米加认真地看着这个目光干净柔和的男生，他的眉眼面目中没有暴力和冷酷，米加欣赏他的执著和智慧，朴实和单纯。然后对这个个子不高的南方人说：“好，我试试看。”到了大四还未谈恋爱的米加知道问题是出在自己身上。

终于看到米加恋爱了。两个人一起在创造社像个工人一样工作，一起牵着手去食堂和图书馆，一起游走于各处音响设备间，一起去福利院做义工，默契而协调。团长还是个出色的音响调音师，他带着米加去过许多地方，高档的饭店、歌厅、酒吧、商场、电影院都有他的踪影。做了团长三个月的女朋友后，团长说：“米加，你以后凭着调音师的工作也可以养活自己了。”米加好像对音响有着天生的敏感，经她调试的音响设备似乎都通灵一般。

当他们第一次接吻的时候，米加是带着工科生的探究心理的，她想知道接吻是什么感觉，还想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团长是她值得信任的合作者，米加在感受到身体的悸动的时候，还在问自己，这是在恋爱吗？米加一直对恋爱心存疑惑。为什么室友夜晚的辗转反侧，荣融电话里传来的兴奋与哭泣自己都没有？

毕业前，米加对团长说：“我们的合约到期了。”米加看到团长眼里的不舍和留恋，心里有一种陌生的酸痛，没有一个男人与她如此接近，她将要失去的是一份可靠的信任。

枫叶酒吧的门上挂上了“今日停业”的牌子，老板和酒吧的乐队一起为团长践行，感谢团长这几年给他们的帮助。他们一起喝酒、唱歌，那几个性情中人离别的忧伤甚至超过了米加。每个人都喝了不少酒。但跟团长走进宾馆的米加是清醒的，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带着一种勇敢赴死的心情躺在床上，她强迫自己去接受，她渴望冲破内心那道坚固的门，于是她比团长更主动。两个年轻而生涩的身体毫无章法地抱在一起，米加迎合着，释放着。当团长汗湿的身体疲惫地伏在米加身体上的时候，米加哭了，她悲伤自己做了所有的努力，付出了最宝贵的东西还是看不到未来，那道门依然坚固。团长说：“米加你后悔吗？”米加摇头。米加说：“我只是看不到未来。”团长说：“我知道。”团长还说：“你从来没有接纳过我，你干嘛把自己封得那么紧？”团长流着泪说：“米加，你真可怜，你要好好爱自己。”

他们在分手前身体已经成熟了许多，熟练了许多，米加在大学最后的时光里享受着团长，需要着团长，她怕将来再也不会遇到让她如此信任的身体。每次快感过后，米加的心里都会蔓延出一片荒凉，像秋天收割后的田野。团长打开了米加的身体却打不开米加心里的那道门。

米加终究无法交付自己，他们只有相忘于江湖。

四

大学毕业后，米加爸爸已经退休，退休的爸爸很是失落和寂寞，争吵和冷战仍是家里的主旋律，挑起事端的通常是爸爸，米加的爸爸似乎觉得有人跟他吵也比无事可干强。

米加谢绝了荣爸爸帮她安排工作的好意，她不愿意被制度约束，让别人告诉她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此时，改革开放春风吹拂下的小城已经迅速壮大起来，举手投足间竟有了些大都市的派头，市里拥有高级音响设备的地方多得超过米加的想象，各种文艺演出不断。米加只需到那些地方转一转，发现某些音响没有忠实地服务音乐的时候，她会告诉人家说你们的设备需要调试或修理。那些追求品位和档次又缺少品位和档次的人将米加视为知音，慢慢地在圈子里有了一个“孑期妹妹”的幽默称号。确实如团长所说，做调音师的米加可以好好地生活。

米加有一搭没一搭地工作，却有着不菲的收入。米加的父母开始对这个疏于关心的女儿另眼相看了，忙于生活和争吵的他们并不了解米加，更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他们能平心静气说话了，说的都是米加。这些年来，他们对孩子是有愧疚的。当然也有他们一致的时候，米加自由人的生活过了两三年了，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却没有谈婚论嫁之意。俩人都着急，总问总催的。米加说：“你们还结婚了呢，过得有意思吗？”这话问得有力，憋得俩人半天说不出话，米加转身走后，妈妈才嗫嚅地对米加的背影说：“哪能都跟你爸似的。”当然这话又成了炮捻子，米加摔门的声音都没盖过爸爸的嗓门。真的没有人能打动米加，甚至一个可以凑合的人都没有。

米加想不出父母共同做出这个决定的过程，总之，二人达成共识——回乡下老家住。这个决定是在米加告诉他们要搬出去住后的第二天作出的。米加感到措手不及和惊愕：“你们走什么呀，好像我赶你们似的，我不是想让你们搬走，我搬走是为了工作方便。这叫什么事呀！”话都有些语无伦次了。爸妈这时像一对恩爱夫妻一般共同解释老家空气好，老家环境好，老家呆着舒服，早就想去了。末了，还红着脸说：“我们总吵，也影响你。”爸妈临走前的几天，家里空前消停，甚至还洋溢着前所未有的愉快气氛。

米加自由了，却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惆怅感袭上心头。

五

米加知道荣融所有的心事，米加想不知道都不行，荣融需要她知道。荣融非刘刚不嫁，但不知为什么，荣爸爸就是看不上刘刚。荣融问米加该怎么办。米加说：“那就不嫁呗。”米加真是这么想的，结婚有什么好呢，自己过永远没有矛盾争吵。荣融盯着米加说：“不嫁刘刚，我会死的。”说完把米加头上的棒球帽帽檐用力往下一拉，米加的眼前瞬间黑暗。

荣爸爸不是嫌贫爱富的人，不是看不起这个农村来的穷小子，自己也是农村出来的，可他就是感觉不愿将女儿托付给他，感觉这东西谁也说不了。这一点上米加和荣爸爸是一致的。荣融哭着闹着要私奔，刘刚不同意，说：“我要光明正大地娶你，我不能让你有遗憾。”

世上早就有福祸相倚之说。荣融是被一个喝醉酒的司机给撞进医院的。彼时，荣爸爸在外地考察，荣妈妈第一个电话打给米加，米加又赶紧打给刘刚，米加知道这时候荣融最需要谁。三个人几乎同时赶到医院，荣妈妈看见浑身是血，不动也不出气的荣融当时就瘫软在地，也没了气。米加跟着另一拨医生抢救荣妈妈时，刘刚做出了决定他命运的壮举。失血过多的荣融需要输血，刘刚对医生说：“我们血型一样，抽我的，她需要什么都是我身上取。”感动得小护士直掉眼泪。

荣融折了一条腿和三根肋骨，身体里输入了刘刚 600 毫升血。荣融在医院躺了三个月，胖了 10 斤，刘刚瘦了 18 斤。和荣融一起住院的荣妈妈说：“我看换成我，你都做不到这样，没谁能做到。”荣爸爸不再说什么。

荣融结婚了。新房是租的。刘刚不要荣家任何帮助，刘刚承诺，三年内一定让荣融住上自己的房子。荣融骄傲地对米加说：“我们家刘刚是纯爷们儿。”如果世上真有爱情的话，就发生在荣融身上。荣融在米加面前是个透明人，没有秘密可言，她告诉她所有的生活细节。刘刚冬天步行五站地去给她买王记卤花生，刘刚每天回到家中都会背着她在狭小的房间里转几圈，刘刚晚上为她洗脚按摩，睡觉时必须要有刘刚搂着她才睡得着。当然还有其他的。

荣融幸福的诉说是用心计的，她们彼此太了解，她知道米加内心对婚姻对家庭的封闭和拒绝，她希望米加找到幸福。

六

在荣融住上新房前，米加有了自己移动的房子——一辆越野吉普，这是几个在附近城市的“创造社”的哥们儿送给米加 27 岁的生日礼物，成本只有三万元，“创造社”的人能做到你想不到的。白色的车身上手绘着一条小河，浅浅的草地上几朵欲飞的蒲公英，还有淡淡的远山，清新淡雅柔和着吉普车的粗犷。荣融说：“这车开出去很拉风。”米加喜欢这车，喜欢上了驾驶的感觉，在高速公路上开大马力跑出几百里，谁也追不上她，这感觉真好！

米加在这个节奏越来越快的城市里过得很休闲，除了自己说了算的工作，旅行成了她另一种生活状态。她常常一个人出去，把自己放逐在陌生的环境里竟有一种奇怪的安全感。出去，有时候会做一番计划，有时候只是清晨的一个念头，念头来了，背包就走。这几年，她走了多少地方自己也不清楚。可她很少去看望父母，倒是父母常打来电话，或是诉说对方不是，或是问一些愚蠢的问题，米加总是三言两语就挂断。米加不是一个冷酷的人，但她除了向父母孝敬钱物真的与他们无话可说。

这天，一个朋友告诉米加开发区一家理发店的音响需要修理，还说那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白色吉普车在福源大街 53 号前停下。格子衬衫，牛仔裤，一双红色的帆布鞋，飘逸的长发有几根俏皮地凌乱着，米加拎着工具包跳下车，帅气又不失妩媚。一个身材不高，微微有些发胖的女人走出来。米家的眼有些近视又不戴眼镜，走近才看清女人四十几岁的样子，一张素面自然干净，眼神平和善良，对视两秒钟后，女人微笑着叫了一声：“米加。”“哎。”米加轻快地应着，像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我叫张瑾，早就听说过你，今天想请你看看店里的音响，可能需要修理一下。”张瑾一边引米加进门一边简单地介绍。53 号的布局简约又有意境，每个工作台前都坐着得体的男女在做头发，与理发师的交流也是轻声的。音响里传来小野丽莎的浅唱低吟，米加细听声音确实有些飘。

一个多小时后，小野丽莎恢复了巨星的风范。米加接受了张瑾留下来喝茶的邀请。谈话是从音响说起的，不知不觉又谈起了各自。米加更多地说自己的工作，她发现向别人说自己时除了工作没有什么可说的。还好，张瑾有的说。张瑾是南方人，曾是一名中学美术老师，先生来这边发展事业，在开发区有一家颇具规模的公司。张瑾辞去工作来到这里，开这家店是想给自己找点事儿干，而且也是她喜欢的。顾客都是相互介绍而来，多是开发区内一些大公司的白领，和有一定文化层次的人士，并且每次来都需要预约。张瑾不想把这里变成一个喧嚣的商场，她要的是有品质的生活。有时，也给一些图书做插图亦有些小收入，她不想把自己完全依附在男人身上，她很享受现在的生活。美发店也没有刻意起名字，就随了店的地址叫 53 号。理发师都有着好手艺，每星期上四天班，其余时间去做他们喜欢的事或是到别的地方赚外快。米加说：“给你做事可真愉快。”“米加，给你推荐个理发师，你一定会满意。你们有些像。”这是米加临行前张瑾的话。

两个星期后，米加真的需要做头发时想起了张瑾的话，米加没在头发上费过心思，穿衣吃饭都简单为好。但她觉得张瑾的推荐可以一试。第二天下午，米加来到 53 号，阿齐透过玻璃门看着米加利索地跳下车，赶时间一般快速走进店里。来这里的女人人都很优雅，米加不一样，阿齐笑了。昨天张瑾告诉他今天有个特别的朋友来，还说，说不定你们可以成为朋

友。张瑾是阿齐最信赖的人。

米加闭着眼睛洗头时，身体不由自主地绷紧。她不太习惯与人触碰。水有些微烫，阿齐的手指在水中梳理着米加的长发，时轻时重地按摩恰到好处。音响里小娟的歌声缓缓传来，犹如夏末秋初的河水。米加渐渐放松了身体，甚至有些享受。阿齐像一个艺术家在创作，认真地对待每一根头发，手中的剪刀像是他身体的一部分熟练地在米加的头上穿梭游走。他不时地端详镜中的米加，与她对视时，那眼光里有意味深长的探究。米加知道这探究是他的工作，但米加仍想避开。

米加满意极了自己的新发型，还是一头的直发，但却像变了一个人，变得更像米加。米加相信 53 号昂贵的价格是有道理的。

阿齐是 53 号首席理发师，他从不主动与人攀谈，略显单薄的身体很挺拔，好看的眼皮眼里有淡定还又有些忧郁。许多女人为他而来，她们常常没话找话。阿齐的回答既听不出敷衍，也听不出热情，让她们无可奈何又欲罢不能。他对米加说：“你的车子真漂亮，我有几个朋友是汽车音乐发烧友，后天下午我们有个聚会，希望你能来，也给我们一些帮助。”“这是我的电话。”米加接过名片，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说声“再见”，离开 53 号。

阿齐名片的正面是手写体阿齐两个字和一串电话号码，背面手绘体的图案很别致，一把张开的剪刀剪出一条路，路上一辆越野吉普在奔驰。米加突然想这该是出自张瑾的手。

汽车音乐发烧友的聚会让米加有一种重温当年的“创造社”的感觉，阿齐对于音乐、音响、汽车的见解令米加感到欣喜，让她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相忘于江湖的团长。不久，米加去 53 号看望张瑾，她有时会想念张瑾温暖的的笑容，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想见阿齐。阿齐的经历让米加有些意外。张瑾的舅舅用 200 元从一个自称阿齐叔叔的人手中接过刚刚学会走路的阿齐。那个人说阿齐的父母被洪水冲走，他实在没有能力养这个孩子，求好心人给一条活路。阿齐的养父母很疼爱他，但在阿齐读高中的时候，两位老人先后去世，阿齐在 18 岁那年再次成了孤儿。高中没毕业阿齐就出去闯荡，这些年都经历什么，谁也不知道。当张瑾在广州偶遇阿齐时，他已是一个出色的理发师，还是一个消极的失恋者。张瑾说：“米加，你不知道，我把小齐领回来时，就像领回一只流浪猫。”张瑾的眼睛有些湿润。

有了张瑾和阿齐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安顿了许多，当米加发现自己已经快半年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去旅行时，不禁有些奇怪。又一次汽车音乐发烧友的聚会后，阿齐对米加说：“米加，我们在一起吧。”米加认真地看着阿齐，他身上是不是有班长的影子呢，没有，眼前只有阿齐。米加说：“好。”

七

所有的人都认为荣融的家庭固若金汤，包括荣爸爸。两人结婚三年多不要孩子，荣融说两个人的日子还没过够呢。刘刚有头脑又能吃苦，几年的时间在证券界已小有成就，他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把一把金光闪闪的钥匙交到荣融手里。荣融说：“米加你不知道，我现在住在天堂里。”

荣融在天堂里住了半年后发现那个把自己伺候得跟皇太后一般的刘刚，那个可以把血把命给自己的刘刚，那个熟悉到每一根汗毛的刘刚，那个为了养家，为了让她过上好日子艰苦打拼的刘刚在外面跟一个大学女生租了房，都快一年了。刘刚不是坏人啊！米加跟荣融见了那个大学生。山里来的穷孩子，低眉顺眼的，叫声“大姐”就不敢再吱声了，也不像坏人，可不是坏人怎么就做出坏事了呢，米加不理解，荣融更不理解。刘刚跪着求荣融，荣融在这场意外面前完全不知所措，傻了，木木地看着刘刚，这是刘刚吗？刘刚说：“荣融我真不是想辜负你，我只爱你一个人，我就是看她可怜想帮帮她。”米加拍案而起：“操你妈刘刚，有这么帮的吗？”荣融一愣，像不认识了刘刚一样，不认识了米加，这么多年，她从没听米加这么直白的骂脏话，骂得如此酣畅，荣融被逗笑了。刘刚本来有很多话要忏悔，要解释，被

米加这么一骂，一句也说不出来了。大学生也求荣融，说：“大姐，刘哥不是坏人，他告诉我离不开你，我不想破坏你们的家庭，我也没想跟他结婚，大姐，求你饶了刘哥吧，大姐。”

荣融离婚了，她的感情有洁癖，容不得半点瑕疵。刘刚什么都不要，自己净身出户。世上那个完美得如和氏璧一样的男人消失了。荣融也搬出了曾经的天堂，用一把锁封住了过往的一切。这个城市里多了一座华丽的空冢。没有刘刚的荣融照样吃，照样睡，但荣融的心已经死了。

十月底的天空是北方最漂亮的天空，米加和阿齐躺在郊外的草地上看天，这是他们常来的地方，希望这阔大的天空能帮助他们消解长在内心里又无从言说积郁。渐渐学会了松弛的米加在荣融离婚后又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绷紧了，尤其是和阿齐在一起的时候。当阿齐想把一枚精致的草戒指戴在米加手上时，米加被烫着一般把手缩回去。阿齐眼里闪过一丝受伤，随后说：“这是一根草。”米加不怕草，怕的是这草赋予的某种意义。戒指拆开成了一根伤痕累累的草，阿齐衔在嘴里轻轻地嚼着，口中是淡淡的苦涩。

回到阿齐的公寓，他们开始疯狂做爱，他们必须这么做，只有激情才能烧掉身体里潜藏的魔。每每高潮来临时，米加都有奋不顾身跳下深渊的悲壮，高潮退尽后则是无尽的荒凉。事后，米加依旧迅速穿上衣服，阿齐眼睁睁看着这个女人仓皇逃离，心中怅然，米加，我什么时候能和你的灵魂做爱。下楼以后，米加开始跑，没有目的地跑下去，她坚韧的意志和疲倦的身体较着劲，输的永远是她。

八

米加父母终于不吵了，这对吵了一辈子的夫妻最终在同一天相携离开。这天他们一起去钓鱼，爸爸说那条河里的鱼肥，钓鱼的人少，晚上米加要回来的，米加是他们一起去钓鱼的原因。在钓鱼的两个多小时里，他们还有过一次争执，否则，他们还能钓到更多的鱼。当一条扑楞楞的大鱼上钩时，妈妈忍不住雀跃，这是今天钓到的最大的鱼，湿滑的河岸禁不起妈妈的兴奋，妈妈失足跌进河里。爸爸几乎是同时跳入水中的，两个衰老的身体在深秋冷酷的河水中挣扎，爸爸已经抓住妈妈了，可妈妈太重了，越是挣扎，滑得越远，当岸上人发现他们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救到他们了。

叔叔说，他们被捞上岸时是抱在一起的。米加从来没看到爸妈有过亲密的举止，但她一下子就想象出他们冰冷的，湿漉漉地相拥在一起的样子。爸妈按乡下的习俗被安放在两张门板上。米加蹲在地上，木然地看着那两个不会说话，不会争吵的人安静地躺在那里，身上穿着奇怪的衣服。族中的亲人忙前忙后操持丧事，米加听不见四周的嘈杂。婶子流着泪拍打着米家的后背：“加，哭啊，哭出来就好了。”米加泥塑一般不哭不动。

荣融是被一种不祥的感觉搅动着打了米加的电话。感情到一定份儿上，会有一种无从解释的感应。三天没吃没睡的米加眼神空洞，面色苍白，人显得更加瘦削。荣融心疼地把米加揽在怀里，泪水簌簌地往下淌。米加终于可以睡一会儿了，她悄无声息地昏倒在荣融的怀里。

出殡那天，天下着小雨，整个村庄阴冷肃杀。院里院外站满了人，此起彼伏的哭声里依然没有米家的声音，她任由荣融搀扶着履行着乡下葬礼的一切仪式。婶子焦急地喊：“加，你倒是哭啊，大声哭啊，听到你哭声，你爸妈才能安心上路。”那对打了一辈子的夫妻没了，那两个给她找了无数麻烦的人没了，米加整个人都空了，空了就是什么都没有，眼泪也没有。

张瑾打电话约米加过来喝茶：“这些天你去哪儿了，打了好多次电话都关机，小齐也不知道你的下落。”米加说：“我回乡下去了，手机没电了。”再见到米加时53号的人都吓了一跳，米加像一棵快要枯死的树，一阵风就能刮倒。米加让阿齐给她长长地洗了个头，在热水和阿齐的轻抚下，米加确定自己还活着。张瑾的茶室里有一股温暖清新的味道，张瑾特意沏了薄荷茶，她还不知道外表一向坚强、独立的米加遇到了什么。米加喝了三杯茶后才简单地说了父母的遭遇，然后便不再说什么了。智慧如斯的张瑾除了在米加的杯里蓄满茶，也不知

道如何安慰这个孤单女子巨大的哀伤。

这次米加没有拒绝，她顺从地跟阿齐回到公寓，以前，她从不肯与他一起过夜的。在阿齐怀里，米加的情感终于苏醒，她像一只孤单的，受伤的野兽凄厉哀号，哭得昏天黑地，肝肠寸断。阿齐的心百感交集，在米加最难过的时候没在她身边，他深深地内疚自责，而米加在最难过的时候也不肯告诉他，要他分担，又有着一份沉沉的失落惆怅。

哭累了的米加口中依然喃喃着：“阿齐，我爸妈没了，阿齐，你不知道，他们总是不停地吵，你不知道他们有多烦人，阿齐，我什么都没有了。”阿齐的心从来没有如此疼过：“米加，你还有我，还有我啊！”他抱紧这个可怜的人儿痛哭起来。此时的米加昏睡过去，已无力感知这个男人的心痛与悲伤。

月亮大得出奇，明亮而温和，城市里怎么会有如此美丽的月亮呢。已是第二个夜晚了，阿齐透过朦胧的月色看着身边依然沉睡的米加，看着她的柔弱和孤独，她的抵抗和无依，一种轻微的疼痛麻酥酥地从脚心和头顶向中间漫流，最后在心上汇合，又弥漫开去。他潮湿的眼睛看着月光下的美丽女子，慢慢伸出手在米加身体上方一厘米的地方轻轻地抚着她的轮廓，一遍又一遍。

米加睁开眼时，看见十一月的阳光穿窗而过，灿烂热烈。阿齐像个贪睡的孩子趴在床上，他背上细小柔软的绒毛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像温暖的火焰。

她不知道自己睡了一天两夜，她有太久没有安睡。她从来没有睡过这么久，睡得这么舒展，身上的肌肉、骨头、神经、血管，连同巨大的哀伤都得到了好好地休息。米加一向空落落的心此时安稳静谧，她知道爸爸妈妈正在遥远的地方相拥而眠。

阳台的门大开，米加被洗涤干净的衣服在轻轻摇曳，万缕阳光似乎在歌唱。

（责编：杨振关）

艾莆田歌曲《中国的旗帜》获奖

近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如意天地杯”文学艺术创作交流会，在中国爱国名镇重庆江津白沙市举行，武清文联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曲作家艾莆田先生创作的歌曲《中国的旗帜》在交流会上获得金奖。

据了解，“如意天地杯”文学艺术创作交流会，是重庆市抗战文化艺术节的一部分，此次艺术节以抗战大后方文化为专题，还将举办书画、诗词、楹联、影视交流研讨会及抗战文化论坛等一系列文化盛会。

（武 文）

铁匠鲁邵章

吴四娃

—

曾明清真不要脸！

鲁邵章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在火炉旁敲击着一块烧得通红的铁疙瘩。鲁邵章抡小锤，初中生鲁八虎抡大锤，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就那么全神贯注地敲。火炉里的红光淋漓尽致地洗浴

着他们，蒸煮得他们满脸油光，闪烁着那种金光灿烂的颜色。

鲁邵章四十五岁，是一位憨厚本分的手艺人。鲁邵章的爹死后就留给他这间铁匠铺，传给他祖传的打铁手艺，年初他把正在摇头晃脑背数学公式的初中生鲁八虎从学堂喊回来，又把这祖传的手艺继续传给儿子鲁八虎。

鲁八虎说，爹，你这是害崽哩。

看你看你，看你说得多刺耳。鲁邵章说做爹的哪咯就害你吗？

鲁八虎说，我不想打铁哩爹，我就想读书跳出铁匠铺，你废了我的好前程哩爹。

鲁邵章说，命该九寸难求一尺，听爹一句劝，饥荒饿不死手艺人，你就安安分分学手艺吧。

鲁八虎说，爹，我心里难过，想哭。

哭吧哭吧，哭哭也好，哭一哭就把学堂的烂事忘球了。哭吧哭吧我不妨碍你，我去屙屎，屙罢屎就开始点火烧炉子。鲁邵章很体谅儿子辍学的心情，当年自己也有过这种体验，但没办法，祖上的手艺是决不能在他手上失传的，尽管儿子很会读书，样样功课都得到老师赞赏，可鲁邵章需要的是会打铁的儿子而不是会读书的儿子。鲁邵章看到初中生鲁八虎的眼眶开始发潮发红，正在酝酿着汪汪一窝清泪，就拖着圆口布鞋往茅坑里钻。那双圆口布鞋他从来都是拖着，脚后跟亮在外面，像俩带土的红萝卜，人们常能听见那双布鞋拍打着他的脚后跟，像拴了两只肥蚂蚱，发出呱呱呱呱的声响。

十六岁的初中生就果真呜呜呜哭开了，就果真不难过，开始跟鲁邵章学手艺了。送铁上门求鲁邵章做铁器的乡里人总见他们父子俩把红得滴血样的一块铁疙瘩翻来翻去地敲，敲着敲着，铁就不是铁了，成了乡里人离不得手的农用家什。生崽生女做人的没法把握，可鲁邵章和鲁八虎能把一块铁疙瘩敲成随心所欲的东西，这就不得不让乡里人分外地敬重了。手艺是祖上传下的，鲁邵章十二分地看重它，锄把犁铧无一不敲打得精致耐用，收费也合理。所以铁匠铺的营生总是风风火火从没清淡过。鲁邵章希望儿子鲁八虎也看重这门手艺，也能在他入土后把铁匠铺经营得风风火火。

鲁八虎拉风箱的时候，鲁邵章就立在火炉边吸烟，吸一口，脑壳就摇晃一下，他看着火炉里往上蹿的火苗，感到鼻眼里灌满煤渣粉末，舌头上粘一层灰尘，牙齿一磨就有一种咯吱咯吱的声音，他咬着牙，不让它们动，屋子里满是虫子一样的煤渣粉末。他看看儿子鲁八虎，儿子脸上总是白白净净，牙齿也总是白白净净。他三五分钟就要用毛巾擦一把脸，用水刷一口牙。他是决不允许煤渣粉末往他脸上沾的，鲁八虎就是这样一个爱干净的乡下少年郎，鲁邵章拿他没办法。

鲁邵章看着拉风箱的鲁八虎，鲁八虎的眼珠子像两块亮蓝的瓦片。

曾明清真不要脸！鲁邵章又愤怒地说一句。

你说你说，你再说我就把铁锤扔粪坑里去。儿子鲁八虎突然停住风箱，用眼睛剜着鲁邵章，你说过一百遍了，有本事等曾明清来了以后当面说。你整整说过一百遍了。

好么。我说过一百遍了，可曾明清真、真那个不要脸。他心里突然有了一种恍恍惚惚的感觉，心里头嗡地响了一声，一股憎恨的情绪从他心底迅速冲上来，不要脸的曾明清使他恶心得想吐。

二

那天，村长曾明清就立在铁匠铺门口，就那么神气活现地立在门口，观望街头的乡人像游鱼一个个从他眼皮底下滑过去，曾明清很像个样子，曾明清在体验部队首长阅兵时的那种感觉。街上的脚步杂乱无章，随心所欲。曾明清极想用手在空中劈一下或者扯开喉咙吼一声，脚步或许就会弄得齐整一些，但曾明清忍住了，其实曾明清拿他们没办法，就像鲁邵章拿儿子鲁八虎没办法一样。

哈呀，真热闹哩。曾明清朗朗地说一句。

哈呀，真热闹哩，鲁邵章也朗朗地说一句。

曾明清送来一块铁，说要做把锄头。曾明清说就做一把锄头。鲁邵章用手敲敲，声音清脆悦耳。

鲁邵章说，这是钢不是铁，做锄头可惜了，做犁铧合适。曾明清说我晓得是块钢，所以我就要做把锄头而不是犁铧，人就是这么没办法，你想妥了做什么就该做什么，不然就什么也做不成。

好么。鲁邵章说。

曾明清交代了几句，就立在门口观望铁匠铺以外的景致。曾明清不走，曾明清在体验部队首长阅兵时的那种感受。

好么。鲁邵章又说。

后来，就过来一个衣不遮体，软软蔫蔫的人。曾明清说那是他的连襟，叫李二娃，家住十里沟，是个脑不灵清的庄稼汉。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大半年以后曾明清对鲁邵章说过的话，鲁邵章记住了十里沟，也记住了李二娃。李二娃的样子很卑琐，他把一只手放在屁股那里，一边抠一边瞅住曾明清。我就只借四百，我等钱用哩。

曾明清的眼睛在李二娃脸上停了一下，停了一下就继续观望街头。曾明清显得很冷漠，李二娃说，该借的都借了，只差四百哩。你是亲戚，你不救我谁救我？李二娃说着说着，泪水就从眼眶里淌出来，把他灰不溜秋的脏脸洗出两条浅白的沟沟，样子就更显卑琐了，李二娃晓得这样子很难看，极想忍住泪水，但就是忍不住。

看你，婊子养的哭个卵？旁人还以为我做连襟的欺了你，不就是四百块钱吗。人还能叫尿憋死。曾明清把脸扭过来，斜眉瞪眼地在铁匠铺门槛上踢了一脚，这一踢，就把曾明清乡里人的本性踢了出来。曾明清感到有个苍蝇在他头上嗡嗡响，曾明清拍一巴掌，说婊子养的。李二娃吓了一跳，后来确认曾明清骂的不是自己而是头上的苍蝇，心里一块石头就落了下来。这时，曾明清从衣袋里掏出香烟，一支递鲁邵章，一支塞自己的嘴。他不递李二娃，李二娃向他借钱，曾明清有点烦他，所以就不递李二娃。

那是一块上好的铁。曾明清盯住火炉说。

不是铁，是钢，一块上好的钢，鲁邵章强调一句。

所以我就决定只打锄头而不打犁铧。我一夜都是这么去想的。

好么。

李二娃朝曾明清望着，他感到屁股那里有点痒，他给手指上使了点劲，这回他感到抠得有些狠了，他咧了咧嘴。我只借四百，你如果不借，我只有去死哩。我已经山穷水尽，我卵办法都没有。

曾明清使劲摇了几下头又咽了一口唾沫，他好像没听懂李二娃的话。

那我真的只有去死哩。李二娃说。

曾明清把烟屁股往门外一抛，说，不就是四百块钱吗。可这事给弄的，昨天给崽交了学杂费又购了几袋尿素，手头不也就紧了吗。不怕连襟你笑话，我这卵村长一年也就那点补贴，还不够老子半年吸烟哩。曾明清又点燃一支烟，重重地吸口，烟浓浓一股从鼻腔里冒出来。你看就这么巧哩。曾明清说这句话的时候，眼光落在鲁邵章脸上。

鲁邵章说，好么。

事情往往就这么凑巧，又是学费又是尿素，手头不也就紧了吗。呵呀！曾明清朝鲁邵章呵呀一声，鲁邵章停了手中家什，也呵呀一声，说也真是巧了，我手头的货没脱手，不然也可以帮你缓缓急。

初中生鲁八虎正在拉风箱，忽然把鲁邵章的话就接住了，说，昨天李掌柜不是正好送来四百块的贷款么，都压在枕头里，你啷咯不记得？

曾明清说，看你看你，看你这记性。

鲁邵章突然感到下腹一阵痉挛，裤裆里有样东西好像冲撞着，一股尿水就要冲出来。鲁邵章扔了手上的家什，说我尿尿。就把裤腰从裤带下抽出。他尿尿从来不解裤带，只把裤腰往下一拽，完事再塞进去，裤带系得松松垮垮。鲁八虎担心，鲁邵章的裤子总有一天会突然滑落下来，但鲁八虎失望得很，鲁邵章的裤子一次也没滑落过。

曾明清朝鲁邵章摆摆手，说尿吧尿吧，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尿完了，我们继续聊。

就这样，鲁邵章尿尿回来还得继续与曾明清聊着，聊着聊着，四百块钱就通过曾明清的手聊给了李二娃。曾明清说李二娃会还给你的，他是我连襟么。鲁邵章说远了远了，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山不转水转么。曾明清给李二娃钱的时候，朝李二娃屁股上踢了一脚，李二娃正拢住脑壳打盹，这一脚就给踢醒了，李二娃接过钱，心里有些激动，手哆哆嗦嗦地抖得厉害。

曾明清又踢了一脚，说想哭回家哭去，莫在这里丢人现眼。

曾明清是村长，曾明清不是首长。

曾明清和李二娃刚走出铁匠铺，鲁邵章脸上的笑容立即消失。他也在鲁八虎屁股上踢一脚，且下脚有点狠了，鲁八虎没提防一个趔趄扑在风箱上，鲁八虎顿时变成了关公脸。这是铁匠鲁邵章一脚踢出来的效果，

你，踢我？鲁八虎说。

你果真就踢了我！鲁八虎又说。

我叫你长长记性，大人讲话，你满嘴喷什么蛆。鲁邵章说。鲁邵章说话的时候直喘粗气。

我小吗？我都十六了。

我晓得你十六，可你还欠火候，还得练一练。我踢你一脚是让你脑壳长长记性。

鲁八虎就不吭声，呼噜呼噜把风箱抽得贼猛。

初中生鲁八虎此时显得一脸茫然。

三

后来曾明清再没提借钱的事了。或许曾明清根本就没把借钱的事放在心上。

曾明清真不要脸。鲁邵章把这句话常挂在嘴上。但每次看见曾明清踏着脚踏车从铁匠铺门口滑过去的时候，他心里就有点乱，他感到曾明清身上有个什么东西让他害怕，他想不起来他是什么时候就有点害怕曾明清，钱借给曾明清以后就更怕了。鲁邵章一直揣摩不透。这种感觉成了鲁邵章心理上的一种障碍，困扰得他直喘粗气，

曾明清真不要脸！他每次都这么说，但每次看见曾明清就怕，也不提借钱的事。鲁邵章痛苦死了，喉咙里呜呜响，他捏一块煤渣在嘴里嚼得像蚕豆样咯嘣咯嘣响，他恶狠狠地嚼，他不是嚼煤渣渣，是在嚼曾明清的脑壳，嚼得满嘴血腥味，这时候鲁邵章的利牙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有时候在做把锄头或别的物件，就把铁疙瘩设想成曾明清的脑壳，下手就有点狠了，常敲得不成样子。

鲁八虎说这是锄头吗？古精八怪的。

鲁邵章说，曾明清真不要脸！

嚼煤渣渣你也嚼不回那四百块钱。鲁八虎拧过头，梗着脖子，嘻皮笑脸的样子。你当着曾明清的面说么，你看曾明清踏着脚踏车过来了，曾明清在脚踏车上嘻嘻笑哩。

鲁邵章听鲁八虎这么一说心里就乱，小腹里有样东西在不停地往外冲撞，鲁邵章说我撒尿去。

我晓得你六神无主，见了曾明清就六神无主。因为你缺乏追款的勇气所以你就选择了逃避。鲁八虎说。

曾明清一走你又龇牙咧嘴像吃人的疯狗，恨不得啃曾明清一块肉。狗肉难上酒席！鲁八

虎又说。

你骂我。鲁邵章说，狗肉难上酒席？你这是骂我。骂我是狗！鲁邵章把嘴张得老大，像个肉窝窝，舌头一闪一闪。

鲁八虎是初中生，初中生鲁八虎满腹文才，开口闭口都是形容词，这形容词像一把把利刀，一下子就把鲁邵章击倒了。这一点，初中生鲁八虎心里非常清楚。鲁八虎看到鲁邵章从茅坑里回来时，嘴里不停地咕哝什么，自言自语，鲁邵章喉咙里的咕哝声很难听，鲁八虎望着他，说不上是气愤还是难过，鲁八虎感到自己的肚子有些酸，鼻子里也有些酸。

我不能再怕曾明清了。鲁邵章想。

人和人，谁怕谁么？鲁邵章又想。

鲁邵章尽量不怕曾明清，尽量沉着冷静，后来，曾明清跨进铁匠铺的时候，他就把胸脯挺高，但曾明清的目光在他脸上一碰撞，就挺不住了，腰又折了半截，鲁邵章控制不住自己，借钱的事也不再提起。

鲁邵章就是这样一个人，鲁邵章拿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鲁邵章总躲避着曾明清的目光，身子颓然一落就挺不直，他抵抗不住曾明清，他是长着利牙整日想咬人的狗，然已被曾明清驯服，曾明清暴喝之后他只能摇头摆尾，连蔑视自己都不能理直气壮。这一切都被儿子鲁八虎用形容词概括得很形象，很逼真。儿子满腹文才，鲁邵章很满意，但初中生鲁八虎总用形容词当刀子往他身上使，这一点鲁邵章就很窝气。看看，初中生儿子鲁八虎现在又在打冷笑，边拉风箱边打冷笑。他剜儿子一眼，最后在失败的情绪中更加阴郁了，他满脑子印着那花花绿绿的四百元钱。

四

好么，鲁邵章说。

我一定要说。不说行哩，四百块赚来容易吗？有一天，鲁邵章激情高涨，踌躇满志。他恨不得用手中的铁锤把曾明清的脑壳砸扁，看他七窍喷血呼爹喊娘的样子。

鲁邵章怎么也没想到，他把那事一提，曾明清就吹眉瞪眼，倒像是鲁邵章欠他四百块钱。鲁邵章不但恼恨曾明清，而且恼恨自己啷咯一见曾明清就变成胆小鬼，深更半夜鬼脑壳都敢去摸，啷咯会在曾明清面前发怵发抖。鲁邵章想，不能栽在这里，这里是自己的铁匠铺，发怵发抖的应该是不要脸的曾明清么。这样一想，鲁邵章就果真又挺直了腰，脚也不抖了，他挪两步立在村长曾明清的面前，脸上露出一丝残存的凶狠，鲁邵章似乎一直在等待机会，一直在积攒力量。他感到他的头皮硬了一会，那时候他很渴，嗓子眼里像塞了棉花，他不停地咽唾沫，其实喉咙没有唾沫，鲁邵章又想撒尿，但他憋住，不憋住就完了。他盯住曾明清的脸，他不能让曾明清盯住自己的脸。以往就是因为总是被曾明清盯住自己的脸，心里才乱才处于被动的地位。所以他盯住曾明清的脸，一刻也不放松。你必须还我的钱哩。鲁邵章说。

我日你妈的麻花，不就是四百块钱么，你急个卵。曾明清说。

我的是血汗钱么，你说过要还的。

还，还个卵，又不是我借你的钱，我还个卵，有本事你寻李二娃去！

那是我的血汗钱哩，你不还不行，你是村长，你说话不守信用。鲁邵章努力地盯住曾明清的嘴脸，他看到曾明清的脸色变了，身子似乎在不停地打着抖，失眉吊眼的样子。同时，他感到自己身上也一阵发冷，但他得挺住，不挺住就失败了。那个时候，日头开始偏西，黄亮里渗了血红，一天里的燥热即将消失，街道上滑动着凉爽的小风，燥热给人们带来的疲惫和懒洋洋的精神在微风中烟消云散似的慢慢消退，元气和精力都像刚刚睡醒一样恢复得极为旺盛。

鲁八虎看到鲁邵章鼻梁上泛着红潮，尽管他脸上沾满煤渣粉末，鲁八虎还是看见鲁邵章鼻梁上泛着红潮，元气和精力在鲁邵章身上恢复得极为旺盛，鲁八虎相信，鲁邵章这一次一

定能挺住。鲁八虎对自己的想法充满自信，对一向胆小怕事的鲁邵章也充满信心。

鲁邵章说，你是村长。那四百块钱你哪咯样也赖不掉的！

我日你妈的麻花，我说过没借你的钱，你说个卵！曾明清掏出烟塞自己的嘴，手抖了几次，但还是塞进去了。他不递鲁邵章，鲁邵章逼他还钱，他有些烦他，曾明清决定不给鲁邵章烟。我说过没借你的钱，你急破卵子也没用，嘿嘿你听懂我话里的意思吗？

鲁邵章在曾明清油光的脸上忽然看到一丝嘲讽和狡黠，这是鲁邵章四十五年以来从没见过的东西。鲁邵章勃然大怒。曾明清，你真不要脸啊！

鲁邵章的声音像从风里面砸出来的，很有力地撞击在曾明清脸上，鲁邵章终于说出了这话，他说这话的时候没离开过曾明清的脸。眼窝张着，看着曾明清。鲁邵章一说完这话，让曾明清吃了一惊。鲁邵章感到好像被曾明清提了一下，他就吊在空处了，后来他明白不是曾明清提了他，是自己的心往上蹦了一截，才有被人提的感觉。人往往就是这样，大胆的话没说过，偶尔一说，心里就承受不住，就有那么被人往上提一下的感觉。

曾明清，你真不要脸啊！鲁邵章一字一顿说得铮铮有力。

好，你有种，你骂吧，我不和你计较，我是村长，我不跟你计较。曾明清冷酷而狰狞地说一句就闪出铁匠铺，跨上脚踏车一溜烟跑了。

鲁邵章故意咳嗽一声，这使他非常激动，在曾明清没跨出铁匠铺以前他一直盯住曾明清的脸，鲁邵章明白了自己所处的位置，尽管曾明清表面上没有溃败的意思，但他的脚在抖，这一点，鲁邵章早就注意到了。鲁邵章晓得今天是个非同寻常的日子，曾明清在今天这个非同寻常的日子里阵脚大乱了。其实，他是非常怕曾明清的，他怕曾明清已经怕到了极限，他的心也抖到了极限。曾明清虽然是一村之长，可他野蛮得像条牛，在村里，曾明清天王老子都敢骂，天王老子都敢揍，在烂埠子乡十几个村委会，曾明清是最厉害的村长。他的权威是用拳脚打出来的，但今天凶得像条牛的曾明清，却被一向胆小怕事的鲁邵章骂了。

好么！鲁邵章在心里为自己的行为大声喝彩。鲁邵章现在一点也不怀疑自己的勇气了。原来自己也是个有胆有识的人哩哈哈！鲁邵章心里很舒畅，他终于不怕曾明清了，敢当面说四百块钱，敢当面说曾明清不要脸了。

人和人谁怕谁？鲁邵章想，人原来就这样，只差那么一点心劲。心劲一使上来，就什么也不怕了。原来村长也有发抖的时候。鲁邵章决定自己去收回四百块钱，他记住了十里沟，记住了李二娃，李二娃很卑琐的样子，喜欢用手抠屁股，这几点印象很深。

五

这天，鲁邵章起得早，日头在东天染了淡淡一层粉红，村街上一片颜色，秋末时分的气息和着粉色朝各家各户流，狗叫声脆脆亮亮地从各家各户杀出来。

初中生鲁八虎还在打呼噜。那就让他尽情地打吧。鲁邵章决定停炉一天，他必须趁热打铁趁着那股心劲还没消淡下去把借出的钱追回来。

十里沟离鲁邵章铁匠铺共二十三里。走到十里沟的时候，日头已两竿高，鲁邵章走得极精神，鲁邵章是来收账的，又不是去做犯法勾当，所以鲁邵章走得极精神。

十里沟是个小村落，看不到几个人影，偶尔有狗叫声，但也是恹恹的。鲁邵章看到一个老妪坐在屋檐下晒日头，被暖暖的日头晒着，舒坦地哼哼直叫。

鲁邵章说，你晓得李二娃么？

老妪说，遭罪哟。

鲁邵章又说，李二娃可在家？

老妪的眼睛干枯而苍老，却有束光扎在鲁邵章脸上。鲁邵章想这老女人怕有九十多吧。老妪把鲁邵章仔细打量一番，看到鲁邵章满脸善相。你是李二娃的亲戚？老妪说。你不说我也晓得，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是李二娃的亲戚。

好么。鲁邵章说。鲁邵章没有正面回答老姬的问题，他觉得没有必要与一个七老八十的老人浪费更多的时间，他必须尽快找到李二娃的家门。

遭罪哟，他女人落下治不好的怪病，在医院都躺了快两年了，看么，该拆的拆了，该当的当的，你看么，一个家就这样废了。老姬指往一间破屋说。

鲁邵章果然看到一间屋子门框窗架都没有，空荡荡像个野外风亭。鲁邵章的心忍不住抖了那么一下。

李二娃怕要挺不住了，你是李二娃亲戚，该拉一把才是，

好么。鲁邵章说。

遭罪哟。老姬说。

鲁邵章觉得来得不是时候，看到这种景致就是见了李二娃鲁邵章也说不出口呀，他不是怕李二娃，曾明清都不怕了，还怕李二娃么！他只是看到李二娃的破屋子心里就难过。鲁邵章起身要走，老姬又开口了，你是来送钱的，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一定是来送钱的，看么，你真是个好亲戚，可是他们都不敢沾李二娃哩，怕李二娃开口借钱，可你就不怕，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一定是来送钱的。

好么。鲁邵章说。鲁邵章心里有点发酸。

遭罪哟。老姬说，如果你相信我你就把钱给我，李二娃明天从医院归来，我给他。我一眼就看出来你定是来送钱的，我都九十八了，可我的眼力不错。好人坏人都躲不过我的眼睛。

鲁邵章是准备转身回铁匠铺的，经老姬这么一说，骨子里顿时迸发出一种青春样的声响，鲁邵章晓得自己已经四十五岁，可他听出来了，那是一种青春样的声响，鲁邵章突然从衣袋里掏出一叠钱迅速塞在老姬手中，鲁邵章说叫李二娃莫嫌少，多少是个心意么。亲帮亲，邻帮邻，众人拾柴火焰高，历来就是这个理么。

老姬笑了，笑出一脸善解人意的样子。鲁邵章这才瞧清楚，老姬嘴里竟没一颗牙，黑黑的像个无底洞。但老姬说话的时候却字正腔圆，一点不含糊。鲁邵章想这老女人怕要成精变怪了。

鲁邵章往回走了很长一段路，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甚至有点别扭，走着走着就想起来了。好么。鲁邵章不是来收债的么，啷咯又送上四百哩？鲁邵章自嘲地笑笑，哈哈呀，鲁邵章笑得很轻松，他不觉得后悔。毕竟他眨眼间就完成了—次心灵跋涉，一段路程走完，心灵又得到—次升华。只是曾明清太不要脸了。他明白曾明清为什么不借钱给李二娃，他晓得曾明清是有钱的，可曾明清就是不借，李二娃女人还在医院躺着，医院是个无底洞，曾明清很清楚这一点。

曾明清真不要脸！鲁邵章又继续想，曾明清是李二娃的连襟，曾明清不填这个无底洞就没人填了，你不填他不填，李二娃的女人不就等死么？鲁邵章本该是来收债的，反倒又填进去四百，这样一来，鲁邵章就填进整整八百，八百就八百，八百算个卵，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钱是什么东西，你看重它，它就是好东西，你不看重它，它废纸都不是。鲁邵章不后悔。人生在世谁保没个冷病热灾。走着走着鲁邵章就想起一个女人，一个叫灵子的女人。如果当时鲁邵章借到四百块钱的聘礼，灵子就是鲁邵章的女人了，可灵子不是，灵子嫁进了城里，做了一个教书匠的女人。后来鲁邵章就娶了另一个女人，鲁邵章没花一分钱。那女人是从四川讨饭过来的，鲁邵章的老爹见她可怜，就收留了她，就把她和鲁邵章塞在—条被窝里，这样就有了初中毕业生鲁八虎。可那女人最终还是走了，回了四川老家。听说老家那边还有一个男人。

鲁邵章早就不想灵子了，可现在想起来了，他想起灵子光着身子的样子，身上有两个白肉馍馍，那两个白肉馍馍又暖又软，鲁邵章使劲捏过它，灵子软在他胸上不停地呻吟。可鲁邵章娶不到灵子，鲁邵章借不到四百块钱，那年月，四百块钱真不是个小数目。灵子身子真白。鲁邵章想。

想着想着，鲁邵章觉得有股尿憋得难受，鲁邵章又要尿了，他很沉着地立在路旁，很有耐心地尿尿。他不再怕曾明清了，鲁邵章就慢慢地尿，尿得舒畅无比，鲁邵章感到日头的光亮像毛毛虫一样往他肉里钻，他很兴奋，想起自己又填进四百元，心里就忍不住兴奋激动。他感到阳光、土地和一切事物都和他很亲近。只是曾明清太不要脸哩！鲁邵章想。呸！鲁邵章啐一口，他不愿去想村长曾明清，想多了脑壳痛，就扯开喉咙唱野曲。都几十年没唱了，鲁邵章觉得应该唱一唱，心里痛快了，就想唱一唱。

拉着妹妹的手，

亲着妹妹的口。

歌声悠悠荡荡四野乱飘，正唱着，鲁邵章突然不唱了，鲁邵章听到铁匠铺里传来初中生鲁八虎叮叮当当的打铁声，那声音清脆悦耳振奋人心。

好么。鲁邵章说。

（责编：杨振关）

檀 香

魏丽红

小豆准备出门的时候，听到了父亲沉闷的喊声。父亲的声音沙哑，像是隔了一层玻璃那样传过来。屋子里有一股酸味，那是母亲做臭豆腐留下的味道。小豆怔了一下，他把耳朵耸起来，再次听到了父亲的喊声，这让小豆浑身有一种说不出的不舒服。小豆把身子蹲下，继续在门口系皮鞋的带子，皮鞋很亮，照出他自己的脸，此刻他不想理睬父亲。

但父亲的声音似乎更响了，“小豆，你过来。”父亲的话里带着命令的色彩。这让小豆很不开心。他很讨厌父亲用这种语调和他谈话，从小到大，他都对这样的口气感到愤恨。但现在不同，父亲得了癌症，小豆不想再去刺激他。小豆停止系鞋带，站在门口，他想了想，重新把鞋脱掉，然后很不情愿地走到了父亲的房门口。

父亲正在咳嗽。他的嘴里像梗着什么东西似的，永远也咳不干净。小豆很反感父亲这样的声音，看到父亲吐出来那种黏乎乎的东西，小豆就感到恶心和浑身的不舒服。父亲就毁在烟上，小豆不止一次对人这样说过。以前父亲每天要抽两包香烟，那些灰色的烟雾让他的肺饱受折磨。现在当他患上肺癌时，才想到戒烟，但还来得及吗？小豆替父亲可惜，他有好几次斥责父亲，告诉他你看你看，让你抽啊，你抽到这般地步了呀。当然，这仅仅是他的想象，他没有斥责父亲，他对父亲不理不睬，他觉得不理不睬比骂他更好。

父亲不停的咳嗽声回荡在屋子里，当小豆站在他房门口时，父亲艰难地抬起了身子。父亲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小豆从中读到了死神的召唤。

“小豆，我要去见一个人，你得陪我去。”父亲严肃地说。

小豆没有吭声，他来到了父亲的床前。父亲的床里发出一股难闻的味道，这是尿味、体味和其他各种味道的莫名混合。母亲在里面的房间叠衣服，现在他们的家杂乱无章，就像一个老鼠窝。“你和妈一起去吧。”小豆不想和父亲一起出去，便这样说。

“不行，你妈没文化，这事情不行，这事情一定要你去。”父亲用命令的口气道。

换了平时，小豆早就拒绝了，但想到医生说过父亲不过再活三个月的诊断，小豆就动摇了。但小豆没有直接说同意，小豆还是半睁着眼，站在父亲的床前。“小豆，你坐下吧。”父亲这样说以后，小豆还是没有坐下，小豆还想着到网吧去。这些天，他结识了一个叫小青枝

子的网友，两人情投意合，常常在网上聊到深夜。小豆知道已经有些陷进去了，因为他的心里很乱，常常有一种莫名的冲动。

这时，小豆期盼着自己的手机会响起来，这样他就有了一个逃开的机会，但他的手机不响，家里一切都很正常。父亲颤悠悠地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张纸来。“就是……就是他，我要找的就是他。”小豆伸出手去接父亲的纸，纸上还有一丝热气，这让小豆感到别扭。

王得志，原职工中专教师，后调市志办编地方志，现退休。

住址：少年巷167号三幢207室

字条上写着这样两行字。小豆感到莫名其妙，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名字，难道是父亲的老战友抑或是久未见面的老朋友？……一连串的疑问直往小豆的脑门里钻。父亲又开始咳嗽了，他的咳声很大，连桌子上的中药罐也好像摇晃了起来。小豆握着这张纸条不知怎么办。父亲咳了一会儿以后，脸涨得通红，像一个染过的红桃子。母亲过来为他倒痰盆，她一边倒，还一边不停地数落父亲。父亲艰难地弯下腰，小豆看到他吐出来的痰中带着血块。这让小豆有些震惊，急忙去扶父亲，并在他的背上轻轻地擂了几下。

“这是什么人？”小豆问。

父亲听了以后紧锁住眉头，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小豆看到了父亲头上的许多白发，这些白发杂乱又迷离，让小豆的眼睛生痛。小豆记得以前父亲只有很少一些白发，这些年白发就像野草一样疯长起来。父亲快六十岁了，你说老吧，也算老了；你说不老，也还可以说，现在社会上这个年岁闯荡事业的人多得是，但谁会想到他会得这样的绝症呢？小豆刚知道父亲病况那几天有些难受，但过了几天他就逐渐适应了，谁不死呢？这是自然规律，这样想了以后，他的心就慢慢放宽了。没过几天，他就重新上网了，与网友们在一起他是最开心的，他觉得人应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父亲开始睁开眼睛，并开始断断续续地讲话。“你去就知道了，你非要去不可啊。”

父亲说出这样的话来，一下子令小豆感到有些手足无措。“这……这是怎么回事……事？”小豆也开始有了表达的障碍。

父亲把头低了下去，很久没有把头抬起来。“说起来话长了，你陪我去就知道了……”父亲说完以后又开始不停地咳嗽，他的咳声像破了的铜锣，令小豆感到浑身的不舒服。

少年巷里很热闹。现在巷子成了小商品市场，到处是衣服和人流。小豆和父亲是坐三轮车过去的，那辆三轮车摇摇晃晃，像个喝醉酒的人，小豆很担心父亲从车上滚落下来，但父亲的眼神一直望着外面，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车上。当车子缓缓地驶进少年巷时，父亲的目光顿时变得明亮起来。那双眼睛就像金鱼的眼那样鼓了出来。“就在这里吗？就在这里吗？”他一遍遍地问着小豆。

王得志的房子已经很旧了，在宿舍楼附近还养着鸡鸭，它们被关在一个竹笼里，听到人的声音以后，它们一齐发出叫声。“他还是住在这里啊，三十年前他也是住在这个地方啊。”父亲站在那群鸡鸭面前突然感叹起来。这是一片老宅，四处都散发出腐败的气息，一位老人正呆呆地坐在门口，手里握个收音机，他一会儿把收音机放到耳边，一会儿又把收音机放下。小豆走上前去，问老人王得志住在哪里，老人朝他翻了翻白眼。“我不认识。”那老人道。这让小豆感到失落，于是他赶紧从口袋里翻出父亲写的那张纸条。那张纸条已经有些破损了，上面还粘着黑乎乎的手印子。这上面详细写着王得志的地址。

当小豆带着父亲敲响三幢207室的房门时，里面没有任何声音。小豆想，或许他早就已经搬走了。父亲靠墙站着，气喘吁吁。小豆为父亲这样的决定感到莫名其妙，他现在有些后悔为何要这样答应父亲，他完全可以找一个理由逃避。现在这幢楼里散发出一股霉味一股可怕的蟑螂老鼠味，这味道令小豆这个网络一族感到困惑。现在他就想走，远远地离开这个地方。但父亲似乎没有要立即离开的意思，他的眼睛一直盯着这扇门，这扇门像磁铁一样紧紧地把他的目光固定住了。

“你再……再……敲敲。”父亲用颤抖的声音说。

父亲这样说以后，小豆又举起了手掌，这次他比刚才更有力了，他觉得自己的力量已经让这扇门有些摇晃了。

“来了。”里面传来了一个低沉的声音。然后他们听到了一阵吱吱嘎嘎的声音。

门缓缓地打开了。从门缝里探出一张满是皱纹的脸来。“对不起，我耳朵不好。”那人说话的时候口腔里似乎含了一口痰，那口痰把他的话都堵塞了。老人就坐在一部轮椅上，花白的头发让过道里的风一吹都掀了起来。小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站在门口看着父亲。父亲也是一脸的茫然。

老人摇着轮椅又往里面去了。“请进，请进吧。”他这样说道。

父亲从墙上挪开身子，然后颤颤巍巍地朝屋子里走。父亲的脚步有些摇晃，像是踩在冰上似的。当父亲走到屋子里的时候，看到老人从地上拎起了一只鸟笼。“我就像里面的这只鸟，每天都关在笼子里。”说完以后老人笑了起来，他还把笼子提起来，让小豆他们看里面的鸟。里面是一只黑色的鸟，嘎嘎地叫了几声，然后在里面扑腾起来。老人放下笼子以后，又去整理桌子上的东西，他的嘴里在不停地抱怨，说屋子乱糟糟的，像一个垃圾桶。小豆和父亲都直挺挺地站在门口，小豆更是不知所措，不时地张望父亲的脸色。

老人似乎很灵活，摇着轮椅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突然他回过头来，看着门口的两个人。

“你们怎么不坐啊，你们来有什么事？”他用好奇地目光看着他们。

就在这时，令小豆感到惊讶的事发生了。小豆只听到身旁“呼”地一下，然后一团黑影倒了下去。等小豆反应过来的时候，他看到了地板上的父亲，父亲正严肃地跪倒在地上。“王老师，我对不……不住您啊！”父亲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哽咽了。然后小豆听到了父亲的哭声。父亲的哭声很难听，就像中了一枪似的。小豆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听到过父亲的哭声，因此这个哭声令他感到十分惊讶和恐惧。小豆站在边上，顿时感到手足无措。屋子外面传来锯木条的声音，这个声音好像就在耳边似的，一直在吱吱地响。

“王老师，我对……对不起……起您啊……我有罪罪……啊。”父亲的嘴里吐出这么几句话来。

小豆的心开始怦怦乱跳起来。父亲的事他一点也不知道，父亲说出这样的话来，令他困惑。小豆有些手足无措，他抬头看了看，看到天花板上挂着一只蜘蛛，它正在奋力地爬着。屋子里的空气有些窒息，小豆想起了小时候父亲带着自己去挤公共汽车的情形，那时车上前前后后都是人，小豆觉得自己快要被挤扁了。现在他觉得情形就如同当年，他有些透不过气来了。不同的是，以前车上都是人，可现在屋子里却空空荡荡。

老人缓慢地转过身子，他的脸上都是皱纹。这张布满皱纹的脸无论如何也是生动不起来的，小豆看到一缕阳光正从窗台里爬进来，落在老人的脸上。这时老人想说什么，但他没有说出来，他连打了三个喷嚏。这三声响亮的声音，没有缓解父亲紧张的神情，他依然跪倒在地。

“王老师，我是害……害虫啊，我对……对对……不起您啊。”父亲这样说的时候，泪水淌了下来。小豆想，父亲在家里从来都是威严的象征，他说出什么话，都是说一不二的，但哪会想到事情会这样。屋子里的光线变得浑沌起来，小豆觉得额头的汗开始在吱吱地冒出来了。小豆想，这不会是真的，这肯定不是真的。

老人在茫然中转过了头。他额上的白发轻轻地飘动了几下。眼睛里流露出惊恐与怀疑。小豆觉得那目光已变得像剑一样锐利，它正无声地刺来，刺中了这凝固的空气。

父亲把头低得更低了，他还在喃喃自语。“四十多年前，我们来……抄抄您的家……还把您绑了出去……我还用脚……用脚来踢踢……踢您，我……我是有有罪……罪孽啊……”父亲的声音战战兢兢，如同在大风中的树枝，正在发出摇摇欲坠的可怕的颤栗声。小豆缩在一边，一动也不能动。

老人的眉紧皱了起来。他有些不相信眼前这一幕。小豆看到他把轮椅转了转，然后把头抬起来，眼睛盯着天花板。父亲的抽泣声更响了，那声音似乎是从地缝里钻出来似的，显得阴森，也显得压抑。这过程中还不停地伴随着他的咳嗽。如果说那抽泣就像雨声的话，那咳嗽就像打雷了。“我不是不是……人啊，我比猪猪还不如……但我们那时那时还小，我们……我们真的是什么也也不不懂啊……我们要砸烂一切封资修啊……”父亲说完这一声以后，突然嚎啕大哭起来。父亲的哭声像幽灵一样穿遍了整个屋子，甚至向外溢去，回荡在走廊和过道上。

这时，坐在轮椅上的老人试图站起来，但他动了几下，还是没有成功。老人脸部的肌肉抖动了几下，然后把眼睛闭了起来。

“我……今天今天……”父亲说不下去了，他缓缓地从小口袋里取出一个信封来，然后他把那封信放到了地上。父亲没有把头抬起来，他依然把头低低地垂下了。

小豆这时想说几句什么话，但他却说不出。他觉得喉咙里仿佛被棉花塞住了。小豆已经二十岁了，但他从来不知道父亲有过这样的经历，他觉得父亲好像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了。小豆想到了父亲那张威严无比的脸，他曾经十分惧怕那张脸。这张脸无数次地紧绷着，训斥他，教导他。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父亲的疾病即将影响生命时，父亲竟然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会跪倒在一个陌生人的面前，痛哭流涕。小豆这时有了一种想要逃跑的欲望了，他想到离开这里，离开这个沉闷的地方，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的空气。

就在小豆的脑中涌出这种想法的同时，他看到了老人猛地抬起头来。老人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了身旁桌子上的一个花瓶。小豆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老人把花瓶抓到了手里，然后狠狠地举过头顶。就在老人把瓶子举过头顶的时候，小豆预感到了即将发生的事情。他快步地朝老人方向冲去，他感到自己的脚步已经跨得很大很大了。然而老人的动作比他还快，那个花瓶在头顶没有片刻的停留就飞了起来。

花瓶在空中飞动着。

随后小豆便听到了“砰”的一声。这一声非常响亮，几乎震得墙壁上的灰尘也跌落下来了。

破碎的花瓶就在父亲的面前化成了碎片，也把父亲的哭声给震住了。父亲抬起了头，他看到了地上已化成碎片的一堆东西。父亲的脸色大变，他显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滚，你给我滚！”老人突然发出这样的咆哮。

小豆和父亲面面相觑。

“滚滚，我不要见你们，是你们让……让我坐……坐上了这个该死的轮……轮椅……”老人一边说，一边用手捶打着轮椅。

父亲的泪水从脸上滑落下来。这时，老人又把一个烟缸砸向地上，满地的烟灰四处飞散开来。

“滚、滚、滚……”老人不停地说着这个字。

小豆急忙去拉父亲。父亲疲惫不堪。他显然不想离开这里，但这里糟糕的气氛又不得不使他离开。小豆带着父亲仓皇出逃。父亲却在一刻不停地咳嗽。

“原谅我，王老师，原谅我呀。”父亲哭喊着。

小豆硬拖着父亲走到了房外。父亲似乎不肯，但小豆此刻表现得十分坚决，他架着父亲就走。父亲反抗着，喊叫着。就在他们离开屋子的时候，他们听到了一个更为苍老的哭声，这个哭声就像森林的狼叫声，小豆感到背上都泛起了鸡皮疙瘩。

走到门口时候，小豆回头，他看到了父亲留在地上的信，信的周围都是破碎的瓷片。

小豆父亲的葬礼办得非常简单，因为天热的缘故，到第二天父亲的身上就散发出一股异味。家里人便急匆匆地把他给火化了。外地的亲戚还没有赶到，骨灰盒就已经埋到了墓地里。

事实上，小豆子也没有心思去张罗葬礼。他最近一些时候心情不好。就在父亲死的前一

天，他网上的恋人提出要和他分手了。这令小豆无法接受，父亲过世的当天晚上，小豆还抽空上二十分钟的网。他给他的恋人小青枝子发去信件，告诉她，没有她的日子灰暗无比，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活了。小青枝子对他的信件置之不理，但她却和另外的网友肉麻地聊天打趣，一副快乐无比的样子。小豆想，女人真是祸水，他怎么会交上这样的恋人呢？

因此，小豆在为父亲举行葬礼的时候显得无精打采。别人还以为是悲伤所致。小豆也没有解释，他总是低着头，一副不理不睬，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势。

这之前，小豆也想过父亲会死。自从医生开出死亡通知以后，他就知道这一切是在所难免了，但他没有想到会那么快，那么突然。从王得志老人那里回来以后，父亲就一直躺在床上，他不吃不喝，甚至连一点点声音也没有。父亲就躺在床上，紧闭了双眼，除了他那难听的咳嗽声外，他不发出从前那种依依啊啊的声音了。小豆一直没有弄懂父亲为什么要到王得志那里，他觉得莫名其妙。他为父亲感到丢脸，他想父亲真是老来昏馈，莫名其妙去受了气。父亲就这样闷气地躺着，到第三天他就直挺挺地走了。

小豆对父亲的死当然也有些难过。只是他没有料到父亲会去得这样快，这样无声无息。父亲就像是一只中弹的鸟，没有挣扎就呜呼断气了。小豆的忧伤更多地来自小青枝子的分手，他与她从来没有见过面，但网络上的那么灼热的情感着实已令他燃烧起来了。小青枝子是他的至爱，他从来没有这样迷恋过一个人。他完完全全被这个人俘虏了，他醒着的时候记着她，他睡着的时候还梦着她。他为她的容貌设想过许多，他想她的脸应该是圆圆的，脸上还有个酒窝，她穿着黑色的长裙，还有一条漂亮的丝巾在风中轻轻飘动……然而他没有想到小青枝子会这样无情无义，会让他这样失魂落魄……

小豆在伤心的气氛里度过了半年。

这半年的生活就像没有阳光的日子，母亲的眼睛就在这段时间里瞎掉了，她什么也看不见了。小豆问母亲怎么办，母亲说算了，都老了，不要再去看医生了。母亲这样一说，小豆也就没有追问下去。他还是像以前那样上班，夜里到网吧里去泡上半夜。他又交了一个新的异性网友，叫天下美人小鱼儿。天下美人小鱼儿也很缠绵，常常与小豆说肉麻的话。

转眼冬天就到了，东北风开始在城市里呼叫。那天，小豆的心情很好，天下美人小鱼儿要在晚上与他约会，这让小豆乐不可支。下午，收发员送来信和报纸，还送来了小豆的银行对账单，小豆打开银行的账单以后，倒吸了一口冷气。他家上月的电费居然扣了近三百元钱。

“这怎么可能？这肯定是搞错了。”他想。于是，小豆就早早回了家。到了住宅楼前，小豆把车子停好，就直奔电表箱。电表箱与信箱并列在一起，上面结满了灰尘和蛛网。小豆从来不注意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以前都是父亲收拾的。小豆用手去抹电表上的灰尘，一抹，五个手指就变黑了。他看了电表的度数，然后把它记在了心里。看完电表以后，小豆又顺便看了看家里的信箱。信箱没有上锁，小豆拉开来的时候，首先看到了几张广告，是丰胸补钙之类的东西，最后他看到了角落里的一封信。那信一直塞在里面，小豆用两个手指把这封信轻轻地夹了出来，信的上面都是灰尘。小豆一吹，那些灰就飞散开来了。

小豆走在楼梯上的时候，把这封信打开了，然后轻声地读了起来。信是写给父亲的。

杨光荣同志：

今天你一来，把我的生活彻底搅乱了。等你们走了，看了你留下的那封信以后，我才冷静下来。我怎么能这样粗暴地对待你呢？

杨光荣同志，我向你道歉。我不能这样对待你，你也是时代的受害者。我为自己的不理智冲动感到后悔。这几十年来，我一直坐在轮椅上，我的生活经历了极大的困难，但这一切不是你的错，这是时代的悲剧啊。

如果可能的话，请给我回一封信。我等待着能再次见到你。

此致

敬礼！

王得志
7月11日

小豆一边读，一边上楼。等到家门口的时候，他把信读完了。“这个死老头，人都死了，还道个屁歉？”他哼了一句，然后用钥匙开门。母亲坐在窗口，手里拿着一串佛珠。她叫了小豆一声，小豆没有理睬。自从母亲的眼睛瞎了以后，她就开始念佛，屋子里也常常有檀香味飘出来。此刻，小豆把信往桌子上一扔，然后就躺倒在床上。他又开始想天下美人小鱼儿了，他觉得自己的心跳比平时快了些。

这时，小豆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小豆从床上跳了起来，他急忙去看手机上的号码，他想会不会是天下美人小鱼儿给他打来的电话呢？天上开始下雨，淅淅沥沥的小雨随风飘洒着，空气里弥漫了一股烟味。小豆带来的那封结满灰尘的信就放在窗口，风一吹，那张信纸就飘动起来。

信纸飞到了空中，它像风筝那样打了几个圈。

它飘了一会后，就从小豆家的窗口飘了下去。它飞在空中，信封上的灰尘也随风飘落下来。谁也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它弯弯扭扭，一头栽到了雨水里……不久，一辆垃圾车就从信纸上碾过。肮脏的雨水把那张纸弄得面目全非。

屋子里很静，只有母亲的佛珠发出的磨擦声在吱吱地响。小豆想了一会以后，就走到母亲的香炉前，他把那根燃烧着的檀香折断。他受不了这样的气味，是的，他不喜欢这样的气味。他喜欢闻巴黎的香水。

（责编：朱新民）

尊 严

刘向阳

随着拥挤的人流，木头和枣花各拉个大拉杆箱，走出站台，穿过地下通道，木头老远就看到了检票口外面齐刷刷高举的牌子上清一色写着“招农民工”的字样，牌子上还写着多少不等的工资数额，有800元、1000元、1600元、还有的写着“2000元加提成”、“2600元包吃住”。木头立刻兴奋地拉着枣花的手说：“快看！那么多招工的，这下咱可就不愁没人雇咧！”

枣花将被木头拉的手抽了回去，不屑地说：“瞧你那德行，一点儿都沉不住气。”木头不服了：“忘咧六年前咱俩举个求职的牌牌在马路牙子站咧三天都没人理的事儿咧？一想到在那桥洞里过夜的滋味，俺浑身就哆嗦。”“那都是过时的‘月历牌’，看不得咧。现如今咱这‘马粪蛋子’也变成‘香饽饽’咧。”枣花说这话时透着自豪。

木头刚走出检票口，就被一群举牌子的人包围了。“是乡下来打工的吧？”“我们的工资高！”“我们还包吃住！”“……”木头一回遇到这样的场面，虽然口里应承着，但不知究竟答应谁好了。枣花说话了：“俺从乡下来的不假，可俺们是来旅游的。俺要吃西餐住酒店，你们那有吗？”趁着那些人愣怔的时候，枣花拉着木头突出了重围。

枣花洋洋得意，木头却不高兴了：“眼瞅上赶着的好事，你倒‘破大盆端起来咧’。这村过咧店过咧，咱哪吃哪住去？”“真没白瞎给你起的那名字，木头脑袋咋就不会开个窍呢？咱腰里有钱怕甚！走，先去麦当劳填饱肚子，再去便捷酒店开个房间，睡一宿好觉，工作的事儿明儿再说。”

自打结婚到现在，木头就听枣花的，这回木头就是一百个不愿意，也只能跟着枣花屁股

后头走了。

在木头的记忆中，劳务市场比火车站的候车室、蔬菜交易大厅还热闹，人挤人人挨人，乱哄哄得能让人的脑袋变大了。可今天他跟着枣花走进劳务市场的门，就感觉求职打工的人明显没有往年多了。而且，人们面对各招工单位的台位后面那一张张热情洋溢的笑脸并不十分理睬，而是仨一堆俩一伙地凑在一起议论着观望着。

就在木头一脸茫然地东张西望的时候，几乎同时有几个人围拢了过来，将各自手里印着鲜亮图片的招工广告，争先恐后地塞到了木头和枣花手里。一个比一个热情一个比一个声高地介绍着，“我们是市内最大的建筑单位，对具有建筑熟练技术的农民工，我们一定给予最优厚的工资待遇！”“农民工兄弟，我们是省内知名企业，工作条件一流，负责给每位农民工上劳动保险和医疗保险！”“我们是全国著名连锁店，热诚招聘农民工来我店工作，别人做到的我们保证做到！”

木头感动了。回想头几年进城寻找就业机难的艰难和打工过程中的种种遭遇，再看眼前招工单位开出的条件，可真是今非昔比了！木头用颤抖的手翻看着五彩缤纷的招工广告，一时拿不定主意。就在这时，枣花说话了：“招工就业需要双向选择，请你们还是暂时离开，容我们考察梳理后再做决定好吗？”

那些人怏怏地离开后，木头忍不住抱怨起来：“枣花呀枣花，哪个单位不比咱头些年打工的单位开的条件高？你咋就这样轻易地把人家给开咧！”枣花却不紧不慢地说：“傻木头，看到没？多少人都在挑着选着观望着，咱急甚？”“好单位好工种要是都让人家给抢去咧，到那时咱哭都找不着调咧！”木头提醒枣花。“别忘咧你兜里揣着去年全市建筑大比武冠军的奖状，还有俺兜里的餐饮服务女状元的证书，千万不能低估咧它们的含金量，这可是咱用汗水和本事换来的。”“凭这，咱更不能端臭架子，不知天高地厚。”木头吭哧半天又补充一句：“俺咋总觉得你有点儿忘本？俺可不愿意干对不住让咱呆咧六年的这座城市的！”“屁！你以为俺是忘恩负义的人吗？你以为俺是翘尾巴的人吗？俺真要是像你所说的那样，三姨捎信带信儿让咱去北京，俺早就动心咧！”枣花眼睛有了泪花。“有这事？俺咋不知道？”木头问。“俺就是怕你动心才瞒着你，你还冤枉俺。”枣花的泪溢出了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木头赶紧给枣花揩眼泪，既心疼有又不解地说：“好枣花，莫怪俺！可俺这木头脑袋就是寻思不明白，这两天你推三阻四的究竟是为了甚？”

“既然你问咧，俺就把一直憋在肚里的话全抖落给你。”枣花说，“木头，你想过没有，咱来这个城市六年咧。六年该不算短吧？咱是从这拿咧不少工钱，可咱也没少挨累流汗哪？咱看着哪都觉得亲，看着这城市的楼和街就像看咱村子的山和水哩。可着城市的人把咱当自家人咧吗？不还是口口声声叫咱农民工？”“叫就叫呗，咱本来就是农民嘛。”木头不以为然。“俺到啥时候都承认自己是农民，可就是不愿意听城里人喊咱农民工！乡下人考上大学叫大学生，当咧兵叫军人，当咧干部叫公务员，当咧大款叫老板，咱当咧这长时间工人，咋就不能叫咱一声工人呢？”“不叫就不叫呗。”木头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也起了波澜。“不中！今儿俺枣花就要较这个真儿。俺不图什么工资有多高也不图待遇多优厚。”枣花倔强地说。“那你图个甚？”木头木木地问。

“图的是做人的尊严！尊严！！”枣花的呐喊在劳务大厅中回荡着……

（责编：杨振关）

冬日中转站

徐海燕

生活造就了他，现在，它正以几倍的速度毁灭他。

坐在公共汽车最后一个靠窗的位置，窗外苍白的小城，像一节将要在冬日里老去的白萝卜。是的，在这颓废、破败的小城，他只能想起诸如“老去”“白萝卜红萝卜”之类的词语。繁华奢侈，香车美女，灯红酒绿被隔绝在上一个世纪，而当初像这样被彻底隔绝过的贫穷困苦，破败，落寞，倏地一下穿越整个世纪干干脆脆地归还于他。

创业成功，几乎一夜暴富的大学生，数年后，当他完全忘记当年的困苦时，生活一下恶作剧似地把这“毒瘤”踢回他面前。

汽车一路咣咣当地呻吟，车上只有几个乘客，包裹得臃肿，高耸的肩几乎要把脑袋裹藏起来。一眼望去，司机头顶上的条纹毛线帽是唯一鲜活的色泽。它紧紧地包着半颗脑袋，露出一大块青褐色的头皮点缀在庞大的身躯上，随车子的颠簸有节奏地弹跳。冷风夹着海腥味从车厢的四面疯狂穿刺，他皱起眉在严寒的袭击下就要冻成一条纠结的冰块。黄泥路扬起的灰尘在车身后拖着长长的尾巴，坐落在乌渍斑驳的低矮房屋里的商铺像一群蓬头垢面的乡间小子，隐在灰颓颓的墙角腼腆地嘻笑。间或，他会从中发现一点惊喜，只一刹那间，很快便又复回阴郁。车缓慢地行驶，让他得以清晰地分析那缕来自色泽上的惊喜。有红彤彤的灯笼系挂在低矮的商铺门前，显然，那是做工粗拙，材质次劣的手工制品。在破落里突然听到了春节的脚步，他觉得讽刺。然而，和构成这幅冬景的荒芜同样可笑和讽刺的是他此行的目的。他正风尘仆仆地赶往一家商场应聘主管，为这个每天工作十小时，每月劳薪不过他之前一顿便饭的费用的工作，他前一天晚上通宵达旦一遍遍做简历。过去的一切在删删减减中变得模糊、不堪回首。为顺利得到这份将要赖以生存的工作，他小心翼翼地撰改过往。背负一切逃离都市，逃离周围的舆论和目光却逃离不了生活，同样要为三斗米折腰。阴沉灰蒙的天空使人的呼吸变得异常困难，他开始感到无比苍白无力，未来就像这天空，荒芜、破旧。整个身子从心开始在这阴冷的天气里，在这似乎永远也见不到阳光的破败小城一点一点死去。

按照对方人事提供的中转站站点，他在一个名为“南桥”的站下车。

多年以后，他再次回忆起当日站在小桥上的心情，脸上的笑容仍旧是祥和而向往。

桥是普通的石板桥，湖水不那么清凌凌，可是很安静，倒映两岸边整齐低矮的楼房向远处逶迤而去。等车的人三三两两随意倚着桥栏安静等候，来往车辆不少，缓慢有序地行驶，没有喇叭声，没有穿插，没有谩骂。几片落叶随风飘零，落在桥面，重叠一起而后又被吹散。这让他想到秋天，想到了温和。一切都那么地安静却蕴藏生机。失去双脚的乞讨者坐在自制的滑板上，身旁绑个剪去上半截的大塑料瓶，里面有零星的散钱，有一毛、两毛、五毛、一块的。他右手着地，轻轻一点，像撑船人撑起竹竿掌控着滑板的行驶方向和速度。乞讨者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不管是否有所获，他只停留几秒钟便迅速离去，仍旧是微笑，仿佛这个表情早已被冻僵在脸上。巡一遍后，他停在站牌不远处，桥面的一个角落，静静地兀自微笑。他的唇是绛紫色的，瘦削的脸乌一块青一块，大概是冻的，单薄残缺的身躯始终很安静。过好大会，又新汇聚越来越多的等车者，他右手着地，身子微微一弓滑板载着微笑，准确绕过刚才给过爱心的人。

车来了，他跳上车的步子轻松甚至有点愉悦。车子缓缓行驶，窗外，乞讨者弓着身子在人群中游弋，寒风吹起他蓬乱的头发，落叶在人们的脚下翻飞。日子就像这条车流，每个人都有过际遇，遭遇种种，生活就是安静地扮演每一种角色享受生命给予你享受的一切。乞讨者塑料瓶里的收获不会因他微不微笑而变得更多或更少；寒冷也不会因为你发不发抖而变得温和；拥挤的交通不会因为你的喇叭按得响而畅通起来……

(责编：秦万丽)

挠 痕

刘德平

一

王明一觉醒来，揉揉睡意朦胧的双眼，这才慢慢睁开。明晃晃的阳光已经毫无遮拦地照了进来，他打了个激灵便一骨碌爬了起来，“坏了，坏了！要迟到了！”嘴里不停地嘟囔着，慌慌忙忙从客厅的沙发上爬了起来，被子都没顾得叠，就急急忙忙地推开了卧室的门，妻子刘芳早已经醒来，躺在床上很悠闲的样子并没有起床的意思。

“你怎么不叫我？都要迟到了！”王明说话相当“冲”，似乎他起床晚要迟到的事儿，全都是妻子刘芳一个人造成的。

刘芳平静地望了王明一眼，什么都没说，眼望着他慌慌张张进了卧室的卫生间。

刘芳只知道昨晚丈夫王明又犯了“睡不着觉”的老毛病，她在一旁默默地听着王明在床上折饼子似的翻来覆去睡不着，一会儿试着把枕头摆到了脚下，倒了个个儿躺下。王明想去寻找睡觉的感觉，怎奈头脑却还是清醒如白日。无奈，实在是无奈，王明最后只好搬了枕头和被子轻手轻脚地去了客厅的沙发上，他是担心自己这样翻来覆去会影响刘芳睡觉，王明并不知道刘芳一直就没有睡着而是一声不响地听着自己那边的动静，后来知道他去客厅睡了，刘芳才迷迷糊糊睡着。待到她早晨醒来的时候，先是侧耳听了听客厅的动静，客厅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丁点儿的响动，看来王明睡得正香还没有起床。刘芳想着，就让他多睡一会儿好了，不知道他昨天晚上几点才睡着。这样一想，刘芳就没有叫醒王明。谁知王明醒来后情急中却不分青红皂白责怪了好心的妻子刘芳，此时刘芳的心中多多少少便有了些委屈，但她并没有表露出来，她知道人在着急的时候总有口不择言的时候，何况急脾气的王明呢，她能够体谅他。

刘芳因为休息便赖在床上没有起来，难得能够跟大床这样长时间地“亲密接触”，对于整天忙得跟打仗似的刘芳来说还是相当惬意的。

王明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便是拿张报纸去蹲厕所，一般都要把那张报纸看完才会起来。刘芳曾经说过很多次让他改掉这个坏毛病，却一直不见成效，王明去厕所的时候依旧拿了报纸去看，后来刘芳也就随他去了。

时间来不及了王明自然就没时间像往常一样看报纸了，他省去了看报纸的这道程序，并以最快的速度蹲厕所，洗漱。

慌乱中王明洗漱时觉得鼻尖儿微微地疼了一下，像被蚊子叮了一下，这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几分钟后王明匆忙地出了卫生间。

刘芳只听到王明说了一句：“你怎么还不起啊？”

刘芳不急不躁地回答：“今天休息难得多躺一会儿呢，你走的时候别太急，路上小心点儿啊！”

“还不急，能不急啊，你看看都快八点了。”刘芳便看到人影儿一闪，王明就出去了，而后就听到“嘭”的一声关门声。

二

王明赶到单位的时候八点十分，自然是迟到了。他只得“灰头土脸”地溜进了办公室，还好领导不在，王明暗自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当王明还在暗自庆幸的时候，无意间猛一抬头，忽然就发觉周围投来的目光有些异样，那些眼光中多了些诡秘，似乎还有些幸灾乐祸的意味，这样的目光让王明浑身不舒服起来。

这些人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不就是迟到了十来分钟吗？至于这样神神秘秘地看我吗？好像我做了贼似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王明，昨儿晚干什么去了？咱不至于也这样吧？”隔壁办公室的小孙推门进来，夸张地看着王明的脸，看着看着小孙的脸上就堆满了诡秘的笑容。

“晚上能干什么，睡觉呗！”王明没好气地说，他也不知道在生谁的气，反正气儿有点儿不顺。

“嘿嘿，谁信啊！嫂子看上去那么贤慧，没想到，真是没想到啊！”小孙嘴里啧啧地响个不停，办公室里的人也跟着他夸张地大笑。

“你们今天这是怎么了？神神秘秘的，真搞不懂你们。”王明被他们搞得很是沮丧。

李大姐拿过了一面小镜子，冲王明努了努嘴，“照照吧。”这话听起来同样意味深长。

王明迟疑地接过了李大姐手中的小镜子，他惊讶地瞪圆了双眼，王明那张清秀的面庞上一道明显的挠痕跃然在那面镜子中。

望着自己鼻尖儿上的那道明显地抓痕，王明慢慢回想着，他想起来了，早晨洗漱的时候自己不小心指甲挠到了自己的鼻子尖儿上，当时他没有顾得看只是觉得疼了一下，原来被挠破了。我说这些家伙怎么这样神神秘秘的呢，肯定认为我被老婆抓破了相，一个劲儿的幸灾乐祸呢，真可恶！王明本来想跟同事们说出事情的真相，跟他们解释是自己不小心抓破的，却忽然失去了解释真相的勇气，唉！这世道你就是说出来大概也没有人会相信你说的话，而且还会说你强词夺理，极力狡辩，不如干脆就承认算了。

王明坦然地望着大家，“不好意思，老婆给抓的。”脸上似乎还有了些羞涩和腼腆。

同事们马上表现出了对王明同情和理解，说：“男人都这样的，哪有没有被老婆挠过的男人呢。”他们说得同样坦然。

王明忽然间就明白了，他跟同事们同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别人都被老婆抓破过，而他却从来没有过，他们自然心理不平衡，忽然有了这道抓痕，他们便觉得自己跟他们同在一艘船上了，彼此不用分上下了。这世道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如果想打成一片，不受到冷漠的待遇，便只能跟他们“同流合污”，别无选择，王明悲哀地想。

王明被老婆抓破了脸的消息就像烟花爆炸的瞬间灿烂无比地在单位中流传着很多版本。

三

王明下班回到家，刘芳已然在家中做好了晚饭。

“我回来了。”王明经历了一天“被老婆抓破脸”的同情和理解，回到家中便觉得这个家变得更加地温馨起来。

刘芳说：“马上准备吃饭了。”一抬头她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咦，你的鼻子怎么了？”她看到了丈夫鼻子上的抓痕，此时已经结了痂。

王明没有出声，笑咪咪地望着刘芳。

“到底怎么回事？你倒是说啊！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跟别人打架了？”刘芳被丈夫看得有些不自在。

“没有。”男人摇头。

“没打架，鼻子怎么破了？”女人一个劲地追问，大有打破沙锅璺（问）到底的趋势，明明早晨走的时候还好好的，晚上回来的时候怎么就变成这样子了，这怎么能不让刘芳满腹狐疑呢。

实际上早上王明走的时候，抓痕已经存在，只是刘芳没看到而已。

见刘芳一个劲儿地追问，王明乐呵呵地开了口：“想知道我的鼻子是怎么弄的？”王明现在有了欲擒故纵的感觉，心里十分得意。

刘芳点头。

“那么我告诉你，我的鼻子是你给抓破的。”

“你是说我给你抓破的？”刘芳重复了一遍王明的话，“这怎么可能？再说了我还没有晚上做梦抓人的习惯！”

“是啊。”男人看着女人的眼睛，眼神中充满了爱意。

“哼！你别瞎编，我什么时候抓你了！再说了我什么时候抓过你？你真是没良心，还在这里编排我。”刘芳不情愿甚至有些气愤。

“好了，老婆，别生气啦！你听我说完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王明便把这一天在单位发生的一切绘声绘色地学给了刘芳听。

王明说着说着就笑了，刘芳听着听着也笑了。

（责编：秦万丽）

心灵涅槃

李克山

金凤大学毕业，没有急着为求职而奔忙，而是像许多热血青年那样，决心奔赴祖国西部山区当一名志愿者。而她在市某局工作的男友，却极力反对，说到山沟里教书是浪费青春，他的父母也通不过。金凤觉得自己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没吃过苦，没受过磕碰，没经受过磨练，生命中似乎缺少点儿应有的亮色缺少点儿厚重的东西，她渴望自己为贫困山村做点儿奉献，渴望自己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成熟起来。

山村的生活是艰苦的。比如吃水，要到1华里外去担，她的肩从未放过扁担，往往一担水担到半截，肩就压得红肿起来，水比香油还金贵。尽管那里常是风沙天气，人弄得挺脏，可是也不能轻易地洗头、洗衣，更别说洗澡了。夏天的时候，她夜间常挨蚊叮虫咬，身上总是起一些大大小小的红疙瘩。再说文娱生活，几乎等于零，连台电视也没有，而半导体又收不来台，有的只是满眼的大山，连绵不断的大山。同时，那里的学生居住比较分散，东西南北都有，而山陡路窄，小路崎岖，有时送学生回来，累得她连饭都吃不下去。学生的学习“底子”极差，语数摸底测试，全班只有一两人及格！可她并不灰心，她相信山里的孩子并不笨，他们因贫困不能安心学习，因自然灾害丧失了宝贵时光。她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学生夺回时间，找回自信，增知长智，健康成长。

一天傍晚，金凤家访回来，半路遇上了风雨，她为“超近”走的是陡坡上的一条小路。天色越来越暗，风雨越来越大，她的眼前一片迷茫。走着走着，她的脚踩在一块浮石上，摔倒在地，继而向山坡下滚去！好在滚下不太远有一棵小松树挡住了她，她在风雨夜暗中爬上小路，好不容易才回到学校。

她的腿摔伤了，头磕破了，然而她深知学生渴求知识的心情，她不忍叫学生失望，第二天拄着竹杖，忍着伤痛，坚持给学生上课。

孩子们被感动了。他们有的用比自己还大的木桶去给她抬水，有的拿来香喷喷的烤白薯叫她吃，有的跑到七八里外的乡卫生院为她请医生……山民们和村干部听说她被摔伤，纷纷跑来看她，给她送来鸡蛋、挂面和自家收的水果。她被感动了，扬着笑脸连连对大家说：“没事没事，一点儿轻伤，很快就会好的。”

几天来，孩子们见她就问：“老师，您的伤还痛吗？”她摇摇头，心里说，更痛的不是伤，而是她的心！一年来，她的男友多次软硬兼施敦促她快快结束支教，回城结婚。她也曾

经妥协过，学期末，她悄悄地收拾好行装，准备第二天早早地赶往车站。然而，她的“秘密”不知怎么泄露了，第二天，孩子们比她起得更早，他们纷纷围着她，这个拉衣角，那个夺行李，而更多的孩子是在默默地抹眼泪！她心软了，心碎了，决定继续留下来，等孩子们有了更大的进步，等新的志愿者接替上来，等山村的办学条件好一些，她再离开。她把自己的想法讲给男友，男友不但不支持她，还在电话里跟她大发雷霆。而更叫她痛心的是，昨天她把自己摔伤的事告诉给男友，她多么渴望听到他的一点儿安慰呀！谁知那个“负心贼”却雪上加霜，竟提出和她分道扬镳！很快，她收到男友汇给她的3000元现金，她知道这3000元的含义，——男友早在甜言蜜语和海誓山盟中夺去了她的童贞！……她把那钱回寄给他，还有他给她的全部照片和信件。她的心在滴血，但牙咬得更紧，留下来的决心更大了。

金凤整天都在不知疲倦地工作：家访、接送学生；为搞教改实验，她屋子里的灯常彻夜不熄；她用自己的钱为学校置教具，为经济困难的学生交学杂费，还买来一些儿童读物让孩子们阅读……

金凤觉得，自己以前的生活简直是在浪费。她自从接触山里的孩子，再也没有轻易地打的、玩牌、下饭馆、逛商店……就连用1元钱买瓶矿泉水也觉得很可惜，这钱留着给孩子们买作业本多好呀！

金凤是那样爱大山里的孩子，爱大山的雄伟与壮丽。一天傍晚，登上了学校对面耸翠的青山。晚霞满天，红彤彤的云海山岚格外绚烂，她望着山脚下的学校，望着画卷般的奇景，想起“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诗句。她浸透在金色的光辉里，觉得就像凤凰涅槃一样，变成一个美丽而全新的自我。

（责编：秦万丽）

唐小虎的理想

王海椿

唐小虎经常被周围的人们戏称为唐伯虎，但唐小虎既不会写诗，又不会作画，更没有诗人的风花雪月、浪漫情调。相反，他是个做事踏实，十分讲究实际的人。

唐小虎在单位工作积极肯干，不争名不夺利，深受领导好评。对同事厚道友善，深得同事喜爱；在家里上孝敬父母，下疼爱孩子，对老婆也是百般温存，体贴有加。嗨，这么说吧，唐小虎就像个完人。当然，唐小虎不是领导，不是企业家，不是明星，完人也只能是个普通的完人。

既然是普通的完人，也就没什么特别之处，不会出名，也不会引起什么关注。但唐小虎有一个习惯或者叫爱好，还是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其实说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唐小虎爱干净，爱整洁。爱干净爱整洁有什么特别的？从小老师都教我们“讲卫生勤洗手”了。可见唐小虎不是一般的爱干净整洁。当然大家都知道，爱干净整洁要有个度，我们都听说过有的人整天反复洗手，反复拖地，别人摸过的东西他再摸一下就担心沾上了细菌，这叫洁癖，是一种心理疾病。

可唐小虎这种爱干净爱整洁却有点另类。平时他穿着普通，行为普通，不见有什么洁癖的迹象。他是个普通的科员，上班照例每天早上抹一次桌子，下班倒一次垃圾，也没有一天洗几十次手的习惯。

他的爱干净整洁起初被认为是勤劳，甚至一度被同事误认为爱表现。比如，有的同事打扫自己的办公室，办公走廊上会留下一些拖把没有拧干滴下的水渍，唐小虎就会默默把水渍

拖了。有时走廊上有不知哪儿吹过来的纸屑，唐小虎就会把纸屑捡了丢进垃圾桶。单位厕所所有雇用的钟点工早晚各清理一次，但单位二十几个人你冲我洗，洗手池难免有污渍，唐小虎经常顺手把洗手池的污渍擦了。但他这些举动并没有捞到半点好处，只是偶尔被某领导碰上了，顺口说一句：“唐小虎同志你真讲公共卫生呀。”唐小虎在工作中也无其他争名夺利的举动，同事也就不再多心了，对唐小虎的举动也就习以为常了。

使让同事不习以为常的是一天唐小虎和一个同事去银行办事，银行门口不远处有一泡狗粪，很多人都绕开走，银行的保安都视而不见。唐小虎让同事等一下，他跑到马路对面的报亭买一份报纸，把狗粪包了，扔到垃圾箱。

还有一次另一个同事也发现了唐小虎的怪癖，那是个周末。这个同事去看一个朋友，这个同事好久没来看这个朋友了，加之街道改建，到了朋友家附近，却找不到路，于是停下来问旁边一个正在清理墙上广告单的一个人。众所周知，大街上巷道里都是乱七八糟疏通下水道、治疗阳痿早泄、代办证件之类的广告。当时这个人正把一个“阳痿早泄”的广告往下撕，同事在后面叫：“师傅，请问兰花巷 58 号怎么走？”这个人回过头来，吓了同事一跳——想不到是唐小虎，同事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唐小虎却像没事人似的，说看着碍眼，就顺手把它撕了。还感叹道，唉，哪一天这些乱张贴的事才能彻底管好呢？同事听了哭笑不得，说唐小虎，你爱干净干净到大街上来了，这么大的城市，你管得过来吗？

其实，同事不知道的事还有很多。唐小虎家附近有个公园，唐小虎每天晚饭后喜欢到公园散步，看到公园有人随手丢弃的纸巾、易拉罐、饮料瓶，他都弯腰一一捡起来扔进垃圾箱。时间久了，他逛公园仿佛不是为了散步而是专为公园的清洁卫生而去。有的人把他误认为捡垃圾的他也不生气，边把垃圾往垃圾桶里扔边说，美化环境，人人有责。

这个城市有一条城中河，城中河堤的两边的护栏上都装了几排霓虹灯管，当时被有关部门称为“亮点工程”，时间长了，缠绕霓虹灯的一些铁丝难免锈蚀脱落，有些灯管就下垂，不成一条直线了，尤其夜晚灯亮时特别明显。一次唐小虎来城中河堤走走，发现了这个情况。第二次来的时候，就带来了钳子、铁丝把灯管一一扶正，重新绑好。恰巧这一天一个领导人在一行人陪同下视察市政工程，看到唐小虎的举动，过来拍拍唐小虎的肩膀，亲切地握着唐小虎的手说：小伙子，干得好，我们市政部门就需要像你一样一丝不苟敬业的人！

最出奇的是，唐小虎的老婆到医院生孩子，老婆送进产房生出孩子后，大夫出来报喜，却不见了孩子的父亲！原来唐小虎见走廊上有一处血迹，到清洁间拿来一个拖把就拖起地来，别人都以为他是医院的勤杂工。事后气得一向温顺的老婆把他骂个狗血喷头。

谁也没想到唐小虎会出意外，事故就发生在前面提到的城中河堤。这一次唐小虎又发现城中河堤护栏的霓虹灯有几处因铁丝脱落下垂了，就去重新捆绑，结果霓虹灯管有一处漏电，唐小虎不幸触电身亡！

人们在整理唐小虎的遗物时，发现了他小学时的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很多人读书时候差不多都写过这样的作文。这样大而空的题目难不倒我们，因为我们的大脑早被老师灌“活”了，同学们的理想大多是科学家、工程师、作家、飞行员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等等。我记得我当时说我的理想是当一名人民的售货员，因为我有几次都在我家附近的商店看到一个售货员阿姨随手从大玻璃柜里摸出一块糖就吃，而那时候糖是我们整天都想吃的唯一零食，我想当售货员就可以天天吃糖了，多好呀。当然我不会把自己的心里想法说出来，而是说“售货员是为人民服务”，结尾还不忘来一句“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可是唐小虎这篇作文，让我震惊了！他说他的理想是“当一名环卫工”。我们不知道小小的唐小虎怎么没听老师的教诲，写上当“科学家”之类的伟大理想，而写当一名环卫工。毕竟我当年写当售货员还有糖吃，而当清洁工除了起早摸黑，流大汗，吃灰尘外还有什么好处？而那时候他怎么就想起当环卫工呢？难道他所有的行为，业余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圆环卫工的梦？

可惜，唐小虎死了，这成了解不开的谜。

(责编：朱新民)

差点就发财

一 弓

鬼三与诸一多来城里一整天了，还没做成一笔生意。来时他俩在村里可是夸下海口的，说：“就凭我俩这一‘精’一‘英’联手，不出一天搞宗买卖就如同‘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可这眼瞅着日头直往那西边云层里钻，四目对视的疲惫中毫不掩饰彼此心头的焦急。

就在此时，火车站熙攘的人流里，鬼三一眼就瞄上那个扛着个大包，急切地站在买票窗口等待着能助他一臂之力的人，鬼三不会看错，那个沉甸甸的大包里，决不会少装货。鬼三捅了一下诸一多的腰，就走了过去。那人显然也同时注意到了他俩，用眼神打个招呼，说：“喂，两位大哥，帮帮忙，我有急事等着用钱，手头这批七八十条裤子来不及出手。”那人边说边打开包，就这么从下到上一撒拉，齐刷刷一排排崭新又整齐。鬼三刚想开口搭讪，诸一多却把鬼三拉到身后凑上前与那人定价。那人说，你给个价。诸一多说，要我给个实在价70元，鬼三只一惊，心想，好你个诸一多，够狠的你，才给70元，合计上1元一条，哪找这么便宜的事。只听那人说，这位大哥您真会开玩笑，要不是遇上急事等用钱，这批货按市价怎么也得值个三五百，您再给添点儿，添多添少都行。鬼三正想说再给添30元，可话未出口就被诸一多给挡了回去。“这样吧，我身上就只有75元，全给你，诸一多一指那人的包说，一会我俩回去的车票得朝它说呢。”“好，75就75吧，买卖人就图个痛快。”鬼三暗暗佩服起诸一多来，且暗暗窃喜。

成交后，鬼三与诸一多连忙抬起包急走，走着走着便不觉小跑起来，生怕那人反悔。跑了有一里路的样子，二人找了一个没人的角落才把包放下，鬼三说，咱拿出一条看看，结果，鬼三从底下一拽一个破围裙，又一拽是一条破短裤，油渍污秽，原来，表面只有一条裤，还是单条腿，其余只是把旧的衣物一条边翻过来，均烫成一条笔直的裤线，做得相当精致。二人方感上当受骗，正打算回去找那人算账，不想那人竟神不知鬼不觉地站在了他们面前。只见那人诡秘地一笑说：“二位大哥，有何感想？”

鬼三火顶脑门，就要上前与之争吵，被诸一多一把扯住说：“好汉不吃眼前亏，这小子如此大胆，后面一定有人，别硬来，大不了咱就忍个肚子疼算了。没成想那人却说：“卖不卖？我买，但这回得由我开价。”“不，”诸一多说：“我认头栽一半总可以了吧。”那人哈哈大笑道：“傻小子，你可知道，这批货我在破烂摊只花了三块钱，贵就贵在这个烫工上……”没等那人说完，鬼三拉上诸一多就走。走了有一百米，鬼三被诸一多吓住道：“停，再怎么着咱也不能扛一包破烂回去，得想个办法把它处理掉。鬼三无奈地说：“打一辈子雁，这回算是让雁给鸽眼了，背回村里多丢人。”诸一多说，“有了，大城市里不是有委托行吗，咱到那试试看。”二人在大街上瞪圆了眼睛盯那红红绿绿的店牌，终于寻着了一家委托店。

店主是一位老先生，老先生是什么人，干了一辈子生意，东西值几个钱还能看不出来，鬼三和诸一多各自心里打着鼓，硬着头皮进了这家店。鬼三学着那人的样子顺着一角从上到下撒拉一下，没成想老先生一看就给了个高价，130元，近两倍的价格。望着老先生一脸的老实模样，鬼三和诸一多实在不想用相同的手段欺骗老人家，只好说出了实情。结果不用说，二人又背着包上路了。

坐上了回家的火车，包刚一摆上行李架，鬼三与诸一多累得已经没有多大力气了，二人谁都懒得说话，望着那一大包东西，就如同一个重磅炸弹。火车离家越来越近了，二人越来越气。鬼三说，别让村里人笑话，干脆把它扔掉算了。火车开始减速行驶，二人抬着大包从打开的窗子用力往下一扔，脚被带得离开了地面，差一点连人都跟着栽下去，惊得二人一身冷汗，才刚定了定神，“大盖帽”便朝这边走过来。这时，车厢里的人已经开始议论纷纷，

“什么东西给扔了？”所有的眼睛步调一致地朝他们看齐。“谁扔了东西？”“大盖帽”的表情十分地严肃。鬼三想，我自己的东西想扔就扔，还犯法了不成？于是一拍胸脯说：“我扔的。”“好，你跟我来。”

火车进站了，鬼三与诸一多被“大盖帽”带到了车站的候车室问话，还好，火车安然无恙，二人由老村长担保才算了事。

村上人得知此事，见到他俩就含着笑压低声音诡秘地说：“差点儿就发财哈！”

（责编：朱新民）

你当我是谁

鸣 天

茫茫的戈壁滩上，一头老牛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着，干燥的天气，使得它身体有些虚脱，每迈出一步，都显得十分的艰难，它的鼻子因为严重的缺乏水分而干裂，在风沙的吹动下，裂口处有点痛。老牛吧嗒一下嘴，刺激了一下口腔，将少量的唾液涂抹在有点僵硬的舌头上，然后伸出去，舔了一下发裂的鼻头，啊，久违的湿润，真的舒服。

抬起发涩的眼睛，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沙漠，何时能走到尽头，想到这，老牛沮丧，甚至说有点绝望，它不晓得以它现在的身体状况还是否能走出沙漠，此刻它多想痛痛快快的喝上一桶水，焕发一下委靡的神经。

突然，老牛的眼睛亮了，就在不远处，有一条很长的河，蜿蜒如龙，通向远方。老牛欣喜若狂，使出它仅有的一点力气，甩开四蹄，直奔河边而去。走到近前，什么都没有，它没有人类那么发达的智慧，不懂得什么是海市蜃楼，无比的失望，刚才明明看到一条清澈的河流，怎么转眼间就不见了呢？就在它思考的工夫，脚下一滑，将近一吨重的身体翻滚着，落进了十几米的沙坑里。十几米的沙坑，就是壮年公牛落下去，一时半会都缓不上来，更何况它是一头形将就木的老牛，躺在滚热的沙地上，老牛没有力气起来了。

此时此刻它多么希望能得到援助，可是，它失望了，眼前的情况令它更加的绝望，别说眼前站不起来，就算是能站起来，二十几米的沙坑，对于它来说，比登天容易不到哪去。

嗯？怎么有点鱼腥味，老牛顺着气味的方向寻去，就在它前面的不远处，一根鱼骨，直挺挺地躺在那里。这时，鱼骨的嘴动了一下，嗯？老牛很纳闷，莫非自己眼花了，鱼骨怎么会动呢？这就是人类常说的幻觉吗？

“大家伙，你从哪来呀？”鱼骨说话了。

“天啊！”老牛吓得一激灵，我撞到鬼了，老牛挣扎了一下身体，可它根本动不了。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我在这里都快闷死了，今天总算可以找个聊天的伴了。”鱼骨说道。

“你，你怎么会在这里？”老牛战战兢兢地问鱼骨。

“我，呵呵，我本来就在这里。”鱼骨笑着对老牛说，这笑声老牛听起来有点惨厉。

“你本来就在这里？”老牛不解地问。

“是的，以前这里曾经是条河，我就是生长在这条河里的鱼，可……”鱼骨说到这里有点忿忿的样子，“可就因为那些该死的人类，无尽的砍伐，破坏了植被，才使这条清澈的河被风沙所掩盖，我们没法逃出去，最后，我和所有的伙伴们都死在了这里。哦，不说了，我的兄弟们招呼我呢，再见，祝你好运，我的朋友。”

鱼骨走后，老牛沉思着，回想着自己的一生。小时候，妈妈生下自己之后，主人满心的欢喜，重男轻女，在牛族里是不适用的，牛妈妈只有生了女儿，才受到主人的优待，相反生了儿子，主人会不高兴的。长大以后，本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主人却不让结婚，非要人工受孕，接着自己就成为一个生产和排乳机器，不断地生娃，不断地排乳。

本来，如果这样了一生也不错，平平淡淡像自己的祖辈一样。可是，本该颐养天年的时候奶水里却被查出了含有一种叫什么三聚氰胺的东西。忿忿不平地找主人理论，可主人也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主人说：“这是奶贩子捣的鬼，他为了赚钱，在你们的奶水里掺了假，现在的奶根本卖不出去，所以只能倒掉”他还说，如果总这样的话，他肯定会把我们都卖给屠宰场。

听到这话，自己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一气之下，我背着主人自己逃了出来，可从小就在圈中长大的自己，对外面的世界一窍不通。就这样，自己漫无目的地跑着，直到跑到了这个该死的地方。可刚才听到鱼骨的诉说后，终于明白，不管怎么样，自己最终还是没有逃出人类的魔掌。

想到这，老牛最后绝望地闭上眼睛，吐出了它最后一口气。

几年后，一条狗不幸落入了沙坑，一个牛骨在向它诉说着自己的一生。

又过几年后，一只鹰坠落在沙坑里，一根狗骨向它诉说着自己的一生。

又过几年后……

（责编：李蔚兰）

故国的风花雪月

张浩天

自小生长在北方，看惯了黑土地上的春花秋月，也听惯了平原上的风声雨声，更深切地感受到了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辽阔与纯净。便觉得故乡是这样的美丽神奇，也对这片土地生出了深深的依恋。

离别故乡多年，在南方的都市里，我已久违了这一切。如今，经过夏日的酷热和秋天的沉闷，再面对又一个即将无雪的冬天，我百无聊赖的心又回到了故乡，想起了那里四季的分明和每一个季节的个性。宋代云门慧开禅师有一首专写风花雪月的诗，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我强烈的感觉，故乡的风花雪月是天地孕育出的独特风光，足以让人消磨掉一世的闲暇。

风

“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夫风，安生始哉？”宋玉对曰：“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

——战国 宋玉《风赋》

风于北方也自是一年四季皆有，春风绿草，夏风消暑，秋风飘瓜果稼禾之香，冬风助严寒霜雪之威，分明的四季赋予了风以不同的面目和性格。

春风为人们普遍所喜爱，忍受了一冬萧索的北方人更盼望它早日吹融厚厚的积雪和一冬的沉重，让人们换上薄衣简裳去河边看柳枝泛青，草坂吐绿，感受温暖的气息……但北方的

春天太短，往往在人们还没来得及消受春风带来的美好时便进入了夏天。夏天也不热，风吹来仍是爽爽的，即使炎热的中午，人们坐在树下或房阴下乘凉还是很惬意的，不像南方，风里裹着热浪，让人无处躲藏，闷出一身的汗来。白居易《香山避暑二绝》中有：“一路凉风十八里，卧乘篮舆睡中归。”颇合这里的情致。

北方的秋风常从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刮起，夹杂着瓜果玉米和谷麦的清香，让人从中嗅到丰收与成熟的信息和欢乐。风越吹越凉，人们就在这一天天变冷变硬的秋风中把粮食收到仓里，再把门窗糊严，坐在火热的炕上等着冬天的到来。

一夜之间，东风来了。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莽莽平原上、漫漫沙漠中、茫茫林海里滚滚而来。带着如刀似箭的寒流，漫过山梁，扫过沟壑，掠过山口，尖声呼喊，呜呜号叫……于是，一瞬间，气温骤降，黄叶落尽，百草蒙霜。“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正是绝好的写照。北国的寒风，逞天地之威严，降万物于无形，消瘦山河，剥裸平原，性情威猛，凝水为冰，仿佛施展暴虐就是它的天性和本能。

男人们在风中裹紧风衣，女人则包严头巾。因为这风里往往还扬着沙尘，四处弥漫。它的刚烈与温柔的南国之风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这样的风，往往能让人们的精神更加旺盛，筋骨更加强健，气血更加充盈，甚至吹得人们脸上的线条更加刚毅明朗，使人的性格变得豪放粗犷。

身处火热的南国，偶尔有一丝凉风为我驱走炎热，我就常疑心它来自我的故乡，甚至认定它就吹起于我童年时玩过的哪一片树林中。

花

“君本质洁，化水为骨。舒轻叶以听风语，展娇容以笑红尘。奈痴人说梦，总将碧枝空折，花影空弄，徒留残痕伤痛，始知明月无心。”

——当代 许子昂《花赋》

说起花，人们常会想到江南，“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既是写景的名句，更是对江南胜地的描摹。黑龙江地处北国，一年倒有半年的严寒，赏雪自是无双之地，看花似应另寻别处。

然而，在我的记忆中，故乡广袤的田野间、村庄旁、沟渠里生长的芨芨草、狗尾巴花、蒲公英、落豆秋等野花野草，虽然寂寞小巧，却也是那样的美丽典雅，且从不因无人而不芳。

在人迹罕至的草坂和荒林中，一朵朵盛开的鲜花，幽香沁心，摇曳弄影，非但不因沉默而凋零，甚至还因天地的分享骄傲地怒放，满坡的野花更构成了一幅感人的美丽，这自然赋予的幽美、恬静，让人感受到了无我的氛围与和谐。而田间小路两旁的各色野花也从不寂寞，它们早上以朝气和美丽陪着荷锄下地的农人，晚上又以幽香和着暮色送他们回归。

入夏以后，北方的平原一碧千里，花却不像南方那样连成大片，只零星地点缀于“万顷碧波”中，这恰到好处的点缀又让人感到那样的谦逊和难得。

尽管黑龙江的气候使它们的生长期很短，一进十月便都凋零了，要到来年的三、四月份才能发育出新的来，但黑土地上肥沃的泥土和清新的空气把它们养育得茁壮鲜靓，让人仍能从它们的身上感受到花朵无比的芬芳和自然久远的诗意。

秋风起后，收割后的田野往往泛着失落与空旷的惆怅，但遗留下的蒲棒、芦苇、黄花、艾蒿、绒线菊却安慰着人们对大地的感受和牵挂，秋虫在花草间的跳跃和鸣叫更让人感到了物畅天机的氛围。家乡的野花、昆虫和清峻的山风教会了我从灵动的自然中汲取真诚和友善，在我心里慢慢发酵，酿成一坛浓香的村醪。

每当忆起这样的景致，我的身心便仿佛又融入了那样的时空，只感到一切都是美好的、纯洁的、善良的，因它的感染，由此荡漾开来的空气也包含了这一切的清新与美丽，在它的浸润中，我那被世俗紧裹的心和疲惫的身躯也被它慢慢滋养和净化了。

雪

“其为状也，散漫交错，氛氲萧索。蔼蔼浮浮，漉漉弈弈。联翩飞洒，徘徊委积。始缘薨而冒栋，终开帘而入隙。……既因方而为圭，亦遇圆而成璧。眇则万顷同缟，瞻山则千岩俱白。”

——东晋·谢惠连 《雪赋》

世人常赞峨嵋的雪，因为它独有的韵味，世人也常赞江南的雪，因为它的难得。但这远远不如北方黑土地上的雪来得壮观、实在、彻底和久远，有谁不知道黑龙江的冰天雪地呢，毛泽东在他那首有名的《沁园春·雪》中所凭借的抒情背景便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方。

在我的心里，家乡的雪是说不完的话题，写不尽的风景。一进阴历十月，随着万木凋零，朔风渐紧，不定哪一天，突然气温骤降，伴着一阵凛冽的西北风，便会纷纷扬扬地下起一场小雪来，这只是雪季将至的前奏。从此以后，大雪、小雪便是不请自来的常客了，李白曾在诗中说过“燕山雪花大如席”，这自然是夸张，但北国的雪又岂止一个“大”字了得，雪勤、雪大、雪厚、雪白，停留时间长，雪花落得急都是它的特点。头场雪常常是要化掉的，但第二场后往往就留了下来，给大地披上一层白白的，略显稀薄的床单。不过，用不了多久，整个大地便会银装素裹，一色千里，阗如无物，既给人突兀空旷的感觉，又给人以童话般的美丽和纯净，使你感受到自然的伟大和造化的神奇。

在我的童年时，天比现在冷，雪也比现在大，有时雪整夜整夜地下，再加上西北风的吹刮，次日早晨，往往会在门窗前堆起一米多高的雪堆。门，很难推开，纯朴热心的邻居会在清理完自家门前的雪后，帮你挖开一个一米宽的空地，让你能走出家门。每年的冬季，北方乡村和大地上，城市的郊区，常会看到如山的雪堆，那就是从农村的院子里和城市清理出去的，要到来年的三、四月份才能化净。随着暖冬的到来，雪已没有早些年大了，但仍可积地盈尺，淹没脚踝。至于树上的积雪压断一寸粗的枝干更是常见。“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就是古人对此真实的写照。

如果说雷是雨的朋友，风便是雪的伙伴，雪虽也常无声地独自飘落，但更喜欢与风同行，或借风扬威。这时，风吹雪舞，如飞蝗流矢，似柳絮狂飙，既有大漠流沙的景象，又不乏天女散花的韵致，壮观而奇异，令你想起宇宙初开时的情景。这时，你已不愿去想到底是“撒盐差可拟”，还是“未若柳絮因风起”了。总之，这样的雪让你激动，让你战栗，让你仰望长天无可名状，让你在一瞬间想起你知道的所有关于雪的诗句和动人的传说；也让你想起祖国山河的壮丽、幅员的辽阔；想起林海雪原的神秘和亚布力滑雪场的刺激……而就在这不经意间，雪，已落满了你的周身，向你呈现出一个洁白无它的世界。

故乡的雪，让我的梦也变得纯洁。

月

“若夫气霁地表，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列宿掩缦，长河韬映；柔祗雪凝，圆灵水镜；连观霜缟，周除冰净。……于是弦桐练响，音容选和。……诉皓月而长歌。歌曰：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月既没兮露欲晞，岁方晏兮无与归；……”

——南北朝·谢庄《月赋》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无论这些诗句表达的是什么，都有一个共同的意思——天上的月亮只有一轮。按照自然向人生成的理论，这一轮明月在不同人的眼中却是各异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在家乡时，即使是中秋佳节，我的心思也都用在了吃月饼和饮酒上，对月亮倒不大关注，那时，它的阴晴圆缺左右不了我太多的情怀。

及至离开家乡，我才常常对着春花秋月思念起故土和故土上的亲人，我的笔才更多地指

到了天上，对着那轮常歌常新、时圆时缺、光洒寰宇、辉映千古的明镜抒发感慨，我才理解了为什么以它暗夜里的微光竟让人们如此地喜爱与迷恋，对它的描摹歌咏超出了太阳。

“天地，万物之逆旅”，人，不过是世上的匆匆过客，摆脱不了漂泊的命运。但人既为万物之灵长，就有了万物难以比拟的情怀，离愁别绪不再是无谓的情感，故乡他乡也不再只是无区别的栖身之所。那轮可同时光照亲人游子，能把时空高度结合的明月，就成了人们共同寄托相思情怀的媒介。于是，人们深感“月是故乡明”“月本无今古，情缘自浅深”。于是，李白的《静夜思》被人们千古传诵，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成了压倒全唐的名篇。于是，后世的游子在诵读这些诗句时，会在心底产生和弦，心上生出翅膀，飞越千里关山……离家在外的我，也常在一地银光的夜晚，于静默中做些回忆和遐思。

家乡的明月啊，离海很远，离江也不近，它从嫩江平原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以它全部的光辉映照着北国的黑土地。春天给人以花好月圆之感，夏天让人在粗犷中感受夜色之柔美，但我最喜欢的还是秋天的月色，如洗的长空中，一轮明月是那样的皎洁明亮，真有“长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的感觉，若它方上柳梢头，就是一幅最美的图画了。此时的明月，不是暖风中的明月，是冷风中的明月，更给人以孤清悠远之感，也更加倍的深沉和感喟。这是北国明月独有的魅力。

谢灵运有两句诗令人激赏。一是“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一是“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明月照积雪的景致虽美却难见，在北国却不算奢侈的消遣。天上的月光与地上的雪光遥相交映，正是故乡冬夜里常见的绝配。

“故乡”，因人感情与生活的依恋已被赋予太多的内涵，它已穿透历史、地域、族群成为一个特殊的符号和共同的怀念。月亮，更是上天留给人赏玩抒怀的最好物品。作为人肉体的归依和灵魂的家园，它上面的月儿便成了人情感的乐园和精神的载体，它已与那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紧紧融合在了一起，成了故乡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想起故乡，心中便会有它亮丽温柔的光芒。

“月出皎兮”，“月出皓兮”，“月出照兮”，静寂之夜，皓月当空，游子的思乡之情和诗人的怀远之念是无法回避的。家乡的明月虽已被我揣在了怀中，但在我思念故土时，还是要仰望长天，毕竟月亮只有一个，毕竟我还在炎黄子孙的大地上，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感情，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灵。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正是那轮可望不可及的明月把一切的时空都缩短了。现在，它既照耀着我，也照耀着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乡。

月亮是永恒的，故土之思也是永恒的。

（责编：李善成）

地瓜飘香

刘国强

经历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们，一定会有一种印象非常深刻的杂粮作物——番薯。

番薯又名甘薯，山芋，白薯，红薯。在我的家乡称“山芋”。由于我家曾在山东居住过很长一段时间，辗转回到老家后，仍保留了山东地区的习惯，称之为“地瓜”。

地瓜具有和血补中，宽肠通便，增强免疫力，抗衰老，防动脉硬化等诸多功效。那个年代，人们种植它的目的恐怕只有一个：充饥。

“少年不识愁滋味”，地瓜在我的心中，充满的却是无限美好的回忆。

每年的清明节一过，父亲就会生起白薯炕：在避风向阳的地方，建起三、四米见方的土炕，里面留出烟道，下面掏空为火塘。把上一年挑选出来的个大无伤的地瓜做种子，整齐地码放在土炕上，把细而匀的农家肥铺在上面，轻轻压实，再盖上草席。为了保持温度，父亲时常会在火塘里加火。四、五十天后，地瓜就会顽皮地拱出嫩芽，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一到五月中旬，我们便会全家出动，移栽地瓜苗。暖暖的阳光下，软软的春风里，父亲领着大哥、二哥做垄、挖坑、担水；母亲领着大姐、三哥在后面抹秧、浇水、封腩。我呐？“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地瓜的生命力非常顽强！除去栽种的方法讲究些，无论土地的肥瘠、水分的盈亏，它都会不遗余力的丰富、充盈自己的果实。除去父母简单地为它们间间苗、打打尖外，一直到十月底收获前，再无须问津。

或许是地瓜出身贫贱，长相老土，家乡人常会把做事不灵活，憨实忠厚的人称为“白薯”或“地瓜”。三哥就常把小时候长得像扁圆南瓜的我嬉称“弟瓜”。

十一月份迎来了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节日！收获地瓜的日子来到了。照样会是倾巢而动，全家人扛镐背筐、推车挑担的好不热闹！同样是种植时的两组，劳动的顺序却反了过来：母亲领着大姐、三哥用镰刀，在地瓜的五叉股处割断，再一垄垄地像卷凉席般向前推；父亲领着大哥、二哥在后面一垄垄地用镐刨。胖胖的地瓜宝宝捉迷藏般，一个个从土里蹦出来。我呐？左拥右揽，迫不及待的大快朵颐。大姐擦擦头上的汗，望着吃出两个泥嘴角的我，笑着说：“赶明儿啊，给咱的‘弟瓜’找个地瓜当媳妇儿吧！”

山东是个适合大面积种植地瓜的地区，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和丰富的种植经验。父母把在那里学到的经验传承过来。从选种到育秧，从移苗到栽种，从收获到贮藏，甚至到吃法都有自己优势的地方。我家栽种的地瓜，每亩总会比别人多收几百斤，且个大肚圆，爱煞个人。我们常常会从自家收获的地瓜中，选出一些更好的，作为明年的种子，送给艳羨我们的乡亲们。

几千斤的地瓜储存可是件大事。父亲通常会把拉回家的地瓜，放到院子里做简单的风干处理，同时领着大哥挖“地窖子”。“地窖子”总会有三、四米深，洞壁上掏出进出蹬踩用的脚窝儿，洞上面留出通风口，为的是保持洞内恒温。挨冻或伤热的地瓜是无法再食用的。在那个粮食缺乏的年代，一斤玉米能换五斤地瓜。所以在地瓜的储存上，人们绝不敢掉以轻心。

地瓜的食法多样。切片晒干，碾成面掺上新豆面贴饼子，又香又甜；掺上榆树皮面，包饺子，滑嫩可口。或蒸或煮或熬，或煨或炸或烤……其中有一种吃法叫做“压饴饴”。记不清是不是父母从山东带回的厨艺了，但那个不知传了几代人的、精巧的饴饴床子，却是父亲在山东的朋友，在和父亲分别时送给我们的。

那个饴饴床子通体用梨木制成。已被磨得无比光滑。带孔装面团的横梁，是床子的主体，压面条的杵子，是经过加工后更为坚硬的梨木。不裂、不朽，耐磨、耐碰。

母亲把饴饴床子固定在灶台锅边，旁边放着一大盆和好的地瓜面，大姐负责烧火，开锅后，母亲就会把面团一个个放进饴饴床子横梁的孔里，随着母亲慢慢用力压下木柄，那一根根长长的面条，从圆孔中依依呀呀、羞羞答答、扭扭捏捏地跳进滚沸的锅里。我总会在旁边不错眼珠地盯着，早已是垂涎欲滴。煮熟盛出后，浇上早已准备好的盐卤，送入口中，香甜、滑嫩、筋斗。

我最喜欢的吃的却是“窑地瓜”。常常是寒假里，二哥、三哥拽上他们的“弟瓜”，再揣上几个地瓜跑进旷野。在二哥的指挥下，用翻地翻起的较为规整的泥土块，一层层垒起来，搭出一个窑，二哥不顾冻手，用泥细心地堵住每一个缝隙，窑上面留出几个小烟囱。然后是选窑门。二哥揪下一棵带穗的芦苇，闭上双眼，双手抱着芦苇棍，合十胸前，摇颤着芦苇念念有词：“土地爷爷听明白，香甜的地瓜送过来，一根芦苇摇啊摇，告知我窑门哪边开。”睁

开眼睛看着芦苇花纷纷扬扬飘去的方向，大声说：“窑门在这面。”这个叫做定风向，为的是顺风顺火。我和三哥点起捡来的树枝干柴，熊熊的柴火一点点把窑里的泥土熏黑、烧红。二哥像是稳坐中军帐的诸葛亮，挥动着如同鹅毛扇的芦苇棍，借了东风后，又不断传令“熄火”，我们就快速扒出带着火星的柴火，再把地瓜一个个塞进窑内。“封窑”，我们就严严实实的堵好窑门。“砸窑”，用砖头一阵猛拍，窑里面的土还是红的。“盖土”，一层层半湿的碎土压了上去，再踩实。“插旗”，一根湿芦苇棍插到上面。“走窑喽”，二哥告诉我们，若不走开，土地爷爷就不会让地瓜熟。每次我都会担心：土地爷爷不会趁我们离开，把地瓜偷吃干净吧？跟着二哥走出几十米远，找一处避风的柴垛，一人叼一根草棍儿，躺在上面晒太阳。这时他俩就会逗我：“‘弟瓜弟瓜’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漂亮的媳妇娶进门儿，洞房里坐着根饴饴粉儿。”我气得拾起土块追打他们。笑着闹着，那根插在窑上面的芦苇棍已被烘干了。二哥大喊：“开窑喽。”我们冲上去，一阵猛刨，那里面依旧热得烫手，一个个乌黑的地瓜翻滚而出，我们吹着气，换着手拗开地瓜皮，一股热气伴着香甜扑鼻而来，不顾热烫的一口下去，糯糯的、绵绵的、甜甜的，还有一丝淡淡的烟火和泥土气。那感觉至今意犹未尽。

如今，家乡那唧唧呀呀的饴饴床子已不知遗失到哪里；家乡那“虔诚”的“窑地瓜”仪式更不知失传了没有？但那家乡的地瓜，时常会跳动在我的记忆里，阵阵飘香！

（责编：朱新民）

红歌嘹亮 唱响雍阳

——武清区红歌大家唱活动精彩纷呈

连日来，武清区红歌大家唱活动陆续展开，无论是杨村城区，还是基层村街、机关单位、学校工厂，几乎处处可闻嘹亮的红歌演唱之声。活动中，从精神饱满的社区居民到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从英姿飒爽的部队官兵到激情洋溢的机关干部，从意气风发的农村青年到干劲十足的企业员工……一首首激昂嘹亮、回肠荡气的红歌，犹如壮丽的诗篇和雄伟的画卷，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理想的坚守、对革命战斗精神的崇尚和对祖国人民淳朴深切的挚爱，并以此欢庆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

（闻友）

没有旗袍的年代

枯荷雨声

细雨如烟，在清风中被吹散撕裂，化成一丝两缕萦绕盘旋的薄纱，一条湿漉漉的街道如同被轻抹了酥油，斑驳暗淡的墙壁上一些树影花影竞相翩舞，一些昏暗的路灯在小巷中影影绰绰地摇曳着浅浅淡淡的光影。

一袭精致的水蓝色旗袍，在黯然的灯光中依旧折射着幽幽流光，裙底风情，在一阵又一阵风的拂动下溢出万千光彩，遮掩不住的温柔在湿润的空气中弥漫，回首刹那，一弯浅浅的微笑，仿若依云而来，踏月而去。

此境如梦由心生，欲语还休风流情。总是在这样的梦境中一次次醒来，总是这样穿越不过时空的隧道，触摸不到那个旗袍女子温宛如水的回眸浅笑。

当爱情成为快餐的时候，我还如何为她找寻一件庇护的外衣。生活终究不再是张爱玲笔下那一袭华美的袍子，即便长满了虱子，也还有一些属于优雅的文字。

街面路旁，总是挤满了行色匆匆的女子，谁还能挽着青髻，袅娜着身姿，凸显着曼妙的曲线，在旗袍的流动中款款徐行，如庭院香榭里蔓缠的紫藤，缓缓攀越成一道隽永的风景。于是，旗袍就成了遥远年代的神话，在上个世纪丁香花绽放的时刻，散发着她幽幽的馨香，在怀旧一些浪漫故事的时候，唏嘘曾经的花满衣，香满袖。

美人肩，细腰身，原该配一件尺度恰好如行云流水的旗袍，在落花流水的风韵里流连，在云起潮落的气度里荡漾，让含蓄和典雅，妩媚与柔和，在举手投足之间洋溢着挥之不去的东方风韵，在香风细细的陌陌红尘里，把婉约诗化成山水，把风情倾泻成春光。

女人如水，怎可在那些宽松的衣带中消退了韵致，玲珑的曲线，流畅的身材，云岫的青丝，恬静的容颜，淡淡的黛眉，原该在水质柔软的旗袍中映衬它所有的芳姿。千娇百媚的花样年华，冷艳香凝的精致旗袍，演绎的是风花雪月的故事，诉说的是弱骨柔肠的情思。

旗袍如花，艳极而衰，万千红遍后，是一地的清冷萧瑟，香销玉陨后，是一路的花香盈路，一袖沧海，一袖桑田。

织金绣银、镶滚盘花的华彩在尘埃中落定，在岁月轮回中涤荡，总在追梦人一声的叹息中时隐时现，在飘飞的思绪中回到从前。

“花来衫里，影落池中”，素淡的雅致，如何用没有诗意的键盘敲击一个个失去了美感风骨的中国字，冰冷的塑钢如何体现木格花窗的风流，任是碧波浩淼，没有荷香盈手，又如何吟那一池风月，唱那万古闲愁。高山流水，春江花月，月华如水，丹桂飘香，没有旗袍女子，盈盈秋波，呵气如兰，轻摇绢扇，轻移莲步，款款而来，又如何不是绿叶红花之憾。

再是如花美眷，没有唐诗宋词的渲染，又如何能把旗袍裙角那一摇一曳的风流乍现，如何把那开衩处含蓄隐约的温柔在不经意的瞬间蚀人心骨。妙龄女子固然清新可人，旗袍的厚重底蕴却在那轻佻一笑间成为灰飞烟灭的泡影。

精细的盘扣下是细细密密的心事，是层层叠叠的故事，一朵花开落在唇角眉梢，那百媚千娇的慵懒娇憨在镜花水月的旖旎中泛起层层涟漪，风姿绰约旗袍女人，在烟水凄迷的惘然里演绎那飘逸典雅的万种风情和曾经沧海的忧伤感怀。

时光倒流不回那远去的年代，山老水旧伊人魂消，叹惋之间又是年华的流走，紧凑的脚步，烦躁的空气，流水在线一气呵成的成品，如何穿出临水照花的雅致悠闲，静夜纤手弄弦，唇惹茶香都成了奢侈，又如何隔着那蒙了灰尘的玻璃，擦拭一遍又一遍，却终取不回那一袭沾染了花间词韵的素色旗袍。

玉簪、青瓷碎了，雨巷淡出了视线，杏花春雨在年年的翻新中让位给沙尘洪水，于是，有些年代，我们只能在记忆里搜寻，有一朵青莲，我们只能在梦里盛开。

一个素颜旗袍女子穿尘而来，一袭清瘦的身影，一路细碎的脚步，在颌首微羞的一朵粉色花开的瞬间消失在幽深岁月的水底，这是一个没有旗袍的年代。

（责编：孙玉茹）

男人心里有块地儿

刘国华

看过了《金婚风雨情》，对主人公演绎的五十年的风风雨雨的婚姻并没有惊奇，觉得那就是普普通通的生活，是中国所有家庭的一个真实写照。感到印象深刻的倒是那个季诚，觉得演员的功底很好，很有张力，尤其是他和妻子的一段对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季诚深爱的舒曼嫁给了耿直，最后不得不和现在的妻子结婚，当他们到了古稀之年，妻子把一生打在心里的结说了出来，问丈夫是不是一生都在爱着舒曼，丈夫拉着她的手说道：每个男人的心里都有一块地，我和舒曼就是属于精神层面的，精神再痛苦，它不致命，而你就如这手指头，拿掉了，是要流血的，会要人命的。

透过季诚的内心世界，不难看出，舒曼是他一生的惦念，妻子是他一生的亲人，在他精神上绝望的时候舒曼是他最好的精神支柱，是他事业的知己。每个男人（女人）的心中都有这么一块地儿，其实就是自己独特的一个心理空间。

由此还会让人联想起一种精神上的爱慕，它应该是情爱中境界最高的一种，是至上的一种境界，是一种灵魂以及内心的修炼，就像修炼内功一样，一种真气在体内转来转去，最终使这份思念越来越浓，直到深深的迷恋。这种境界当摒弃了肉体而向往着一种纯的精神享受的时候，应该是最美好的，这种精神的神会其实不亚于婚姻的爱慕，某种程度上能够激发人的活力、能赋予人非凡的勇气，能够焕发人的青春，永不衰竭！

这种精神上的爱慕，也许发生在现实，很真实，也许在网络，很虚拟，但对方的他（她）就是你的精神支柱，他的形象，他的魅力，他的智慧，他的举手投足，一举一动，甚至那发丝，那微笑，那声音，一切的一切……都会根植于你的心中，那影子就如一种灵魂，不时地回应你的脑海，你思念他，不停地思念，只想在静静的时刻，在那块空地上，注视着那朦胧的影子，谁都不会说出来，但都会有这样的感受，这是一种美好的感受！

也许有一个时刻，或许就是一个寂静的夜晚，或许是一个天高云淡的花园里，你想把所有的秘密告诉他，渴望他点拨你心中的迷津，愿意他分担你的所有快乐和忧愁，愿意他打开你心中所有的情结，希望给自己空虚的心灵以慰藉，以温存。那块不可替代的空地，就是为这种情感而设，是一块圣洁而不可玷污的高尚的地儿，男人的那块地儿，女人也有！

物欲横流的今天，许多人都在渴望有这么一块领地，就如这网络中的微博，虽然一两句的心绪感悟不足以改变世界，但那终归是一种表达，是抒发心智的一个平台，而心中的不可公开的秘密和不惑当然也希望有人能够理解，能够体味，只有在这块领地上才得以实现，因此它很宝贵，高雅之至，美哉极致！

（责编：李善成）

人面桃花相映红

赵建敏

赏桃花最好的去处莫过于天津运河畔的“桃花堤”，据说当年乾隆皇帝被这里的桃红柳绿吸引，乘龙舟专程来桃花堤赏桃花。所以桃花堤之行是我酝酿已久的行程，只是没想到此

次之行心中又增加了一份兴奋：不但可以赏桃花还可以赏当代古体诗人的风采。

还没到桃花堤，只是远望，我的情绪就被堤坡上盛开的桃花撩拨得高涨起来：好漂亮的桃花堤！远远望去，整条的桃花堤被盛开的桃花覆盖，白中透粉的桃花，高高低低布满整条的堤坡，使桃花堤有一种冰清玉洁的神韵，我知道我马上就要融入千树万树桃花开的景色里了。

我终于如愿以偿地站在桃花堤之上。

我慨叹：“桃花堤”真是名副其实！只见堤上堤下、远远近近、高高低低，到处都是盛开的桃花，白桃如云，粉桃若霞，挤挤挨挨的花朵在春风中挂满枝条，于是整座堤便成了花的海洋，这里虽然没有《桃花源记》中去之百里无杂树的广饶，但是岸边的绿柳却衬得桃花更是妩媚，都说武大的樱花好看，我却认为，天津的桃花更是烂漫。

我望着随处盛开的桃花，不禁伸出双臂：太美了，我要拥抱这美景，将自己融入花的海洋，让心情生出翅膀与花香共飞扬！

我已经许久没有如此的心情了，我要将此时的美景变为永恒。于是相机中，储存了粉霞飞烟的桃花堤，花墙碧瓦衬托下的整株的桃树，储存了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花枝，储存了竞相妖娆的花朵。

突然我的相机掠到一个美景，绯红的脸颊，迷人的笑靥，明动的眼眸，眉梢处一束盛开的桃枝，是漂亮女孩在与桃花合影。

“人面桃花相映红！”我忍不住脱口而出。

女孩听了不好意思地笑笑，然后挥挥手隐入桃花深处。

我送出一个微笑，看着相机中仅剩的桃花，遗憾没有按下快门。

“呵呵！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一个爽朗的声音从耳边响起。

我急忙抬头，一个老者正看着我笑。

我笑说：“您老好！，来赏桃花啊？”

老者点点头：“我每天都来赏花，今天的桃花开得最好！因为有你来呀！”

“是吗？”我愕然地看着老者，听语气像是老朋友，可我与老人家素未谋面，难道他是我此次约见的诗人？可听声音不是。

“当然！”老者微笑，“人为悦己者容，花为欣赏者开，你如此欣赏它们，能不开得艳吗！”

我知道这只是一位健谈的老者，并不是我要见的诗人，于是笑着搭讪：“可是每天您都在欣赏他们呀！”

“唯你不同！‘人面桃花相映红’看出你的不凡！”老者伸出大拇指。

“是么？”我反问。

“当然是！”老者自豪地一笑，也隐入桃花深处。

“唯我不同！”我抬头看向面前怒放的桃花，又有几个人在与刚才的桃枝合影了。是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虽是桃花的精品，但是，相比之下我却更喜欢不远处纯白的桃花。纯白的桃花挂在赭石的枝条上，给人一种透骨的清纯。

一阵风起，几许花瓣随风飞舞，我心中生出几多惆怅：“桃花虽好，只恐东风来作恶，乱红如雨催泪下！”

“快看！花瓣雨！”一群快乐的女孩兴奋地扑捉着风中飞舞的花瓣。

我幡然醒悟：呵呵！不管它乱红如雨，只知它花瓣妩媚更妖娆！

“你好！！”一个西服革履，风度翩然的陌生男子操着我熟悉的声音问候着。

我愕然：这个人就是我邀约的那个古体诗人！“三月桃花春意浓，踏青游客赏娇容，嬉风残瓣花蝶舞，更喜含苞一点红”是出自面前这个人的笔下？他怎么一点都不古老！

“怎么了？出乎你的意料？”他问。

我笑：“有一些！我奇怪如此现代的人怎么会写得一手珠玑般的古体诗句！”

“我生活在现代呀，我说了我很平凡的！”诗人在重复电话中强调许多次的话。
好谦虚的人，与如此文才、如此品质的人一起赏桃花，将是一种享受。
我们一起走向桃花深处。
烂漫的桃花若雪如霞，春风中妩媚妖娆！

（责编：李克山）

情系玉井泉

刘绍青

玉井泉，当地群众俗称玉井罐。坐落在江西星子县横塘镇和平村，靠近归横公路东侧的犁头尖山脚下。

此泉原是一个由当地出产的青石块砌成的圆形泉水潭。水面不足二个平方米，四周青山环抱、绿树成荫，环境十分幽静。泉潭清澈见底，水质优良，清凉爽口，味美甘甜。一年四季涓涓细泉，长流不息。每逢盛夏，当地农民耕种间隙，纷纷来到玉井旁，饮水、纳凉、歇息，是一个难得的好去处。傍晚，附近的群众，大担小桶、提壶携罐，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前来玉井罐挑水，用泉水煮饭、洗菜、冲澡、当茶饮。特别是附近的石咀熊村和新屋曹村的农民家里常年不烧茶水，以泉代茶，以泉代酒，以泉为药，已成为当地群众引以为豪的习惯。人们办婚宴，喝喜酒，大鱼大肉，但仍不忘要喝上几碗泉水，个个喜笑颜开，精神清爽！

我和玉井泉有过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和情缘。话还得从五十年前谈起。远在我的儿童年代，我家有一远房的姨娘，家住在横塘石咀熊村。我们与姨娘家关系甚密，往来经常。那时，我正在读小学，只有十二、三岁。有一年初夏的一天，姨娘家办喜事，母亲带我从小塘街家里步行 8 华里来到姨娘家做客。虽说是初夏时节，但骄阳似火，闷热难当，浑身冒汗，口渴难忍，到达姨娘家已经中午时分。拜见姨娘后，姨娘欣喜地接待我们母子俩，并拿来了点心和一壶茶水，我毫不客气地喝着一碗又一碗清凉的茶水，顿感全身爽快多了。这时，母亲对我说：孩子，你喝的不是凉茶，是玉井泉的泉水。你要少喝点，我们不习惯，怕伤身体。姨娘听后解释说：我们熊家人家里常年不烧茶，大人小孩都把罐里的泉水当茶喝。不拉肚子，不碍事，尽管喝。喜酒开宴后，饭桌上除了酒菜外，还多了一壶泉水。人们开怀畅饮，有的喝酒，有的饮泉，以泉代酒，水酒一席，难分真假。客人互相敬酒，致贺，热闹非凡。当时，这在建国初期的贫困山村，办婚宴酒席的场面真是难得一见，这在我幼小心灵上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次日清晨，姨娘带我和表弟一同去玉井罐挑水、游玩。当时，没有公路，交通不便，走的尽是田间小道。大约 10 分钟的时间就到了玉井泉。路上来去挑水的人不少。我来到玉井罐旁，只见圆形潭旁垫着一块青石板，上面放着二把竹制的水端桶，供人们取水用。正面岩石旁还放着一个香炉碗，里面还有很多残存的香棍。姨娘告诉我，过去玉井附近还有个小庵，里面有尊土地公公，很灵验。每逢时节，人们都要到这里烧香拜佛，寻求圣水神灵保佑！庵址早已毁坏，现在只有香炉碗是唯一的见证物。我们装好水，久久不忍离去。这是我初次见到玉井泉，至今淡忘不了！

姨娘知道我很喜欢玉井泉，以后姨娘来我家，每次都忘不了给我带壶泉水喝。我读中学以后，每次回到家里都要到姨娘家喝一回玉泉水。姨娘去世后，喝泉水的机会也就少了。一九九三年，我因工作关系，下到和平村搞农村挂点扶助，常到玉井罐看看。这回看到的玉井

泉，时隔四十年，面貌大变。横塘乡政府根据群众的要求，投资对玉井泉进行扩建、修缮，在井上建起凉亭，扩大了井面，由一井变二井。上井供人们饮水，下井可洗衣、洗菜、洗澡和灌溉。面积由原来不足二平方米扩大到十二平方米，并在井的两旁砌了青石板台阶，供人们纳凉休息用。我每次来到玉井泉，首先是饱饮一顿，然后擦擦汗，泡泡脚，有时还在青石板上睡一回，舒服极了！从此，玉井泉水在我心中的情感油然而生。

一九九八年，横塘青石矿出现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开发热潮，位于玉井泉四周的优质青石矿成为开发商的抢手货。玉井泉被废弃的青石块所覆盖。昔日环境幽静、水质优良的玉井罐泉现在踪影全无，真是让人哀叹不已！美好而神奇的玉井泉就这样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只能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责编：李善成）

别样的峨眉情怀

赵学俭

每当看见它端端正正地摆在书架上，就会唤起我那段别样的峨眉情思。

去年腊月我去峨眉山市出差，想趁仅有的一天空闲去游一游峨眉山。翻着宾馆里的旅游指南我仔细盘算，时间太紧呀，那只能直奔金顶了！

我上了专线中巴，穿梭在隘谷葱茏中，时而侧掠峭壁，时而随溪傍水，一路盘旋而上。峨眉山脚下一派风和日丽、水光山色。车到雷洞坪要换乘缆车才能到达上金顶的山路。缆车斜刺向海拔三千多米的山顶急驰，窗外滔滔云海、绝秀山色把我已经兴奋了的情绪撩拨得更火热了。我兴冲冲地下了缆车。那时登山心切只顾着往上爬，刚不远，咦，山路上怎么会有雪花而且越来越厚呢？这时我才往四下望去，原来眼前的山已是白雪银装，挺立的常绿乔木如琼枝玉叶，似白塔耸立。哦，我这才醒悟，原来脚下已是峨眉山的寒冷气候带了，峨眉山果真是一山有四季呀！再往前走雪已结冰，脚下已是冰雪坡道了，滑溜溜的，根本就站不住。只见前面一位少女两手拼命抓住了山道的护栏，两腿尽在打颤瞪着眼尖叫，像要堕入深谷似地那般恐惧；还有一位强壮汉子猫勾着腰，叉着腿拧着胳膊，脚踩在冰上大有大无畏之态，然而，却像蜡人儿似地摆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此时我两只手死死地抠住山的岩缝一丝都不敢松，一只脚试着一点一点地向前蹭，却忽地滑了一个大趔趄，妈呀，煞是灵魂出窍了，心一下子蹦到了喉咙，好悬呀！要不是我手抓得紧，真的要悬崖落马了。真叫“寸步难行”啊！就在这进退不能的时候，一位男子，提着一嘟噜叮零当唧的东西朝我走来，一口四川话：“先生，我来扶你……到前边先坐下……”啊，那时我真想高呼他“万岁”，救星呀！他掐住我左掖护着我，连说，没事儿……没事儿。我见他脚下如履平地丝毫没有艰难的样子。这时尽管我被人扶着，脚下却仍在哧溜哧溜地打滑，趔趔趄趄地走到一处开阔地，这是一处游客小憩的地方，两边尽是卖纪念品的小亭子，这时我才舒了一口气。那男子冲我笑，先生，这样的路不穿上“铁扒”上不去，说着他抖落一下手里的东西发出叮当的响声，又用力跺跺两只脚，他的眼光也随着落在了地上，示意让我看看他的脚。原来他脚下蹬着什么东西，用尼龙绳斜叉花地跟鞋子捆在了一起。那男子又抬起一条腿翻着脚亮起鞋底，这时我才看清楚，他脚下有一个马蹄形的东西，上面一溜儿鳄鱼牙似的刺，已经磨出了铁的白色。我挺纳闷，问他，这是什么“武器”？他听了哈哈地笑，说：“先生真逗，什么‘武器’呀？这叫‘铁扒’，厚铁板焊的，走冰雪道戴的。”我望着那男子打趣地问：“结实吗，万一开焊了，摔下去怎么

办呀？”实实在在铁板焊的！那男子认真了，说着抡起他手里的一双“铁扒”，憋红了脸使劲往山石上摔，咔咔地直冒火星子。我有点儿后悔，是刚才我的话有些言重了，伤了他的自尊心。那男子好像非要证明给我看不可，真材实料，不诓人……要不是我拉着他，他还会用足气力摔下去。

我穿上那男子帮我系好的“铁扒”，两只脚像抓在冰上似地走在光亮的冰雪道上稳当多了，不过要先把脚用力踩下去后，让铁齿扎到了底，然后才能拔另一只脚，得一步一个脚印！我加快了步伐，刚走出不远只见一位强壮汉子翘着屁股坐在一石头上，呲牙咧嘴地哎哟，旁边的另一位彪汉弓着一条腿掐着腰，一边喘一边骂骂咧咧，名牌呢，防滑，狗屁！原来那位穿着世界名牌防滑雪地鞋却给摔惨了，起不来了。我暗自佩服人家峨眉山人的发明，简单又实用。

终于登上了金顶。脚下翻涌的云海、通体鎏金的雄伟大殿和世界之最的金佛，简直就是佛国仙境！我久久地站立在那里如梦如仙！

下山的路上我又遇上那男子，他老远就冲我招手，说：“怎么，这么快就下来了，金顶很壮观吧？”我停住脚，点头说：“绝了，终生难忘呀！”停一停嘛，时间还早歇歇再走，那男子说。真的，峨眉山，那男子，那“铁扒”，叫我感动了。我喘着，好一会儿才说：“我还会再来峨眉山。”那男子说：“要来，最好三、四月份来，那时峨眉山最美，遍山的花儿都开了，条条瀑布挂在遍山的新绿里，溪水争着跳跃起来，青山深处晨钟暮鼓，僧尼悠扬的诵经声绕林飘谷，顽猴嬉戏，你呀身临其间，不成仙……那才怪……呢。”那男子把四川腔拖得长长的像唱歌似的。我，沉思了一会儿，说：“我呀，下雪时来。”那为啥子，他说。我蹑蹑双脚，望着不见边际的崇山峻岭，说：“踩着冰雪爬峨眉山太……艰难了，但过后得到的满足，更美！”说完我狡黠地看着那男子说：“今天我得了个宝贝。”那男子问：“啥子宝贝？”我翻起一只脚，冲鞋掌努努嘴得意地说：“‘铁扒’呗……”我俩双双对目，瞬即哈哈大笑了起来，笑得前仰后合，留下满怀别样的情思……

（责编：朱新民）

倾 听

丁楷懿

昨夜烦心闺中事，今晨抬眸逢雪，侧耳倾听忧尽散，岂不乐哉？
——题记

一场飞雪于漫漫冬夜悄然而至，如江南烟雨般柔美，如飞花碎玉般清凉，如莲居泥沼般从容。轻轻悄悄，我听到了雪落的声音。似梦似幻，我听出一种圣洁的呐喊，纯白的呼唤。窗檐树梢，亭顶阶前，她静静地存在着，铺陈出一世的纯白。

雪，有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纷纷扬扬间，空灵的声音落在我的心房：宽容，是对自己的救赎。语气激烈的反抗招致不快，还不如不反抗；与其莺莺燕燕惹是生非，还不如一开始就由他们去。我们都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和耐心，所以，干脆不去制造残局。侧身飞翼，她对我莞尔道，天上人间的旅途上，不时有尘埃依附在她轻柔的面庞上，她没有抱怨，也没有反抗，只是默默地接受着，而后淡然依旧。我想，正是因为这份美丽的容忍，才让她有了与斜风抗争的命运，因而造就了这世间最唯美的漫舞。

雪，有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驻足，雪已没靴。飞旋回眸间，雪的冰唇轻轻开启：生命，

在于积淀。德行宽裕，仍守以恭者，乃荣；禄位尊盛，仍守以卑者，乃贵；聪明睿智，仍守以愚者，乃哲；博闻强识，仍守以浅者，乃智。心满意足的闭上双眸，我想，我的听到已不仅仅听到。成熟的人笃信与追求，那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气质；彻悟者深知，不张扬的品格才是最张扬。

雪，有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落指即化间，她将生命的最后一份轻吟遗留世间：正是因为深知生而短暂，所以才从凝成便释然。我本真我，何苦娇柔做作活得虚伪，何苦四处献媚活得劳累，何苦清高自大活得空虚。我只是我，只是为了完成一幅名为“生命”的画卷才去努力，去奋斗。那，何必为别人而活？她皓唇轻合，一抹微笑绽放成了世间最唯美的冰清玉洁。我想，我已懂得，这唯一的调色板，永远只能由自己掌握。我才是挥毫泼墨的主人，只有我才有资格指挥生命的凯歌！自信从容的资本，由此而来。

白雪纷飞依然，可素裹银装的，已不仅仅是这眼前世界，还有我的心。

就让我在纷飞坚挺完最后一雪花落地的蹁跹心翼，让日子醉在这白茫茫的圣洁之中，为热闹的生命点缀一笔意味深长的纯白，青春足矣。

维也纳夏天的奇迹

钟 荧

那个维也纳的夏天，街边广场上的人们沉浸在老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中。雕有奶金色花纹的玻璃窗折射出一对对舞者，蕾丝舞裙和黑色礼服在不停转动。“去跳舞吧！”那个人就站在大厅的上方，手执小提琴，和身后庞大的乐队一同拨弄着人们，令他们飞腾的舞步永不停息。

而此时，在维也纳的北郊，被葡萄园和草地簇拥的一座小屋里，施特劳斯一个昵称为“沙尼”的儿子，正在小心翼翼地摆弄着一架简易钢琴。孩子好奇而带些憧憬地用手指奏出零散的音符，想着父亲的音乐魔术，与大厅中回荡的爽朗笑声。母亲安娜弹着吉他倚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自己的儿子。无论老施特劳斯是否愿意，从那一刻起，自己的这个儿子便注定要奉献给音乐了。

在父亲的荣光下，沙尼在金鹿大楼中渐渐地成长起来。当他终于可以领着自己的乐队在维也纳的街道上演奏自己的波尔卡时，人们亲切地唤他“小约翰·施特劳斯”。

小约翰是个当之无愧的天才，第一次演出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一曲，让人们刚刚吃下去的佳肴都仿佛要跳起舞来。幽默家向他的父亲道晚安，准备迎接小施特劳斯时代的到来。

从此，施特劳斯的每一首作品，无论圆舞曲，波尔卡，或是轻歌剧，都伴随着巨大的成功，那金色音乐厅中晃动的葡萄酒和裙裾，伴随着《维也纳森林舞曲》、《蓝色多瑙河》等乐声的起伏而荡漾。

听过《蓝色多瑙河》的优雅吗？那些银色的月光穿过深黛的森林，散在卷起微波的多瑙河上，无数透明翅膀的天使从阴影里悄悄升起，他们吟唱的声音融入了白色的雾气……

听过《春之声》的欢愉吗？晨起的野花跳跃在浅绿色蔓延开的大地上，蝴蝶凝望着新芽和闪着光的露水，阳光被风吹得时卷时舒，那些天使坐在阳光的肩头，怀中抱着小小的乐器……

还有《闲聊波尔卡》、《心灵的诗篇》、《三色草波尔卡》……谁能想到那些朦胧而清明的幻境，只是一个小胡子手下的一个个音符？施特劳斯的力量是伟大的，因为他巧妙地利用了音乐，那个令人倾倒的音乐幻境本身便拥有美的力量。

在施特劳斯的影响下，维也纳接下来几十年的夏日都是音乐的狂欢节。各式各样的波尔

卡、进行曲、圆舞曲，以及其他的音乐和歌剧，如风暴一样猛烈地撞击着人们的心灵，令所有人都停不下来，只要听到音乐，就不自觉地滑起舞步，彻底地沉浸在自然之美中。

那些夏天，即使有时面临着战争的威胁，音乐之都依旧闪烁着耀人眼目的光辉，那些金色的记忆，是约翰·施特劳斯用音乐书写下的奇迹。

即使是现在，打开一些人的电脑，还是会响起那些或澎湃或婉约的声音，于是那些维也纳的故事，又缓缓地流出来，随葡萄酒荡漾，飘了满室的甜香……

（责编：李克山）

腾飞的庆丰

小 禾

当我们还是一涓细流的时候
我们向往大海的波澜
当我们还是一粒风沙的时候
我们期盼高山的响泉
秋去春来岁月如歌
22年风风雨雨
22年坎坷磨砺
庆丰电器鼓起征帆
以商界童话般的纯真
谱写下春天不朽的诗篇

曾记否
那时的我们还很稚嫩
刚刚蹒跚学步
踌躇着不知道怎样前行
曾记否
我们有过惆怅，也有过徘徊
可我们一如既往，不轻言放弃
我们知道愚公移山的故事
只有拼搏才会有坦途
我们知道筚路蓝缕的艰辛
只有坚持才会有美好的明天

成长路上我们并肩携手步伐坚定
“做百年老店，创百年品牌”
商战正酣金戈铁马气势如虹
为民服务是我们成长的必经之路

先行赔付是我们立足真诚的气度

22年

我们以龙的气势驰骋于商海

22年

我们以凤的姿态盘踞于民心

因为在这条布满了荆棘的路上

有了你们——

我亲密的伙伴

我的兄弟姐妹

百家国际国内顶级厂商的合作

万种家电新品的首销权

使庆丰电器物美价廉的口碑成为佳谈

细节决定成败、诚信铸就辉煌

透明消费、恪守诚信、特色服务

让时尚尖端的庆丰实力越发突显

成长，快速成长

庆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茁壮

高素质的员工队伍

科学超前的管理理念

一个卖场就是一个舞台

公司员工绝美的风采

成就了庆丰金字的服务品牌

如今，再不是为了引凤而去筑巢，

却是，凤凰千里飞来择木而栖。

神话在这里一次又一次上演，

应接不暇是眼睛的迷离。

让我们在春日的美景中细心盘点

沿着成长的阶梯拾拾闪光的金钻

“金牌经销商”“津郊第一店”

“VIP经销商”“最佳合作伙伴”

.....

“追求完美、追求卓越”的庆丰理想已经实现

“品牌忠诚奖”、“营销创新奖”

“销售规模奖”、“精诚合作奖”

.....

22年的征程，

你创造了一个个的奇迹。

“团结、勤奋、务实、高效”的庆丰精神

时刻弘扬

22年的艰苦拓荒
让我们饱有一个殷实的收藏
在丰硕的收获季节
我们心怀感恩之心
走向更远更大的理想
支持公益、回报社会
守法纳税、奉献家乡
我们把爱的手臂伸向四面八方
“非典”抗击现场、新农村影院工程
汶川地震灾区、阳光助学路上
还有炎炎夏日的交警岗台
凄凄寒风中重病患者的床榻
.....

庆丰人满怀至死不渝的执著
和一腔披肝沥胆的豪情
用世界上最真挚的情感
营造一份最阳光的事业

春雷涌动、春风浩荡
“建设幸福企业、实现卓越人生”
拥有梦想的翅膀可以飞得更高
今日的庆丰正以丰满的羽翼
腾空而起
腾飞到空中
化为美丽的彩虹
腾飞到空中
化为闪耀的巨龙

看，鳞光闪闪
在深蓝的天空
我们是何等的威风
此时，我难以用笔墨倾诉你的情怀
但我懂得你振翅腾飞一举千里的意义
愿我们的庆丰向着更加高远的梦想
浩然飞腾

（责编：朱新民）

九尾红狐

侯树芹

一

清曲悠悠
荡不尽旧恨新愁
几弦几柱
阳关三叠，再加一叠
是我为你送行的老酒
饮尽悲欢后
我的姑娘--我的九尾红狐
上马
不要回眸，不要回眸

马鸣嘶嘶，黄沙漫天
从此天上人间
刹那间青丝白发
挽在头顶如挽心间
才知道你如花的容颜
就是我别样的洞天
不回眸，四方雷已动
若回眸，天会翻

二

几时你把小路折断
喊着我清荷的名，
连同你的雨，一起，
跌落

西窗夜下
云有多重
我握着你的小手
你说：你就是我的天庭
我的天庭！

三

杨柳岸可折多少笛管
日夜不停把太阳吹鲜
马鸣处，你用一条尾巴为犁，
辟一亩方田，任杨柳花絮漫天

牵起手让我们回家吧
谁还在乎？！
我的九尾红狐，
在田里与我浇园，
机杼上素手织缎？

行者驻足，挑者落担
谁还在看？
少者整冠，老者捋髯
看吧！看吧！
九条尾巴
九朵绽放的杜鹃
看一眼便是满心的春天
看一生呢？

我搂着我的狐狸，
如搂着我生命的百年
九条尾巴
就是我夏日的红伞
冬天最柔软的丝绵！

（责编：朱新民）

易碎的青春

周福利

青春是生命的奢侈品
昂贵而易碎
要小心地带着它走
粉碎的飞溅
是没有色彩的泪
青春是一张薄如蝉翼的纸
隔着它你憧憬的都是美丽
脆弱在风打破它的时候
看到的是灯下的魅影
鬼怪幻化的痕迹
青春是手里捧着的沙
在你指缝间悄悄溜走
千万颗苍白埋于荒漠
千百年被堆积成累累哀伤
崩塌碾过你柔软的身体

沉没的是依稀的留恋
过往中多少美妙的回忆
搭建的是青春沙筑的墙
你被水流夹带的飘走
黄叶般旋转
你呻吟呐喊
微弱到淹没于波涛的汹涌
在青春的尽头
回首
望望易碎的青春
感叹你走的太快
还没感受它的滋味
只能在老去时慢慢回味
那青春的过往

雪地上的麻雀

秦万丽

雪地上的麻雀
像无家可归的孤儿
披一身素装
在黄昏寂寞的炊烟中
弹拨哀怨与乡愁

雪地上的麻雀
像聪明淘气的孩子
铺展一幅稚气的图画
在不断长高的城市中
勾勒家的传说

雪地上的麻雀
在隐忍中等待
等待雪融冰消碧水泱泱
雪地上的麻雀
执著而倔强
喑哑着喉咙也要歌唱
歌唱爱与家的春阳

（责编：朱新民）

相 见

苗煦雯

还记得吗

人潮涌动的操场上，我们第一次相见
那时候，会心的微笑成了我们送给彼此的礼物
还记得吗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我们又一次相见
那时候，熟悉的眼神成了拉近彼此心灵的纽带
记得，我记得，那一次我听到了你剧烈的心跳
记得，我记得，那一次我闻到了你独有的芬芳
阔别多年的相遇
命中注定的重逢

那份与众不同的熟悉，足以使我们终生相依相伴
那份失而复得的珍贵，足以让我们永世相爱相随
于是，你听到了我的琴声
于是，我听到了你的心声
冥冥之中，我们总感觉似曾相识
冥冥之中，我们总认为相见恨晚

终于，天使带我们走进了昨天，去聆听神灵的诠释
终于，我们在梦境中回到昨天，去见证美丽的誓言
原来，那一生，为等你

我曾是一棵香樟树
在小站的路口守候了 500 年
终于，我等到了一个雨天
你毫不犹豫地走进了我的怀抱
我的树荫成为你遮挡风雨的港湾
原来，那一生，为等你

我曾是一块石板
在荒野中风吹日晒了 500 年
直到沧海没过桑田
我依然露在岸边
终于，那天，你的小船靠岸
我一下子接住了你的真诚

只因为，你会是一块靠岸的石板
我撑着船，游遍了所有的河流
只因为，你会是一棵挡雨的大树
我光着脚，走遍了所有的森林
你的石板，是我魂牵梦绕的依靠
你的绿荫，是我心驰神往的支撑
终于，在神圣的婚礼殿堂
走向我们共同的旅程

运河草

刘洪奇

一茬长在水中的芦草
活像岸边那些
操着方言的老少爷们儿

别看他们的根全扎在泥土里
可彼此的心中却蕴藏着
勃起的冲动和向上的精神
不论是草还是人

个个都是运河亲生的儿女
瞧，那颗颗灵透的心
在竞相迎接着春天

七绝二首

李善成

赏洛阳牡丹
陶爱松菊周爱莲，
林怜梅鹤隐孤山。
天香国色洛阳甲，
千里名都赏牡丹。

游十渡拒马河
驱车骋目野三坡，
荡桨浮槎拒马河。
鹤唳一声惊百鸟，
椒香十里沁心窝。

(责编：朱新民)

心灵的绿地

夏淑娟

人的心中都有一方绿地
孕育和造就了我们自己
赋予了人生志趣

生长着心灵的秘密
志者的绿地
永远呈现出勃勃生机和温馨绿意
洋溢着幽幽兰香沁人心脾
愚者的心底
才会堕落成荒芜和贫瘠的不毛之地

每个人心中的这方绿地
铭记着岁月的沧桑和美妙的回忆
也曾四季如桃红柳绿
也曾暴雨倾盆黄沙弥漫
也曾情窦初开爱意融融
也曾收获理想放飞希望

这就是我们心灵的绿地
凝聚着汗滴
为自己劳累的身心留一方宁静和芬芳
停泊在心灵的港湾
任潮落潮起
还是惊涛拍岸
还是浪卷沙滩

就是这方心灵的绿地
依旧承载着我们的期盼和辉煌
在她的怀抱中尽情徜徉

错误是一种另类的美丽

锋 芒

也许没有巧合就没有擦肩而过的遗憾
也许没有错误就没有对幸福的怀念
也许没有失落就没有记忆的存在
也许没有分手的无言就没有冗长的等待
也许……
也许人生就是一场戏剧
帷幕打开，就孕育着高潮的出现
帷幕落下，曲终人散
空旷剧院的坐椅仿佛墓碑矗立

也许时间可以逆转我却希望残缺的结局
也许错误可以弥补我却喜欢破碎的美丽

也许风暴将要平息也许阳光就要出现
也许感情天旋地转也许死亡永不再来
也许冬天再没有漫天的风雪和刺骨的寒冷
也许爱情会尽随人愿不被无奈所纠缠
也许我们的脸上永远不会铭刻着痛苦
也许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是光明一片
但我却希望错误不因我的诅咒而远离
失败不因我的谩骂而逃避
苦难追随着我
烦恼拯救着我
错误是一种另类的美丽

一滴雨敲响一片树叶
一行文字一段时间
不能唤醒梦中的人

（责编：朱新民）

乡亲献上的花环

张 瑶

清晨的雨露依偎在叶的曲线里静静的呼吸，睡梦中被微风轻抚，润泽着铺展感怀的时节。世间的思念就如同这细润的雨露，在人们去往祭扫的道路上飘飘洒洒，勾画出岁月的印痕，灵动着逝去的故事。

位于渤海之滨的海兴县辛集镇，生存着一个曾被誉为“鸿雁不落、马过不停”的小村庄——甘草村。贫苦的村民们食不饱腹、满脸惆怅。故事的主人公便出生在这里。十八岁前没有一餐吃饱过肚子的他为了生存，含泪远走他乡，辗转到天津毛纺厂工作以维持生计。几年后回家，看到的仍是贫穷笼罩下的乡亲们愁苦面容。家乡的窘迫深深刺痛着这位男儿的心，激荡起他心底无声的呐喊：竭尽所能，让乡亲们走出贫穷……

1972年，他揣上家中仅有的30元钱和创办地毯加工厂的大胆设想毅然离乡，再次踏上通往理想的路上。路费不够，他用脚代车，一走几十里路，没有停歇驻足过；餐费不足，他节省干粮，一张饼子掰成三份儿，没有一点浪费过；前路漫长且艰辛，他坚定自我，怀抱着故乡深情，没有一丝退缩过。经过坚忍不拔的努力和不知疲倦地奔走，感动了曾经的领导和同事，获得了支持和帮助，终同天津地毯厂达成协议，为其加工地毯，组建起海兴县第一个地毯加工厂，开启了平凡农民的艰难创业路。

办厂他是个外行，但他始终相信勤劳就是力量，在年味儿还未散去的正月，便将织毯设备从天津拉回村里。用队上的牲口棚作厂房，和十几个工人不分昼夜地埋头苦干了一年。汗水浸透了衣衫，被春雨洗净了；深夜赶工的织毯声，被秋风吹散了；穿梭忙碌的足迹，又被冬雪覆盖了。这一年，他领导乡亲们获得了令人欣喜的收益。甘草村闪烁着希望，人们的脸上展露了笑容。土房引进了电灯线，家家喝上了自来水。随后，他应邀扶植全乡14个村办起了地毯加工厂，将全部精力注入到每台织毯机的一针一线里。

为了提高全镇的经济水平，镇党委批准了他提出的将村办厂向镇办企业转变的积极设想。面对资金匮乏的现实困难，农村汉子没有低头。从货运站卸货后，为了节省运费，他不顾积劳成疾的身体，借来平板车，步行 20 多里路把地毯一趟趟运往厂里。冰天雪地或是烈日炙烤，他未曾迟疑过。却对距厂仅三里路的家，数日未回。在他舍弃个人情感的忘我工作下，一张张绚丽的地毯生成了，辛集地毯厂初现规模，全镇经济收益跨步增长，乡亲们黯然的心间沐浴了阳光。

在为工厂发展默默付出的无数个日日夜夜里，他缺失了为人父的家庭责任，是他此生难以愈合的伤痕。那是厂里基建工程的关键时期，他最小的儿子得了重病，为了事业他没有回家，延误了孩子的治疗，最终因病致残死亡。而此时，他正身处基建工程的第一线。当他得知孩子临走时用尽力气呼喊“爸爸”时，硬汉生平第一次抛开坚强，面向一望无际的大海放声痛哭，宣泄着作为父亲无比愧疚的泪……

人们说，他是地毯厂的化身，是村子的功臣。他总是憨厚地摇摇头：我只是个普通农民，家乡的水土生养了我，我要做这里的一滴水、一捧土。

他，就是我的三姥爷——曾荣获多面锦旗、数十枚奖章的优秀农民企业家赵玉整。一个朴实无华的坚强农民，一个开拓进取的普通共产党员，用执著的追求和勤劳的双手在故乡土地上谱写了动情的诗篇。

晚霞映衬着小村庄的静美，已过古稀之年的他安坐在门前的木椅上，用满是皱纹的粗糙双手重叠扶握着支立起的拐杖，微笑回应过往问候的乡亲，默然守望着夕阳余晖、鸟儿归巢，回忆着苦涩而又振奋的过去。

赵玉整，1929 年出生于贫困的甘草村，立志要报效乡民，以宽广的胸怀、厚重的品德、辛勤与智慧，义无反顾地带领农民们勤劳致富、顽强不息，编织出令人赏心悦目的“作品”，为故乡的富足无私奉献了毕生的心力和才能。

时光前行，老人已经故去，但硬汉精神却深扎在村子的每一寸土地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甘草村人。而今，年轻的人们承载着他的精神力量耕耘在田间、挥汗在工厂、授业于三尺讲台，或是活跃在他乡的岗位上……

又逢一年清明时。当我手捧着开满思念的鲜花来到老人墓前时，看到他被乡亲们悄然献上的花束包围着，温暖着。这感人心田的花香散发着万缕情意打开了老人人生中的最后一页日记，上面写道：感谢与我奋斗在一起的人们，祝福好人一生平安。

（责编：李克山）

同 学

倪淑兰

时光飞逝，人到中年或许会有一种伤感，或许会喜欢上回忆。一次同学小聚，看到了在岁月的沧桑中，偷偷地失去了容颜、苍老了许多的同学，那丝丝青缕，润滑的肌肤，如今在岁月的追逐下渐渐地失去了往日的风采，那一道道微细的皱纹如今也悄悄地爬上了额头。生命就像一条河，左岸是我们无法忘却的回忆，右岸是我们值得紧握的璀璨年华，中间飞过流淌的，是我们年年岁岁淡淡经历的欢悦与感伤。

引用树德同学的一句话：“人生只有两种不能选择，一是父母，二是同学。”我珍惜成为我同学的每一个人。人到中年，一个“悟”字浓缩了人生的千言万语，明白了高处不胜寒、

无力挽狂澜的世事沧桑与无奈。于是，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笑看世事繁华、淡定人生心态、不求不可取、不求不可得、随遇而安、诸事顺其自然。学会感恩、无愧我心心地做人做事。遵循群处守口、独处守心的原则，珍惜身边每一位同学的情谊。

也许同学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刚毕业的时候，我们还保持联系，随着时间的流逝，为了生存同学们也开始各奔东西，联系的次数也逐渐减少。望着手机，看着通讯录里那些曾经熟悉的名字，即使很是想念也不愿划破这份沉默。感谢初次同学相聚的发起人刘长江、田海文，才有了10多年前相聚时的相片。我喜欢念旧，同学相聚到一起，总是想在瞬间留住一些美好。此后，照片在不断更新中，为了留着美好瞬间，我把老照片用数码重拍，上网发到空间，让同学们有福一览。

寒夜，静静地坐在窗前，默默地看着楼下街道上过往匆匆的行人，不觉中泪水模糊了双眼，感叹逝去的青春年华，已如过往云烟。岁月的磨砺，使天真浪漫的笑容，再也回不到从前。若干年后，在茫茫人海中，还会有谁忆起我们的当年？

打开窗子我对着寒夜大声呼唤，老同学们：你们好吗？

清白一生的大哥

席炳田

清晨的电话铃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电话里传来我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大哥去世了。

在大哥入土为安后的日子里，他的音容笑貌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和梦境中。回想起大哥的一生，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清白。

大哥自1959年高中毕业留校当老师，后来当干部，最终在天津理工学校一分院后勤处长的岗位上退休。在大哥的大半生里，家庭经济条件一直很差。靠大哥大嫂二人的工资，供应三个孩子，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光吃饭就是个大问题。还记得1960年的冬天，我去大哥学校，那时城市农村都吃不饱饭。晚上我住在大哥的宿舍，饿得睡不着觉，大哥从外面捡来点儿茄子秧掰成小段放在大铁壶里煮，煮了一个多小时后，捞出茄子秧将皮包下，蘸点酱油，什么味都没有，当时饥不择食，吃着挺香的。这就是谚语说的“饿了吃糠甜如蜜”吧！而在宿舍门前五米外就是晒玉米的大操场（现在的西青区体育场）。偌大的操场上，平地一尺多厚的玉米，闹不清有多少万斤的玉米，也看不到看管人员，我问大哥：“守着这么多粮食，啃茄子秧的皮，怎么不弄点煮着吃呢？”大哥说：“那是国家的储备粮，不能动的。”于是我和大哥看着沙漠般的粮食堆，津津有味地嚼茄子皮。

说起来大哥一生没少和钱打交道，可他却见钱不眼开，心不乱，一直坚守着“清白”做人的底线。大哥任学校基建科长、后勤处长十余年，每年经手的房屋建筑和维修经费少则几百万元，多则上千万元。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可绝不是小数目。大哥从未利用手中权力谋私。一次父亲到大哥那住了一段时间，听说大哥有这么大的财权，老爷子不踏实了，几次嘱咐大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是自己的钱，别往自己口袋里装。”大哥听了点点头。后来他笑着对我说：“咱爸总不放心我，好像我在经济上犯过错误似的，其实，我是绝不会在钱上犯错的。”我向父亲表明了大哥的意思：“我大哥决不会在钱的问题上栽跟头的。您看他现在过的穷日子就应该放心了。”也难怪父亲嘀咕，大哥自1953年上初中就离家了，一直没在父亲身边。经过我的解释，父亲终于放心大哥了。而在以后的工作中更加证实了大哥做人的清白。

人们都说基建是块肥肉，可大哥却不沾半点油星儿。大哥管基建时成为一些建筑队和建

材供应商的“公关”目标。大哥在与基建合作伙伴打交道时，一不吃回扣，二不吃请，三不接受礼物。有一个宝坻的白灰、沙子供应商，多次和大哥合作，本来很融洽，只因为那位供应商趁大哥不在家时送去点烟酒，大哥竟然从此不用他的材料了。大哥说：“今后咱们可以做朋友，但我的原则是不和朋友谈业务！”大哥唯一破例的是过春节时收了一个建筑队的韭菜。有一年春节前大哥打电话告诉我，过年不必买韭菜，年三十包饺子的韭菜他带回家。原来是王庆坨一家建筑队与大哥合作多年，说他们自己种的大棚韭菜，给大哥送了点儿。那时不像现在，市场上不分季节都能买到任一种蔬菜。连续几年，大哥都带着几斤韭菜回家过春节。长期合作的建筑队也明白了：工程质量高，工期有保证，造价相对低是席炳臣最重视的关键，没有这几条，你就是搬一座金山，也过不了他那一关。

1991年我盖房，想让大哥给介绍一个放心的建筑队。大哥说：“我说一句话，带砖瓦木料白给你盖三间房都有人去。可是以后我就无法和他们正常打交道了。即使是按市场价收建筑费，别人也会有怀疑的。”我理解大哥的苦衷就自己另找了建筑队。

大哥经手花出的建筑费用近亿元，但他分文不沾，安贫乐道。在学校福利分房时，分给大哥一个偏单，一个独单，需交37000元钱。因大哥没有存款，找我大侄子志波要了4万元，剩下的3000元钱简单装修新房用。

大哥虽无存款，却乐于助人。无论是亲戚朋友，还是同学同事谁有困难找到他，他总是慷慨解囊。他资助上大学的有亲戚的子女也有朋友的孩子。

大哥平静地走完了他75年的人生历程，他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耀眼的光环，更没有留下丰厚的遗产，可他留下清白在人间，留下了人们对他深深的思念，永远的思念。

（责编：孙玉茹）

跛脚父亲

于靖雯

父亲的肩膀是有力的，脚步是稳健的，目光是威严的，胸怀是宽广的，爱更是博大的。一次偶然让我见到了一位跛脚父亲对孩子深沉的爱。

琴棋书画一直都是富家子女的专利，是昂贵的奢侈品，就连贝多芬也同样是游走在皇室贵族的厅堂中，在贵族的庇护帮助下才得以成才与发展。如今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多家长都带孩子学习某件乐器，但更多的是父母双亲有较高且稳定的生活来源的。那天随在众多的琴童家长中我看到了一位跛脚的父亲，个子不高，消瘦的身板儿，走起路来身体颠上颠下的，两条还算健全的手臂前后滑动着，就像是在激流险滩中艰难前行的小舟，在来往的人流中有些格格不入，让我的内心有了一种震撼。像其他家长一样，他走近老师问询孩子学琴情况，也让我近距离地见到了他。一道道儿的油污在沧桑的脸上勾勒着岁月的年轮，一双满是老茧的双手刻画着他生活窘况。孩子见到父亲有些腼腆，拉起他的老茧手，不时的悠着他的手臂，不太干净的小脸儿上绽放着花一样的笑容，时而躲闪着藏到了父亲的身后。父亲抚摸着孩子的头发，目光里满是怜惜。他跟老师不太流畅地交谈着：“老师您……您多费点儿心，需要交费我们继续交，您看我们学完电子琴是不是还学钢琴？我也不懂，您多费心吧……”话语中尽管有一些卑微，但更多的是谦逊，是对孩子浓浓的爱。我在心里跟自己说：“别以貌取人，没准儿人家有厂，就是不显摆罢了。”

过一会儿，我走到一位老奶奶身边，她主动找我搭讪：“你看那个跛脚的吗，他原来娶了一个比他多很多的老婆，后来老婆走了，就给他留下这个孩子……这孩子多遭罪啊！”“他是做什么的呢？”我随口问。“他呀，就是一个水厂的工人，整天总是摔跤。”我的眼前有点模糊了，心好像被抽了一下，这样生活境况的父亲还坚持让女儿学琴，还要让孩子学钢琴，连我这个有正常收入的家长都不敢有如此的想法。跛脚父亲跟老师交流之后走了，我的目光也不由得随之远去。他的脚步还是一颠一颠的，女儿随在一边像一只活泼的小燕子跳着唱着，凌乱的马尾辫有节奏的跳动着，仿佛也在随之歌唱，歌唱他们父女的幸福时光……

父爱是不分高低贵贱的，生活不优越的他，也许越是在孩子的身上得以补偿吧！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是悠悠的、空空的，跛脚父亲的身影一直无法抹去，不知道是在担心孩子的学琴路是否能平坦、顺畅，还是在忧虑那个父亲的肩膀是否能给孩子撑起一片天空，抑或是在自惭我的母爱来得没有那个父亲深沉……

一阵风吹过，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初冬的风确实有些凉意，我裹紧棉衣，拉紧孩子的手。可我的思绪却还是在那里，仿佛看到跛脚父亲听着女儿弹出优美的旋律，满面慈祥的笑意。想着他们父女温馨的生活我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和孩子边走边嬉戏追逐。

（责编：李克山）

塞外诗魂

——艾青在新疆石河子轶事

沙 平

初遇艾青

1960年10月初的一个傍晚，我初次见到了艾青。那天傍晚，在新疆石河子管理处旁边的一个普通篮球场上，密匝匝的观众正在围观新疆军区与青海队赛球。在不经意的回头中，我猛然发现在我和朋友身旁不到一米的距离，有位身材伟岸、前额广阔、长发后梳，从风度到气质都颇为不凡的中年男子（其实，艾青当时已51岁，但外表看来不过40上下）；在他身旁站有一位文质彬彬，风姿绰约的中年女性。我立即断定：这是艾青和高瑛（因为过去从书上、画报上看到过艾青的照片）。于是，惊喜地把这意外发现告诉了身边的朋友——一个当时还未到20岁的大学生。他擅长绘画，就再不看赛球了，立即掏出笔记本和钢笔速写起艾青来。画着画着，被艾青发现了。诗人含着满脸微笑，微侧过身勾过头来幽默地注视朋友的绘画。我轻轻推了朋友一下，朋友抬头看到艾青在注视自己，不由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笑了。艾青也和我们相视而笑了，笑得是那样亲切，目光是那样的热情、友好。虽然当时彼此都没说一句话（在这样的场合自然也不宜说什么话），但我们年轻的心却充满着激动和温暖，想不到这位世界知名的大诗人是如此的平易近人，且富于幽默。我突然感到我们两代人：一方是被国家报纸上点名批判过的大“右派”，一方则是天真的小青年，彼此的心却猛然贴近了，在相互的对视和微笑中默默地交流心底的千言万语……

此后，在石河子的林荫大道上，黄昏时人们常可看到诗人在散步；在唯一的一家电影院里，有时公演出一些那时代特有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剧目，人们又常看到诗人坐在椅子上打瞌睡（据悉：有一次农八师文工团排了一台这样类型的新戏，请师首长和艾青看戏，不到十五分钟艾青就睡着了，在座谈讨论这出戏时，艾青大胆而幽默地说：“演得太精彩了，居然把我带进了梦乡……”惹得全场哄堂大笑）……

艾青的到来，自然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当时，一致的传闻是：艾青被打成“右派”后，被弄到东北北大荒的一个农场工作。艾青在延安时代就与王震将军结下深厚友谊，而当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张仲瀚，都是原三五九旅王震的部下，且当年在延安与艾青就相熟。所以，身为农垦部长的王震，为了关照老朋友艾青，就把他从北大荒调来新疆石河子定居——这种说法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且合情合理的，自然真实可信；还有一种说法是：王震的夫人特崇拜艾青、特喜欢他的诗，是她吹“枕头风”后王震才把艾青调来新疆的——这恐怕是出于想象后的“即兴创作”、“信口开河”了。

艾青在石河子新城时，人人都知道：他享受师级工资待遇（据说，他的工资原是文艺一级，相当于行政七级；成“右派”后降了三级，相当于行政十级），吃小灶。而且，他经常受邀与兵团各首长，农八师师长罗汝正、政委刘炳正出席各种大型会议，或出现在某高级的社交场合，一直受到贵宾的礼遇——这是当时中国的“右派”中，恐怕是极少极少的了。

石城十七载

艾青在石河子定居后，犹如巨石投水，激起了层层波浪。由于文学的感召，由于艾青的平易近人，所以，当地的一大批文学青年纷纷慕名而来，登门拜访艾青。或谈诗论文、或请求指点习作，而艾青多年来对谁都来者不拒，热情相待，真诚相交。在这一大批来访者中，有后来写出了有影响的剧本《未来在召唤》的赵梓雄；但更多的是后来成为诗人的杨树、杨牧、杨眉、石河、李渝、高炯浩等。日后的石河子成了中国颇有名气的“诗城”，在这里荟萃了同级城市根本不会有的众多诗人，这是与艾青当年在这里播下了诗的种子完全分不开的。

艾青崇高的人品，在与这一大批文学青年的日常接触中，随时随地都自然流露出来。

后来成为讽刺诗人的石河，原名李绪源，那时刚从山东流浪到新疆，在石河子纺织厂工作，接近二十岁，他既爱读书又很好动好玩。有一天他用弹弓在林带中打下了一只鸟，恰遇散步到此的艾青，艾青娓娓地告诉他：被他打死的这只鸟就是夜莺——诗人的宠物，它不但是一种益鸟，而且能以其特有的美妙歌喉美化着人类的生活，因此，珍惜和保护都来不及，怎么能……一席话，说得石河悔愧交加，铭记终生。

记得有一次，他和我们一些文学青年谈诗论文。当时，诗坛上流行的是“豪言诗”，报刊上正大批“人性论”，艾青既不管当时的“政治大气候”，也不担心我们当中有谁去打“小报告”，可谓毫无“城府”，仍是我行我素，以其诗人特有的真诚侃侃而谈，发表了他精辟而不随波逐流的见解。他说：“什么是好诗？我看最具有真情的诗就是好诗。旧社会时，有一次我回故乡去，在故乡的街头漫步，正好碰到有户人家办丧事，我们那里的乡俗兴‘哭歌’，即用唱歌一般的腔调来哭亡人。一个年轻的妇女抚着亡夫的棺木哭道：‘夫呢——/宁隔千重山哎/莫隔一层板……’，我看她哭出的这两句话就足以堪称好诗……。”

艾青曾多次到莫索湾农场搜集素材，有一次宣教股召开的创作会议上，被从连队借调到农场宣传队来写剧本的杨牧与艾青结识了；有一次艾青又来到农场，适逢农场连队有一家老军垦的后代举行婚礼，听说大诗人艾青来了，就托人邀请艾青参加婚礼。艾青没有丝毫的架子，于是，在杨牧陪同下，高高兴兴的来到了农家小院，举杯为新郎新娘祝福……

一个作家抑或一个诗人，都是以能为人民放声歌唱而感到幸福。而在“反右”后，所有的“右派作家”和“右派诗人”都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全国大概只有两个人是例外：一个是姚雪垠；另外一个就是艾青——而艾青在新疆十七年，无论生活中发生了怎样让人痛心的事，他都始终没有放下过手中的笔。

在还未到石河子定居之前，在乌鲁木齐他接受了采写兵团模范人物苏长福(汽车驾驶员)的任务。他曾多次深入天山腹地采访，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苏长福的故事》，此书后来由新疆青年出版社出版，而新书的封面署名并不是艾青，而是换成了：新疆

军区建设兵团机运处集体创作；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大型记录片《中国的沙漠》，解说词原来是由导演殷红邀请艾青写成的，而且写得文采飞扬，极为出色，然而，正式公演时，艾青写的却被抽走，另换上了别人的作品——可以想象，这对于诗人是怎样的一种精神打击。但艾青却默默地吞下了这一颗颗生活的苦果，一笑置之，永远再不愿提起。此后，他曾花了五年时间深入莫索湾地区的所有军垦农场，记录下了一个个军垦战士艰苦创业、勇斗沙漠的故事，写出了一部史诗性的小说。最后，在粉碎“四人帮”后又作修改，定稿为《绿洲笔记》，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能署上艾青的名字发表的，只是一些短诗，首先敢于发表艾青作品的是石河子兵团农八师政治部办的一张不起眼的内部小报《大跃进》。它发表了艾青写的一系列反映军垦生活的诗篇：《垦荒者之歌》、《浇荒》、《帐篷》、《杨槐》等，可以想象：当时的责任编辑王箐华，该担着怎样巨大的政治风险呵！（粉碎“四人帮”后，王曾担任过我任教的中学校长，后来又调任《石河子报》总编辑直到退休。他曾对我谈起过艾青的这些短诗：无论用怎样的政治显微镜来放大，我都从这些诗中找不到什么“反党“迹象，只能看到一颗诗人的赤子之心）；后来，从北京调来一位《新疆文学》副主编（该刊当时无主编）评论家王谷林，他力排众议，也在《新疆文学》上先后发表了艾青的一些短诗。但“文革”伊始，王谷林就被当作新疆“三家村”的主将被揪出，其主要罪行就是因为他曾发表过艾青的诗，而当然谁也不敢去认真看看艾青的这些诗是否“反动”。

农场风雨

“文革”开始后，中国的作家、诗人无不俱遭厄运，艾青自然也难逃“浩劫”。在被抄家、批斗之余，1967年4月的一天中午，艾青家中闯进了一伙号称“八一野战军”的“造反派”，不由分说，他们把艾青家的行李、家具全都胡乱扔到汽车上，把艾青一家押送到了艾青儿子所在的师直农场一营八连（现改名为一四四团二营八连）。该连位于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边缘，人称“小西伯利亚”。

艾青在农场连队，先是被分配去管理林带。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画面：漫天飞雪，艾青——这位世界闻名的大诗人，头戴破皮帽，身穿兵团职工常穿的黄棉袄，腰里也像别人一样捆根破绳子，手持大条剪不停地修剪着林带，干上一阵子就退后几步，仔细端详是否剪得称心，然后，又不断挥剪……他像造型艺术家那样，把林带修剪得美观、大方。然而，终于有那么一天，一个靠造反起家的连队领导，气势汹汹地对艾青宣布：“不能让像你这样的人干这样轻松的工作，从明天起去打扫所有的厕所。”于是，艾青——这位闻名世界的大诗人，又干起了打扫厕所的工作。

无论是管林带，还是打扫厕所，艾青一年四季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的质朴和勤劳，得到了广大农场职工的一致好评。老年人称他为“老艾青”；青年人称他为“艾青伯伯”；孩子们称他为“艾青爷爷”。这些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他们以朴素的是非善恶观念，认准了艾青是个“大好人”，他们才不管什么“右派”不“右派”，“黑帮”不“黑帮”那套呢！因而，在这“小西伯利亚”的小天地里，却存在着一片温馨的人生绿洲，人性之美和人情之美的火花依然在暗夜中闪烁。

艾青的工资已停发，每月只发45元生活费维持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当时，艾青买不起烟，更买不起肉，一日三餐全吃玉米面……连队的职工都知道艾青一家生活艰难，于是，纷纷伸出友谊的双手：有的省下了白面（当时白面只占口粮的10%）；有的买好了新疆特产莫合烟；有的回家探亲带回了珍贵的肉（当时肉类奇缺）……都悄悄给艾青一家不断地送去。

艾青一家原住两间旧土坯房，随着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又被赶到一间连腰也直不起来的地窝子内——老职工们知道了后都自动来帮忙，向地下深挖五十厘米后，身高一米八的艾青住进去后才算是可以直起腰抬起头。

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艾青接受完农场专门组织的巡回批斗会后，正艰难地深一脚浅一脚只身返回所住的连队，这时，一位老军垦的后代驾驶着拖拉机飞驰而来，停在了艾青的身边，冒着风险恭恭敬敬把他请进了驾驶室，送他回到了所住的连队。

连队召开大会传达林彪叛逃摔死的绝密文件，艾青被从会场上轰走，无权旁听。事后，竟有一位老职工从办公室偷出文件悄悄给艾青送去看，被发觉后遭残酷吊打、审讯，这位老职工却始终不悔……

人民对艾青是如此厚爱，这厚爱使他终生难忘（返京后，他那北京小院的大门，唯独对新疆人始终敞开）；艾青对人民也充满了挚情——以他那诗人的真诚之心。

来到农场打扫厕所时，艾青备有一件旧风衣一双胶筒靴，收工后就把它放在门前的棚内，不料没多久就不翼而飞了。连队领导知道后，不由大怒：这小偷也太“那个”了，什么人的东西不偷偏要去偷大“右派”的，岂不是等于给我们贫下中农脸上抹黑吗？于是扬言若追查出来非往死里整不可。而作为当事人的艾青，却童心未泯，居然找到连队领导真诚表示：如追查出来，请勿多加责难。诗人认为：来偷这并不值几个钱的东西的人，其困难亦可想而知矣！“不为穷困宁有此，祇缘恐惧转须亲”呵……

连队上有个上海知青郭建雄，与艾青一家成了朋友。艾青一家也就像关心自己的儿女一样关心着小郭，1970年，小郭结识了四川姑娘小杨。艾青夫妇为他们从中穿针引线，架起了鹊桥。小郭在农场孑然一身，没有亲人，艾青一家就成了他的亲人：艾青夫妇不仅热心为他们操办婚事，结婚时又送他们一口上海产钢精锅为礼品（在艾青一家生活困难的当时，买一口钢精锅谈何容易。小郭也完全明白它的珍贵，一直舍不得用而珍藏着）；而且，当后来小杨生孩子正碰上连队卫生员外出，连队距场部医院又远而束手无策时，艾青就建议高瑛去担此重任。于是，在条件十分简陋的环境下，大漠上一个小小生命呱呱堕地了！一听到孩子的哭声，艾青紧悬的心才落了下来，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巨星复出

艾青人气很旺，他走到哪里哪里就能响起一片掌声（有一次，艾青应邀出席石河子兵团农学院的开学典礼，曾出现上千人的全体师生全都起立争睹艾青，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的壮观场面，使出席大会的所有首长都大吃一惊）；在国外的影响并没有因为他从中国文坛消失而消失。

上世纪70年代初期，有几个国外文学代表团来华访问，他们一踏上中国的首都的土地，就纷纷询问艾青的近况。其中，有几位法国朋友还来过石河子访问。由于艾青早年曾留学法国，他们对艾青自然更为关注。也不知他们是从什么渠道获得信息，在他们到达石河子后就指名道姓开门见山地向当局提出：艾青就在此地，我们希望能会见一次诗人。难道把诗人从厕所工地召来相见？弄得当局颇为尴尬，只能支吾其词……

1971年，斯诺来华访问，在老朋友毛泽东的书房里，斯诺先生颇为伤感：这次访问中国时，很少见到延安时代那些文化界的老朋友了。接着，他拜会了周总理，进行了十分友好的谈话。谈到延安文艺界的老朋友时，斯诺先生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艾青，他介绍了西方国家对艾青诗作的研究仍然经久不衰，评价很高，艾青的诗集仍然在出版等情况。并询问艾青的近况，表示“我这一次很想见到艾青先生”的心情……当时的中国《参考消息》以外电报导的形式，披露了斯诺先生与周恩来总理关于艾青的谈话——熟悉当时“政治行情”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它实际上就是预示着诗人艾青快“出来”了。

于是，后来就有了一辆北京牌小车开到艾青家的地窝子边，兵团组织部干部找艾青谈话，传达了国务院及周总理对艾青一家的询问；于是，就有了1972年在经历了五年多的农场“劳动改造”后，艾青终被宣布“解放”，被重新接回了石河子新城定居的喜事发生。

1976年丙辰清明，赴京医治眼疾的艾青，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和人民群众一道，含泪

悼念周总理。事后，他饱蘸满腔的热血，写成了长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艾青在京治眼疾期间，一直是借住在他的一位热心的读者、崇拜者——一个也在新疆工作的北京知青的家里。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不久，艾青的问题得到了彻底平反。

1977年，艾青离开了生活了十七年的新疆石河子，回到了首都北京。

1978年4月30日《文汇报》第三版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刊出了艾青诗作《红旗》：“火是红的/石榴花是红的/初升的太阳是红的……最美的是/在前进中迎风飘扬的红旗……”这是二十多年来全国读者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报上看到了“艾青”这个熟悉的名字，不由惊喜万分，奔走相告。此后，艾青的诗歌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在浪尖上》、《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坛》等力作迭出，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可能至今还没有忘记，当年在北京体育场朗诵《在浪尖上》时：“十万听众海潮般地咆哮起来”的那种诗歌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壮观场面吧？任何古今中外的诗人都没有幸逢过如此的盛誉，受到过如此热烈的人民的厚爱。

一般而言，感情奔放的青壮年时代，也就是一个诗人的黄金时代，而艾青却在古稀之年重新焕发出了艺术的青春，出现了超越自己过去所达到的艺术高度的惊人飞跃，应该说，这是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都是一个罕见的奇迹。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的奇迹呢？我想：我们可以从艾青在新疆十七年曲折的人生经历中，从十七年来诗人与人民群众生生死死的血肉联系中，从诗人本人高尚的人品中，寻找得到正确的答案的。

魂归大地

1996年5月5日，被誉为“中国文坛泰斗”、“世纪诗人”的艾青逝世！巨星陨落。

莽莽的神州大地，哺育了天才的诗人艾青——这大地之子！滚滚的历史大潮，孕育出了天才的诗人艾青——这人民之子！而今，诗人已魂归大地，返归历史——艾青虽然永远离开我们而去了，但他却像一颗灼灼的巨星，永远闪耀在历史的长空，永远闪耀在诗歌王国的上空，后世活着的诗人们，广大的诗歌爱好者们，都仍然从这颗巨星那里“取火”……

（责编：孙玉茹）

红色的足迹

唐海朋

浙江：南湖

从夜上海而来
在浙江，在嘉兴
在美丽的嘉兴南湖

一条船上
十三个人开一个会
一个牵扯中国命运的会议

船在南湖的深处飘荡

细雨，轻轻的打在船上
打不乱人们的思绪

十三个人，十三个火把
走出南湖那条红船
让星星之火
燃遍
中国
大地

江西：瑞金

山那么高
云那么高
鸟飞过去，翅膀打掉阳光的
羽毛

山那么高，人在山之上
信念在山之上
旗帜在山之上

瑞金，几个人用智慧在赌一盘棋
那支队伍，红色的棋子一移动
便冲过界河，走过草地，爬过雪山
在暴风雨中
一直走到太阳升起的地方

四川：夹金山

一座大雪山，一条横卧在
眼前的巨龙
阻碍不住，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

在这里。老百姓告诉红军
只有神仙才能登越夹金山
他们不信

红军望着白雪茫茫的大山
鸟儿飞不过去
纯粹的风，在她的怀里打旋

红军不怕难。冲过去
真的，那是真正意义上的滚和爬

垭口的风，让红旗飘扬

雪连着天
天挽着山
缺氧的红军站在了山顶之上
站在高高的山上，战士们伸手可及
飘动的云朵。静耳可听
风不愿停止的脚步

甘肃：腊子口

腊子口，三个字读起来很轻
可对长征中的队伍来讲
三个字，很重很重
重过人的生命，和一个民族的存亡

对于从南过来的队伍
这里是北上的通道
爬过了十多条山脉
渡过了二十多条河流
占据了六十多个城市
突破了十个地方军阀的包围
在这里，任何风暴不能挡住前行的脚步
必须往前走。没有选择

腊子口，三个字
读起来轻松
但读她的历史，更重

延安：南泥湾

再一次写你。这是一种缘分
就像你的胸腔长出金黄的小米
藤上结出圆圆的南瓜
窝里孕出可爱的土豆
地里生出喜人的野菜
树上结出红红的酸枣
味道，特别的香甜
从三五九旅开始收获，一直飘到今天

那香，让我醉
那甜，让我笑
那美丽的风光，让我写出的这首诗
太轻，太轻。这轻

压不住当年收获时的大秤

河北：西柏坡

延安的硝烟还没有散
枪声和炮声炒豆子一样响

一支队伍悄悄穿越了黄土沟壑
跨过，滔滔黄河
占据了西柏坡这块土地。在这里
田地越种越多，人心越拢越紧
队伍和百姓，鱼和水
滹沱河的水，养育了队伍里一条条鱼

当枪炮声停下来时
队伍里飞出一条消息，像鸽子一样
飞来飞去。于是，西柏坡孕育的希望
成为开国大典上那一声响亮的
声音。让世界惊叹

（责编：朱新民）

面对党旗，倾诉

——写在中国共产党诞辰 90 周年来临之际
张春海

分明是一张母亲的脸，简单的结构被我熟悉地认知
分明是大地上不朽的图腾，挂在春风里的一个壮举
村庄在光明中间醒来，鲜花铺遍、火种蔓延……
成熟的稻穗缀着收割的黄，鲜红也在风中猎猎作响
曾一度贫瘠的大地布满真理与信仰
曾一度贫血的人民，从黑暗里返回

我向你走近，向云霞开放的光芒走近
我抱紧工人和农民所拥有的劳动工具，紧握拳头
向世界炫耀——
广阔的绿柳清风是东方的辽远背景
你们或许看不到芦苇根部的执著坚硬
这一个放逐孩子四海为家的母亲，四面八方连着的血脉
都是我们行走的战士。

我要多爱你一点

我是你分娩的一粒因子，你风光旖旎的身边山河壮丽
你的山坡上种满向阳花，这些天——
我听见每一颗麦粒都有呼吸
让我在一朵花旁安睡吧
带着幸福、带着绚烂的平淡
让我以我的方式做一个好孩子
再让我慢慢地
在你的面前长成一个母亲，并怀抱孩子在光中稳稳站立

（责编：李善成）

久久的祝福

武保水

生在新社会
长在红旗下
我们是新中国的“50后”

面世的啼哭
伴和着共和国成立的欢庆锣鼓
奔跑嬉戏的笑声
追随着共和国前进的脚步

鲜艳的红领巾
先烈的鲜血浸透
手儿高高举过头顶
少年先锋队
时刻准备着

阳光普照大地
红旗空中飞舞
共和国的一代新人
在党的温暖怀抱中习步

党的培养教育
党的光辉雨露
给我人生之路——
无穷的力量
永远的鞭策
巨大的鼓舞

党啊，可敬的母亲
你走过了 90 年的风雨征程
而今的你
依然年轻
更加伟大
愈加成熟

共和国的“50 后”
对我们亲爱的党啊
尽情地倾诉
深深的感受
浓浓的爱意
久久的祝福

南湖船歌

张宏宇

南湖自从有了船歌
便诞生了希望
不衰的歌声
改变了百年沉默的命运

南湖船歌
谱出了镰刀和铁锤
那激扬的乐章
是冲破黑暗的宣言

南湖船歌
点亮了东方
引燃了整个夜空
也挺起了一个脊梁
南湖船歌
经久不息
打开了一扇新大门
记载着中国要走的道路

那歌声低沉有力
传唱了整个中国
流动的音符敲在每个人的心底
铸成力量

歌声中仰望星辰
我会看到无数双明亮的眼睛
以及他们用灵魂
唱出的那面鲜红色的旗帜

（责编：李善成）

五古·武清颂

宋建国

津卫珍珠谁？
首选是武清。
高铁巨龙飞，
运河南北通。
黄金钻石地，
文明底蕴丰。
紧连天津港，
世界多亲朋。

庆祝建党九十周年

魏文华

（一）

锤镰高举辟新天，
曲折辉煌九十年。
碧血铸成强国路，
丹心谱写富民篇。
江河淘尽耻和辱，
大地丛生福与甜。
为有源头党领导，
红旗漫卷凯歌旋。

（二）

欢歌建党九旬龄，
回首征程热泪盈。
眼见三山推倒了，
身经四化启征程。
革新开放辉煌铸，
科技兴邦紫气升。

吾党吾家同命运，
老翁越活越年轻。

七律·建党九十周年感怀

郭景生

津门观雪

皑皑白雪耀山河，
到处清新聚秀多。
松柏披霜凌浩气，
梅花冠玉吐银波。
九天王母同欢庆，
四海仙家共奏歌。
举目津门观胜景，
神州十亿唱谐和。

迎春

九十年丰景物殊，
和风送暖入昭苏。
衡阳归雁衔春意，
东海群龙吐碧珠。
岁月峥嵘红似火，
前程锦绣灿如朱。
和谐歌放神州里，
富贵花开果万株。

临江仙·神州盛世吟

曹国强

(一)

华夏风云雷激荡，
南湖浪涌扁舟。
败亡家国使人愁。
英才建政党，
革命起神州。
八一枪声打响后，
红旗遍插山头。
奔腾万里大江流。
摧枯拉朽事，

远瞩略鸿猷。

(二)

虎啸龙腾惊世界，
日新月异年年。
小平理论辟新天。
方针四海定，
致富一招鲜。
千古乾坤逢盛世，
三山五岳翩翩。
九州十亿共婵娟。
回眸忆岁月，
樽酒祭先贤。

(责编：李善成)

生日礼物

王向丽

南方某所大学的图书馆里。一个年轻帅气的男孩子在看书。风把窗外的樱花树的花瓣吹进来，飘落在翻开的书页中，跳跃的阳光闪烁在粉白的花瓣上，有一种暖暖的温柔。

“向党！”一个窈窕的女孩，天使般地站在他眼前，纤细的胳膊晃着一个精巧礼盒，怀里还抱着一个不算厚的牛皮纸袋。“英子！”男孩子立即站起身。他们同来自天津武清一个小镇，在一次联谊会上相识，她已像他可爱的妹妹。他们肩并肩坐下来，英子打开印着银灰色小兔子头的黑色礼盒，硬硬的透明内壳里是一条质地优良的暗紫色斜纹的“花花公子”的领带。英子一边说“祝你生日快乐！”一边眯着眼睛想象：在主席台上，高大英俊的他，戴上这条领带，该怎样地风度翩翩、神采奕奕。“谢谢你记得我生日！”，向党爱怜又感激地看着她，在心里，她已经是自己最亲近的人。然后两人继而开始研究这个牛皮纸袋，看着缠绕得很紧的一层层透明胶条，又看看邮寄人：李定国——是爷爷邮来的。他挠着头，苦想里面会是什么东西，“这里能有什么生日礼物？”“是张明信片吧？”两人忍不住，找来剪刀，剪开牛皮纸袋。

他把手伸进去，摸出了一条红绶带，火红的绸布面，约1.7米长，12厘米宽，横头缝制的是金黄的穗子，纵向也是黄色小花边，小花边中间还压有一条美丽的金线，上书金黄的烫金大字：“授予：优秀共产党员。”“这是干嘛啊？”向党和英子，互相你看我，我看你，四只迷茫的眼睛对望着。“Oh! My Good! 这就是你的生日礼物！”英子漂亮的小嘴撅起来。向党也对爷爷邮寄的这样的东西感到不理解。他顺手又抓起袋子，口朝下，底朝上，戳戳桌子，有一封信掉出来。微黄色的纸张，泛着淡淡的书香。“好漂亮的钢笔字啊！”英子惊呼。“那当然！我爷爷书法作品得过奖呢。”男孩子很是自豪。两个人头挨头一起看信。

信中说，向党爷爷的爷爷，曾经是村里一名老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时期，给解放军做后勤工作，上过日军断头台，曾经就喊过怕死不当共产党员；向党爷爷的父亲，曾经在某镇负责工商工作（相当于现在工商所的所长），也是一名老党员，后响应知识青年下乡的号召，回乡务农无怨无悔；自己呢，也就是向党的爷爷，曾任该乡政府经管站站长，依旧是一名老

党员，兢兢业业直到退休；他的大儿子，也就是向党的父亲，在部队是营职干部，依旧是优秀共产党员；他的二儿子，向党的叔叔，在镇里邮电所工作，依旧是党员。也就是说，向党他们家连续四代均为共产党员。

向党爷爷还说：你的生日到了，爷爷送个礼物给你，就是这条绶带，那可是在退休前党给爷爷的荣誉，是爷爷一直珍藏的无价之宝。现在你长大了，到了该入党的年龄，就是希望你将来也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成为家里第五代共产党员，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还说：你的名字，就是我起的，我们祖辈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永远是咱家信任的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咱们家，就没有咱家今天的好日子。共产党永远是咱家的引路人。孩子，你在学校好好表现，一定不要辜负爷爷期望，争取早日成为党的人……

向党的喉咙哽咽了，好久说不出话来。他呆呆望着那发黄的信笺，望着爷爷工整的字迹，想象着爷爷怎样地佝偻着背，坐在农村那老屋里；怎样地擦干净那支和他一样老的“英雄”钢笔；怎样地蘸上墨水，戴上老花镜；怎样地展开多年前未使用过的信笺，给自己的远在南方读书的大孙子写信，写一封饱含深情的信，写一封满是殷殷嘱托的信。又怎样找出珍藏多年的绶带，看了又看，叠了又叠，才装进这个牛皮纸信封，寄来。

英子也神情严肃。往常她总笑话向党，调侃说，时尚帅哥却叫着个古董名字。今天她真的被这个故事感动了，被这个党员之家感动了。她双手托起这条绶带，仿佛看到了一代代志士仁人怎样地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现在中国大地上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仿佛看到了1921年南湖漂流着的游船，仿佛听到党代表们的铮铮誓言；仿佛看到1949年毛主席站到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仿佛听到“中国共产党万岁！”排山倒海般雄浑的声音……

“向党，给爷爷回信吧！”她急忙找管理员借来了纸和笔。

阳光明媚的春日里，向党伏案庄严写道：爷爷，您给我的生日礼物，我将用一辈子去珍藏；您给我的那个重托，我将用一辈子去实践；您所热爱的中国共产党，我将用一辈子去拥护……

（责编：李善成）

七月礼赞

海 涛

是谁在沉闷的夜空中划出一道耀眼的彩虹，给东方巨龙的思绪插上腾飞的翅膀？

是谁带来了改革的春风，吹绿整个华夏大地的春天？

是谁高举起灯盏，照亮了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

从遥远的南湖水域款款而来，从无数个革命缔造者坚定不移追求的梦中走来。七月，你是一粒信念的种子，激励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掀起惊天动地的红色革命，最后长成为一个隆重的节日；你是一位慈祥的母亲，饱尝磨难与艰辛，历尽坎坷和曲折，用甘甜的乳汁哺育着中华儿女，以钢铁般的意志创立了千秋伟业；你是点燃希望的太阳，驱散满天乌云，给大地注入生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你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十三亿龙的传人在你的指引下奔赴新的世纪；你是一匹奔驰的骏马，驮着五十六个民族，扬眉吐气，奋蹄激发，跃过九十年铿锵的历程，长江与黄河都留下了你奔腾的气息……

你用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大无畏精神，冒着南昌起义纷飞的炮火，走进巍巍井冈山，迎来了黎明中的遵义会议。你用二万五千里的漫漫征途，八年抗战没有倒下的坚韧，谱写了一曲壮山河、泣鬼神的传奇故事，迎来了一次又一次伟大胜利。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大江南北，华夏大地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嫦娥奔月的发射、长江三峡的竣工……一个又一个不可思议的壮举让世界瞩目。

七月的风从四面八方吹来，让树影婆娑，让湖光潋滟，给神州大地披上一片锦绣；七月的雨痛快潇洒，让草也青青，山也青青，让华夏大地接受了一次酣畅淋漓的洗礼，让祖国的山河更加明净绚丽。

九十个春夏秋冬，九十轮寒来暑往，你总是这样从容地从一些日子走向另一些日子，从一种胜利迈向另一种新的胜利。七月啊，你承载着生命的色彩，以最炽热的形式展示生命的顽强，以镰刀与锤头结合的本色演奏最动人的乐章！

花乡续曲

刘利民

时光荏苒，岁月蹉跎，一把凿花瓣用的木锤，一盏昏暗的小油灯和一张做花用的八仙桌子工作台，记录着不知疲倦的爷爷手工制花的历史。

我的爷爷上个世纪初，出生在曹子里乡的拾棉庄村，拾棉庄是我国北方人造花生产的发源地，有着 300 多年的发展历史。爷爷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庄稼人，年轻时聪明好学，逐渐爱上了做绢花这个祖辈上传承下来的手艺。于是，在农闲的时候他就像骆驼祥子拼命拉车赚钱为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一样，每天晚上独自在昏暗的小油灯下，在不足 10 平方米的小作坊里用力地凿着花瓣。汗水湿透了破旧的衣裳，叮叮当当的响声伴随着他度过了苦涩的年华。从春到夏，从秋到冬，爷爷的腰累弯了，眼睛熬花了，头发愁白了。爷爷始终恪守着祖上留下的规矩——传男不传女。除了父亲，他的小工作间是不允许任何人随便进入的，就连奶奶也不敢从门外向里面窥视。所以一直到爷爷去世，我的小脚奶奶始终扮演着逢年过节到集市上叫卖爷爷杰作的角色。卖绢花的收入只够贴补点儿家用，最终没有成为发家致富的资本。60 岁那年爷爷带着遗憾走了，只给父亲留下了一个做花小作坊和几件传统的制花工具。

上个世纪 60 年代末，年轻力壮的父亲又继承了爷爷的这门手艺。可当时全国正赶上十年动乱，父亲刚把制花的小作坊扩充到 20 平方米，招收两名学徒工，本想大干一场，就被来村的工作组给制止了，说这是“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割除。为此父亲挨了上级的批评，写了三次检查，才勉强过关。经过这么一折腾，父亲彻底失望了，他把小作坊的门紧紧锁住，叹着气，痛苦地摇了摇头。后来父亲娶了母亲，把制花的小作坊改成了新房。从那以后，父亲一心扑在生产队的劳动上，和母亲一起挣工分过日子，打发时光，再也不提做花的事了。日月风霜，在父亲脸上刻下了一道道深深的皱纹。

树叶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历史进入了八十年代。当春雷滚过北方的天空，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的时候，津郊大地上的拾棉庄村也迎来了她的春天。勤劳智慧的拾棉庄人用自己灵巧的双手，在这希望的季节里编织着美丽的梦想。

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着父辈们的保守意识和小富即安的狭隘思维定式，父亲从此开始了新的探索和思考。1986 年全村 200 多户，先后有近百户搞起了绢花加工，个体户如雨后春笋般在拾棉庄村迅速崛起。这时一向倔强的父亲再也坐不住了，他仿佛一下子年轻了 10 岁。这年大哥高考落榜，于是父亲和他一起重操旧业，在自家院子里投资 5 万元，盖起了倒座和

4间厢房，建起了家庭绢花厂。淘汰了传统的制花工具，安上了电动机，购置了小捣子、油压机、射骨机等制花设备，实现了半机械化作业，减轻了劳动强度；还在车间里安装了暖气和排风设施，再也不怕数九寒天手裂口子流血和空气污染了。为了扩大生产规模，父亲又从邻村招收了20多名工人从事绢花生产。老当益壮的父亲这时也舒展开了紧锁的眉头，像壮小伙一样起早贪黑整天忙忙碌碌，越干越起劲儿。几年光景，绢花产品由过去只限于逢年过节的季节性生产发展成了目前的四季不断；由过去的品种单调、样式古板发展到目前的形象逼真、争奇斗艳；由过去的只有国内几个市场销售发展到目前的飞越重洋，营销海外。父亲不但实现了爷爷想通过做花致富的愿望，还在城里给哥哥买了楼房，购置了齐全家用电器，添置了小轿车，给哥哥娶了漂亮媳妇……父亲老了，却整天哼着小曲，和乡亲们一起谈论着拾棉庄古老的传说和美好的明天。

花乡的续曲，在一代一代传承着，我家的变化就是全村经济发展的缩影。现在的拾棉庄村几乎家家做花。2010年村里投巨资建成了市级文明生态村和重点示范村，彻底改变了村内环境，提升了人居生活质量，为乡亲们致富奔小康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同时，该村还被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评为“民间文化特色村”，如今的拾棉庄人在党的领导下，正满怀希望和梦想，沐浴着和谐发展的春风，向着幸福的彼岸扬帆远航……

（责编：李善成）

雍阳代有才人出

——《英才风采》序

李蔚兰

武清亦称雍阳，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浑厚，于是名人辈出，英才荟萃，大师云集，群星璀璨。纵观历史，曾出过封疆大吏、朝廷重臣；出过国学宗师、书画巨子；出过武林盟主、戏剧名伶。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更是涌现一批又一批为国为民的时代英才。李汉东先生编写的《英才风采》，就汇集了众多当代英才大师。其中有桃李芬芳的名师、学贯中西的鸿儒、叱咤体坛的宿将、巨笔如椽的书画家……他们有的出生武清，负笈远游；有的根在故土，入京建功。总之都是走出武清而有所成就的雍阳骄子、杰出英才。他们是中国的骄傲，是武清的骄傲。把他们的事迹收集起来，汇编成书，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

俄罗斯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说过：“正确的道路是这样的：吸取你前辈的一切，然后再往前走。”读一读《英才风采》这本书，可以让你知道，武清是个好地方，武清人真是了不起。特别是在武清出生的人们，将会十分欣慰地发现：在自己的身边，原来有那么多杰出的知名人士。真是不说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们为家乡的昨天和今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武清人民将永远记住他们的劳绩。吸取这些前辈的一切，将使你获得更多的人文营养和精神力量，帮助你更好地往前走。

人类社会正常运行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智力资源的挖掘是无限的。请看，武清有那么多的英才，他们的智力资源，同样是人类重要的知识财富，也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经过我们的挖掘，弘扬开去，发扬光大，就可以转化为非凡的物质力量。

这是一本完全写实的书。它纯粹但并不单纯，它是文学作品但完全可以当做励志指南来读，不论男人还是女人、老年人还是青年人、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能从中得到大量真实的信息，从而嗅出人生成长的气味，收获一份难得的感动。

我首先被作者的真诚和执著所感动。他告诉我，利用三年多的时间，数百次上京下卫，走南闯北，在外采访，街头小馆仓促一顿，有时干脆忍饥挨饿，但收获的是精神慰藉。几年来，他的心思都被这些所采访到的家乡英才人物占领，日思夜想，欲罢不能，奋笔疾书，一吐为快。正是这上百位“熟悉的陌生人”，陪伴着作者，也激励着作者。因此，在这部纪实作品里，作者满怀对家乡英才深厚的感情，记载的不单单是一些事件，更多的是记录了他们曾走过的路，指明了一代人生命的路标，必将照亮又一代人延展的前行之路。这在充斥着虚饰浮嚣的当下社会，尤为可贵。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弘扬本地英才的影响，和一般地弘扬英才的事迹，还有着不一般的意义。因为这些名人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们离我们一点也不遥远，有的人还可能和自己有点沾亲带故。这样一来，他们的事迹更为可亲可敬，更容易仿效。

读一读这本书，对武清的读者来说，其积极影响比其他的名人的影响更大、更直接。

（责编：孙玉茹）

解读夜子的诗

石 佛

夜子，她是电视台编辑、记者，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她著有诗歌、散文、小说等作品发表于《诗刊》、《诗选刊》、《绿风》、《星星》、《天津文学》、《散文百家》、《长城》、《安徽文学》、《小说林》等刊物，部分作品被收录进合集。在我主编的《七里海》杂志上曾发表了她的一组现代诗。最近她赠我两本诗集：《我消失，或者还有你》、《弧线》。感觉诗的语言异常美丽，意境开阔、明朗，情绪真实、奔放，诗象空灵纯真。

的确，夜子的诗歌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以现代人的审美意识和读者交流。应该说从少女时代就开始了她诗梦的追求，她的路很顺利，并不漫长，应该属于旅途创作愉快享受创作的那种。人们在生活中和社会实践中创造了诗发现了美，而夜子敏锐的感悟利用语言载体营造了诗意。以自己的创作个性语感视觉自然而然或自觉地美化为诗延伸着意境，为我们呈现出灵光闪烁、斑斓多姿的诗歌世界。心性自由的女诗人内心天马行空一般地寄情于诗，钟情于诗，面对自然，面对人生，甚至是细微之处便能随心所欲，信手拈来，沉浸其中，陶然忘我，于是把这个世界装点得绚丽多姿，像撑船者面对惊涛骇浪而回望一河清流，放声高歌，又如令箭荷花婷婷玉立，秀雅迷人，外表的冷静与沉思和内在的热烈奔放一样。她驾驭着诗船承载万物，掬一河清流，一字字心血的诗句随意漂游。在情感跳跃的诗行里体现了诗人的快乐、忧郁和爱，在这个世界上尽情享受阳光。

读了夜子的两本诗集，一直处在兴奋中，为故乡也为诗人自豪，诗人所创造的诗情世界可以说包罗万象，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虫一鸟，走近月光下轻唱，面对四季而歌，在轻风细雨中把爱赋予自己的诠释，对人生的把握，对物质机遇的淡然，升华了精神追求，从宏观到微观的体现，不管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无不被她诗境的意象所包容。

夜子的诗歌世界爱是至高无上的，演绎着自己审美的诗性传奇。用美感染着受众，把美带给她热爱的人世间。天赋使然，灵性频繁自觉地实践自己的美学思想与精神追求。我感觉她一如既往地创作，不失本真、善良与爱，这是多么值得现代人为之喝彩的。通读夜子的诗集，俯拾皆是语感独特的诗行，美的旋律，情思流淌，真情回旋，如月光下的高山上一股清流，琴声般余音绕梁流进四野的心湖。让我们看到闻到艳阳香味儿的女诗人多么幸福。

也许诗境的朦胧，也许诗意空灵，也许诗情的爱，因着某个时期的心性孤独，从而派生的情绪，也许就是天赋，成全了我们的女作家！

爱在诗行里缓缓流淌着，提高生活的质量也有就提高了生命质量，心怀这美好的愿望寄情于诗，飘散的长发，冷静地微笑，双手托着美丽的诗太阳，女诗人悲情满怀，敏感细腻，对现实发出了自己的拷问。用诗也是对现实的观照，首先诗人应该具有真、善、美的情趣，善良和爱的主张。赋予诗作的大气与荡气回肠的情致，这是读者真正希望分享到的精神财富。

夜子的诗歌创作独特而有自己的思想，那么思想性的深度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夜子是理性创作和智性写作，对人类素质精神追求，文化品位的追求，体现了她的个性气质与修养。

夜子的诗歌写作体验形成了心灵寄语的独白，通过经典的精神文化遗产的理解、介入、感悟，在另辟蹊径上抒发自己对诗的解释，我非常欣赏这种个性而影响共性的写作情势。

《我消失，或者还有你》和《弧线》这两本诗集，是诗人构建的梦幻而神秘，清雅而美丽的时代花园，一页页地翻阅便弥漫着温馨与爱意，冷凝与深沉，谁都经历过挥之不去的孤独与寂寞，甚至忧伤和忧郁。正是这种情绪走进了有心者的心灵深处，一如流水遇阻碍，不屈不挠，积蓄着，冲击着，那么旖旎奇境如梦似地开放，便从诗情中奔涌，让你沉浸于美的意境之中，对寂寞与孤独夜子作着自己的主张：“你很瘦。秋后的草原，透着辽阔无边的哀愁，偷噬了一次死亡，星星更孤独，天光漂游。你的身影分配给四周的阴影，看不见一点余波。”

不管诗人的暗喻隐喻，意象空灵，还是诗意的象征异化，诗人所表达是一种对理想的执著追求与生命忧伤的情绪。在她的诗集里营造着美学追求的气氛，不仅诗的思想性和意境之美，同时也重视诗歌形式的建构美。诗人在不停地探索着，从诗的语言、句式、音韵、断行、甚至无标点的运用都在细心地探索着。

夜子的诗情自由跳跃，诗境结构呈立体交错感，偶然的灵光闪烁，冷静持久的激情支撑着对语言的驾驭才能，令其诗作散发出瑰丽多彩的光环。如：小镇的古运河\像一条谦虚的银链\低低地\在流出很远的地方\回光返照\（选自诗集《弧线<看上去，我们很忙>》）。女诗人对大自然的爱有自己独特的感知，诗歌中物与物之间的隐喻、转化、喻指对象，赋予的物象超出一般意义的修辞和表现手法，这就是诗人的独特性和一种理念的能量自然而然的升华。

夜子是个有灵气的女诗人，在诗歌中表现出自己的才华和不同寻常的想象力。艺术之所以感动人，就是因为想象，从而使诗歌的艺术感染力引起受众者的情感共鸣。“慢慢地行走，纵深的脚印，和划破天籁，涤净的灵魂，在你苍劲的身躯伸展嫩芽。”（《我消失或者还有你》诗集中《走动着的三月的阳光》）。这种情感感动的效应并非无的放矢，而是诗人的丰富情感，观察生活，长期积累的结果。

夜子认为：“我从不怀疑爱，如果诗歌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无以附加的情感，在平和与美丽覆盖下，且行且远，却又如此迫近。”美丽善良的诗人以人文的终极关怀和追求爱的纯真融入诗意创作之中，那么在诗人的精神世界，构建诗歌的同时具有救赎与真诚的责任。夜子以自己的诗歌实践证明着诗的前进方向与重建诗歌精神家园的不懈追求。

（责编：孙玉茹）